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將吏法言

徐世昌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衛民之官焉今之督軍是也有治民之官焉今之省長以及道尹知事是也而衛民治民之道或漫不加察焉雖邇歲羸於年穀傷於兵革民生之蹙亦有其由然治國猶治疾疾之治與不治必視方劑之良與不良矧既羸而傷疾已深矣而猶等諸壯盛不亟求良方以拯療之則未有不顛且殆者蘇子瞻有言曰藥雖劑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則官之於民所以爲衛爲治者詎有古今之稍異哉爰卽督軍省長道尹知事諸官事權責任之所寄者援古證今分條挈要勒爲一書以箴有位世昌不敏竊願與我文武官吏交相策勉淬厲以圖庶幾起衰救敝防患未萌非惟不佞一人之私幸其所以再造我全國之民者抑亦諸君之大幸也已

中華民國八年一月徐世昌

新編  
五十年  
史

1951年  
10月

國之所恃以立者民而已國者民之所積而成者也書曰民爲邦本孟子曰民爲貴故古帝王之所以保邦與先聖先賢之所以垂訓萬世莫不以民心之得失係乎國之治亂存亡而後世之言治法者復以一人專制之不利於民乃創爲民主共和之說以伸民權而尊國體雖然國體變矣而我國自改革以來民之喪於兵戈困於盜賊死亡於水旱疫癘之災者既如彼官吏之貪殘國家之擔負又如此其水深火熱顛連困苦而無可告語之狀較之專制之時蓋益加甚焉世昌自受任以來深念吾民付託之重夙夜祇懼弗敢怠荒竊以保民之道不外用人行政兩端而政必待人而行故孔子之對哀公也曰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孟子亦言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以明爲政在人之要夫一國之大兆民之衆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分而理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有



衛民之官焉今之督軍是也有治民之官焉今之省長以及道尹知事是也而衛民治民之道或漫不加察焉雖邇歲羸於年穀傷於兵革民生之蹙亦有其由然治國猶治疾疾之治與不治必視方劑之良與不良矧既羸而傷疾已深矣而猶等諸壯盛不亟求良方以拯療之則未有不顛且殆者蘇子瞻有言曰藥雖劑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則官之於民所以爲衛爲治者詎有古今之稍異哉爰卽督軍省長道尹知事諸官事權責任之所寄者援古證今分條挈要勒爲一書以箴有位世昌不敏竊願與我文武官吏交相策勉淬厲以圖庶幾起衰救敝防患未萌非惟不佞一人之私幸其所以再造我全國之民者抑亦諸君之大幸也已

中華民國八年一月徐世昌

將吏法言卷一目錄

督軍

權限

事上

安民

撫士

靖亂

崇儒

賞罰

籌餉

屯田

貴和

貴知足

戒殺

戒矜功

戒貪

戒殘暴

兵禍

將吏法言卷一

徐世昌

督軍

權限

康熙時傅忠毅公宏烈因三藩之變奏言文臣事權不宜太輕藩臣兵權不宜太重今既定爲軍民分治則督軍省長權限分明宜各守民國三年定制以免畸重畸輕之弊

李光弼與郭子儀齊名皆再造唐室者也其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衆務悉委判官與之抗禮夫以李武穆之豐功偉烈而地方庶務乃不肯侵職若此可謂知政體矣

事上

郭子儀再造唐室功蓋天下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

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又何怪焉聞者皆服今日督軍大半與唐之藩鎮相類若人人存汾陽之志不以武人自居政府之刑賞黜陟不以從違爲恩怨將見內外一心國體尊而人心自肅矣

晉陶侃爲太尉將軍郭默殺江州刺史劉楨司徒王導以默驍勇難制卽以爲江州刺史侃聞之投袂而起卽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以包含容忍以待足下遵養時晦以定大事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降侃斬之

唐李國貞治軍嚴明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

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斬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案唐時藩鎮之禍皆誤於包含容忍四字其時惟張茂昭田興王承元令狐彰十數人實心爲國皎然不污功在當時名垂後世順逆禍福之機在於自擇而已

### 安民

中山郝浴曰兵者國之神氣民者國之元氣未有元氣足而神氣不旺者蓋兵以衛民民以養兵有相需無相害也有相愛無相讐也而今之民乃畏兵甚於畏賊其故何也古之稱善治軍者曰兵民相安曰紀律森嚴秋毫無犯十百中蓋不得其一二焉三代之時無事則舉國皆民有事則舉國皆兵兵卽民民卽兵兵民但苦徵調之繁而絕無相賊相殘之事博野顏習齋先生有言曰吾以

六字強天下曰民皆兵官皆將此卽三代之成法也今雖未能盡復古制但能兵不擾民卽可謂善治軍矣

明莊烈帝數召廷臣問禦寇策左庶子馬世奇言闖獻二賊除獻易除闖難人心畏獻而附闖非附闖也苦兵也今欲收人心惟敕督撫鎮將嚴束部伍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則亂可弭也今之有將兵之責者宜深味此言不然民將畏兵如獻矣禮部員外郎吳甘來曰民畏兵甚於畏賊又曰兵聞賊而逃民見賊而喜此無民之患也宜急輕賦稅以收人心余謂欲收人心必使民見兵而喜方可

### 撫士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使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是故將兵者使兵畏我易使兵愛我難畏我者令不敢犯愛我

者心不忍欺二者不可偏廢然愛我者則未有違我之令者也吾聞岳武穆之治軍也嚴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以是師行所至民有開門納宿而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飢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餌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撫其孤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絲毫不私好禮下士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曰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敵人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宋時名將無及之者蓋待士卒有恩故能馭士卒以法不以功爲己有故能得人之死力觀其班師之日中原父老哭聲震野民之從而南者如市其得民心如此是可見其善馭兵矣今之兵則見民而勇見敵而怯將則以功利歸己以罪過歸人事事與古人相反如此卽以岳家百戰百勝之師與之亦未有能濟者也



王陽明先生爲理學大儒善於將將用兵如神禽宸濠定岑猛之亂平思田襲八寨破斷藤峽剿撫兼施所向有功其指麾將卒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開誠布公好賢下士故人皆樂爲之用趙亨鈐刺史謂先生專閫時批各官乞休之詞優禮將士謫官之牌上而道府州縣下而郵丞驛卒勤勤懇懇出於肺腑若忘其爲大吏之飭所屬也在後人讀之猶爲感激動容矧其爲身受者耶平日惟恐沒人之長臨事而不以所長自效者非人情也觀乎此則知先生之臨陣決策皆其無事時所推誠相與之士欲無成功得乎嗚呼若先生者雖不可驟幾然平日用人待士推心置腹皆宜效先生之所爲慎勿以權勢矜耀於人自尊自用則臨時將卒未有不效死力者也

淮南子曰上視下如子則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事上如

兄夫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是故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勞佚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魏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羸糲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矣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

漢竇嬰拜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以所賜金置廊廡下軍吏過輒

令取爲用金無入家者

漢桓帝以段熲爲破羌將軍征羌每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爲死戰

漢皇甫規延熹中爲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

北齊蘭陵武王長恭其爲將也躬勤細事每得甘美乃至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未嘗戮人軍士未安不過數句言皆切

要每戰居險爲士卒先有士卒中盡親嘗其唾三軍感之樂爲致命

唐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於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唐柳公綽鎮鄂州時吳元濟叛公綽請討之鄂軍旣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沈之於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克捷

唐烏重允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僚佐體分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歿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祭重允古之良將無以加

也

元余闕號令嚴明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卽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卽注周易帥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

清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每督師馭將嚴厲常鞭擊棍責提督常星阿姜玉順故諸將見之皆股戰然與士卒共甘苦屈身隱親每食獨坐炙肉一盤諸卒輒來乞肉徧啖之盡一蒸豚日以爲常一日追賊急不得食有卒出荒野掘得一蘿蔔獻之者僧格林沁曰吾不飢令其人食之其人卒不忍食共棄之而去

靖亂

胡文忠曾文正每克復一郡縣城池必審擇廉明牧令以承其後  
勞來安輯鋤暴矜良故既平之後無復更爲亂者康熙時吳三桂  
叛亂西南諸省殘破不堪劉綬上言兵燹之後殘壞已極正賴賢  
有司招徠安輯潔已奉公若使不肖者濫厠其間何以澄吏治奠  
民生息盜賊蓋大亂之後善後之善與不善全視地方官之賢與  
不賢漢光武之敕馮異以平定安集爲要圖卽是此意龔遂治渤海  
盜賊專用安民之法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盜賊聞教卽時解散  
羊續守南陽平趙慈之亂宥其枝附乃班宣政令候民利病百姓  
歡服魏杜畿守河東平高幹衛固之亂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  
居業養之教之郡中大化無應叛者蓋承大亂之後非得廉慈之  
吏不貪不苛以休息而生養之未有能塞其亂萌者論者謂羊續  
杜畿戡平劇賊卒皆原其枝附仁以濟勇用成厥功非特牧民之

良法抑亦軍政之善經也方今土匪橫行幾徧行省願與諸公近  
採曾胡成法審擇仁廉牧令若漢之龔羊魏之杜畿者而用之則  
庶乎其有豸也

順治間土寇起鹽山知縣問其邑人趙景皋戢賊之法景皋曰必  
使賊自知可生而後可撫自知當死而後可剿乃練鄉勇立濠柵  
定約束所獲不犯淫殺者悉免之以故賊多降散爲民全活無算  
任邱劉正爲代州知州值姜瓖之亂奸民欲煽惑官軍乘亂規利  
誣富民爲逆黨正抗聲曰民勢孤援絕脅於賊非其本心今日爲  
賊而草薶之則人人致死是爲賊樹黨也皆獲免賊遂平蓋遇土  
寇爲亂第一以散其黨與分別首從爲要開賊之生路正所以制  
賊之死命也

漢梁冀怨張綱時值張嬰據亂廣陵十年未平乃出綱爲廣陵

守綱單車詣嬰壘門諭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公所爲實非義也主上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若負固不服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血嗣俱絕矣利害公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卽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人情帖然

漢李固爲荊州刺史盜起固到赦寇前罪與之更始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報半歲間悉平徙泰山太守亦以恩信招徠賊皆弭散治爲天下第一徵拜將作大匠

魏李崇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



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卽帖然

唐嶺南馮盎部落遞相攻擊諸州守奏盎反太宗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子智戴隨使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賜絹五百疋

唐裴懷古爲桂州都督時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懷古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訴爲吏所侵故反懷古知其誠欲示以不疑以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雖親備之且不信奈何易之懷古曰忠信可通神明况裔人耶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反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盡

平

唐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叛高仁厚圍之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晝夜兼攻城陷必矣諸君圖之數日賊將楊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誅元惡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宋陳希亮爲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嘗以謀叛誅餘不反者數百人悉遷於廬常自疑一日有竊入府舍將不利於希亮者希亮獲之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或以守倉庫人爲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希亮死再爲京西轉運使石塘役兵周元叛希亮聞卽輕騎出按吏請以兵不許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見其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

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所苦願命一老兵押葉縣需後令  
既而令曰諸自首皆無罪顧首謀者誰也衆不敢隱因得元遂  
斬以徇餘遣赴令如初

宋欽宗時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邦非宗澤不可乃以爲東  
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衆七十萬澤單騎  
馳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  
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  
遂解甲降

元李德輝爲西川行樞密院副使獨軍進圍合州先釋合俘使  
諸州將張珪早自歸又以禮義禍福貽書解譬珪未及報而德  
輝還邛旣而珪死牙校王立代將遣人調事成都德輝獲之復  
縱歸使諭立如諭珪旨立卽使人問至成都請降德輝赴至東

川樞府害其來爲說以疑之德輝曰昔合以重慶存故力可同惡今已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耳且吾所以來非欲攘公之功吾懼公等憤其後服利其剽奪而快心於屠城也遂單舸薄城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以下皆家繪祀之十七年以爲安西行省左丞是年羅施鬼國旣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討之兵且壓境德輝馳使止之而遣人諭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者耶其人明信卽詣德輝降

明孔鏞爲高州知府前知府以猺警閉城自護鄉民避猺至者輒不納還爲猺所戕又疑民陰附賊輒戮之賊緣是激衆怒爲內應城遂陷鏞至開城門納來者流亡日歸城不能容別築城東北居之附郭多暴骸民以疫死復爲義家瘞焉時賊馮曉屯

化州鄧公長屯茅峒屢招不就鋪一日單騎從二人直抵茅峒  
峒去城十里許道遇賊徒令還告曰我新太守也公長呼其黨  
攬甲迎及見鋪坦易無騶從氣大沮鋪徐下馬入坐庭中公長  
率其徒弛甲羅拜鋪諭曰汝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守欲兵汝  
吾今奉命爲汝父母汝我子民信我則送我歸賚汝粟帛不信  
則殺我卽大軍至無遺類矣公長猶豫其黨皆感悟泣下鋪曰  
餒矣當食我公長爲跪上酒饌旣食曰日且暮當止宿夜解衣  
酣寢賊相顧駭服再宿而返見道旁裸而懸樹上者纍纍詢之  
皆諸生也命盡釋之公長遣數十騎擁還城中人望見皆大驚  
謂知府被執來給降也盡登陴鋪止騎城外獨與羸卒入取穀  
帛使載歸公長益感激遂焚其巢率黨數千人來降諸賊次第  
納款惟曉恃險不服鋪選壯士二百人乘夜抵化州曉倉皇走

匿獲其妻子以歸撫恤甚厚曉以五百人降境內大定

明黃忠宣公福治交趾十九年視民如子戒郡邑吏專意撫字  
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宜用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  
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諸蠻欣附仁宗登極  
召還交人號送不忍別宣德元年中官馬騏激交趾反陳洽累  
奏乞福還撫交人會福出封親藩卽日召還敕曰卿遺愛在交  
交人思卿卿強爲朕再行遂以工部尙書出領交趾藩臬事比  
至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

明白永樂以來言荆襄流民者每以爲憂都御史原傑徧歷諸  
郡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願附籍爲良民傑大會湖陝河  
南撫按藩臬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地令  
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之經畫既定乃薦鄧州守吳遠

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之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  
薦御史吳道宏堪代己任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  
三省八府州縣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之功云

清袁懋功爲雲南巡撫宣布恩信煦嫗瘡痍令降兵各自歸農  
無主之田任其開墾編保甲隨時稽之士官子弟令赴學官訓  
課其優者並許應試行之九載邊徼宴然

清劉捷官山西河東道值山盜竊發單騎諭解之悉散爲農

### 崇儒

元初得天下專尙武功長吏皆得自專生殺恣爲貪暴耶律文正  
公楚材進說以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  
由是文臣漸進用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稅  
課所專掌錢糧各不相統攝著爲令十路稅課所設使副二員悉

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一時之選又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必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於是始用儒士定科試之令古人云宰相須用讀書人豈惟宰相宜然凡有國家之責者皆宜以儒術潤飾吏治四千餘年治亂興亡之故具載書冊所謂千秋鑑也面牆而立何以爲法戒耶漢之諸葛武侯晉之羊成公杜元凱宋之岳武穆明之王文成清之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皆文武兼資故戰功卓絕如此

史稱王陽明先生平數十年巨寇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遠近驚爲神洪楊之亂胡文忠林翼曾文正國藩羅羅山澤南韓果靖超諸公所用大小將卒多擇讀書人及有道德文學之士卒能削平大難成一時不世之功論者謂治世用文臣亂世用武臣此謬說也唐劉晏理財爲古今第一而其要則在專用士人蓋有學問



方識道理富經濟識道理則不敢妄爲富經濟則敢於有爲以霍光寇準之才古人猶謂之不學無術况下此者乎故文武不貴分途也

漢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漢賈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術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晉劉毅征盧循敗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毅自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

趙石勒雅好文學雖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美焉

後魏韋彧爲東豫州刺史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學  
選諸郡生徒於州檢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境內清  
肅還遷大將軍

後周賀拔勝長於喪亂之中長於武藝太祖每云賀拔公臨陣  
如平常眞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  
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

### 賞罰

文子對齊王曰賞罰之爲道利器也韓非子曰言賞則不與言罰  
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越王式怒鼃韓昭侯藏弊袴大  
夫文種焚宮室吳起倚車轅賞厚而信罰嚴而必戰之勝負皆決  
於此昔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大將樊愛能等臨敵不  
戰世宗斬之分兵擊太原崇聞之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宋錢

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以用法爲先請斬傅潛以爲不用命者戒故元張楨謂不明賞罰爲行軍之大禍其言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懦怯之將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俱盡而邀功求賞要挾百端餽餉不繼也卽使天雨粟地湧金亦不能供將帥無窮之欲故國無賞罰是直以軍爲戲耳

宋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相州陳貫上言曰前日不斬傅潛張略允使瓊輩畏死不畏法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論如此治軍攻未有不克戰未有不勝者

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嬰薦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爲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武之中加之

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未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者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不甚急親戚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苴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不安於席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政問曰軍法後期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復所侵之地蜀漢諸葛亮率大軍攻祁山魏右將軍張郃與馬謖戰於街亭謖違節制敗績亮收斬之而自臨祭爲之流涕長史張裔嘗稱

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忘其身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亮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以其無私也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

晉益州刺史趙廞以李庠為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為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為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

唐德宗幸奉天詔以李晟為神策行營節度使晟軍令嚴肅所過樵採無犯自河中由蒲津而軍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朱泚時

劉德信將神策兵救襄城敗於扈澗聞難率餘軍前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晟不能制德信因至晟軍晟乃斬之復以數騎入德信軍中撫勞軍士無敢動者晟既并德信軍軍益振唐鄴士美爲昭義節度使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卒一萬爲前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旣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柏鄉屢以捷聞上大悅曰吾固知士美之能辦吾事於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鎮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聲甚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

明柴車爲贊理軍務侍郎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忱以後患車曰我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耽

宴樂車獨斷酒肉澹泊自處燕會皆不與岷州士官都指揮石  
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奏罷所陞官上命宥之車反覆論其不  
可曰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復將何以待之乎

### 籌餉

孔子言足食足兵蓋食不足則無以養兵故必不得已則先去兵  
也明盧忠烈公象昇最號能兵嘗言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  
兵是爲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爲危形况請餉未  
數兵將從賊而爲寇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此皆洞中切  
要之言公百戰百勝卒扼於楊嗣昌以無餉戰死可痛也吾以爲  
餉所以餉兵者也若予之餉而兵不得食是徒以請餉爲要挾之  
具雖多餉與無餉同盧公軍中嘗絕三日餉公亦水漿不入口而  
士卒無怨者如此方可以言請餉

國家財用無一事不出於民兵餉其大端也昔趙之鼎爲監察御史時海內用兵以籌餉爲急之鼎上疏略云兵食資於民民食資於力欲盡其輸將之力毋違其耕耨之時請飭督撫首察貪墨吏毋致妨農足民卽所以足餉也今則於足餉之道旣無限制而於足民之事復不講求必至兵民交困而後已此不可不從長計議也

宋范忠文公鎮疏言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今日軍民分治往往治軍者不計財之盈絀理財者不顧民之安危與范公所言大抵同弊吾願與諸公不分畛域統籌全局庶幾國用有常兵民不至交困也

屯田



嘗讀宋魏了翁疏以爲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唯務農積穀爲要道蓋屯田之設卽古寓兵於農之義唐以前祇沿邊有之漢趙充國因轉運維艱始於北邊立屯兵民無擾東漢則置農部都尉主屯田殖穀而大河以南尙無有也唐開軍府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每屯五十頃自此各郡有屯田矣漢之屯田兵耕之唐之營田募民耕之雖有屯之名而田之所出不盡爲兵用自是歷代兵屯民屯之制各殊而利害亦因之參半今之興屯惟有仿漢代屯田之制以爲裁兵節餼之謀顧炎武嘗言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家富如是國富亦然后稷開周管仲霸齊商鞅開阡陌以統一六國皆此道也顧氏謂事有策之甚迂爲之甚難而卒以并天下之國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况歐戰罷兵之後各國大勢皆將爭勝於實業中國邊地遼闊土

膏肥美占全球之上腴而現今所養之兵籌餼甚艱又不能不議加裁減倘於此時大興屯政寓兵於農國家無養兵之費而收實邊之效足食足兵未有善於此者或曰沈珩曾言今之兵卒驕惰性成媮衣而美食平時鞭撻民夫供其役使一旦令之秋執干戈春服耒耜其能安乎宋陳恕嘗言之而今更什百倍也不知兵卒被裁之後遊手無歸若給之以地酌明制授田輸粟之例以優裕之其誰不樂於從事者此不足慮也

裁兵節餉莫要於屯田之法宜施之邊省不可行於腹地古人已詳論之矣昔阿文成公桂旣平準噶爾克復回城高宗以西域旣平地方萬里若不分駐官軍伏戎必再出擾且恐爲俄羅斯兼并乃命各軍營大臣等籌議皆謂地遼遠難駐守阿桂獨上言守邊以駐兵爲先駐兵以軍食爲要臣查伊犁海帑克等處水土沃衍

且有河可引灌注若開墾屯田則兵食可漸充因條上屯田方略一請增派回人屯田一請官兵駐防協同墾種一請建置城郭一請預備馬駝上嘉其勇往任事卽如所議行近歲旗蒙之地已經設治開墾森林膏壤彌望萬里今宜特設大員明於邊情墾務者大興屯政盡移各省所裁之兵歸其節制不但可以節餼亦且可以實邊或邊地有鑛產可興者卽編爲鑛兵有路政可興者卽編爲路兵饒不虛糜兵歸實用亦兩得之道也

蔡世遠云唐韓重華言屯政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商爲堡東起振武西極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歲果倍收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後復請益開田合五千頃法人七千欲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庶幾兵農兼事務一兩得韓愈以爲輸

邊之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若盡從重華之策利難可一二遽數後世謀所以實塞下莫便於此者矣是以中唐以還陸贄建議於前韓愈深籌於後可不謂知政務者乎

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不以禦外而以自攻不以衛民而以戕民可爲浩歎近復饑源日絀士氣不揚此輩悍卒驕兵宜預謀安插有清籌治東北屯田不如其於西北向例不准多開一壠多築一室成規相嬪載在會典依克唐阿前經奏請開墾曾被嚴斥意欲保存旗產實則利攫強鄰民國以來雖經設治彌望數萬里膏壤森林盡付甌脫值此協約戰勝之時邊疆自主當可收回而地曠人稀墾治尤亟將來應選樸實任重明於邊情墾務者大興屯山腹地裁兵盡歸節制移兵實邊於邊防餉饒兩有裨益

秘書馬吉

樟條議

貴和

明文文肅公震孟當崇禎時嘗上疏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嗚呼此明之所以亡也吾輩當時時奉此言爲座右箴銘以堯舜之聖而諄諄以同寅協恭和衷爲勗其效亦遂致協和萬邦之盛劉向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事無大小莫不視此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一心者和之謂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讓則不爭此和之大者故聖人治國之要祇一讓字讓而以禮何爭之有

史記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怒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望見廉頗引車避匿舍人相與諫辭去相如曰以秦王之威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至相如門謝罪卒相與謹爲刎頸之交太史公曰相如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漢書永光元年劉向因災異上書略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四海之內靡不和甯及至周文雜選衆賢罔不和肅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周公歌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和於外故盡得其謹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此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

和轉相悲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

百四十年之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今古之通義也

漢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寇恂捕殺之復忿欲手劍恂恂知其謀乃勅屬縣盛供具酒饌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帝聞之乃徵恂恂至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結交而去

吳陸遜爲大都督諸將各自矜恃不相聽從吳主權聞之謂遜曰公何不啓諸將違節度耶對曰諸將或任腹心或任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



耳卒破蜀師

宋韓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云希文國家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許異同任大事者當若此

貴知足

凡人求在我者貴知不足學問道德是也求在人者貴知足富貴功名是也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禍莫大於不知足知足何以富不求不枝心常有餘非富而何不知足何以爲禍患得患失無所不至非禍而何南宋柳元景顏師伯同詣沈慶之值慶之獨與蒼頭一人在田間見之悄然改容曰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惟當共事挹損老夫見成敗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梁呂僧珍爲冠軍將軍封平國侯其先以販葱爲業及僧珍

貴兒子棄業求官僧珍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葱肆耳唐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璉爲市大木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明郭英封榮國公不治田產太祖詰之對曰臣一布衣叨封爵子孫衣食饒足安敢增益俾敢侈心四公者皆當時名臣而宅心若此願諸公常以四公之心爲心則受福爲无量矣

### 戒殺

武將不好利不矜功不嗜殺方能成大事業明太祖議征張士誠右相李善長請緩之徐武甯達曰張氏汰而苛大將李伯昇輩徒擁子女玉帛易與耳卒如所言武甯破平江先期令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吳人安堵如故及破元都執監國及不降者斬之其餘不戮一人封府庫籍圖書寶物令指揮張

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者護視諸宮人妃主禁士卒毋得侵暴吏民安居市不易肆史稱達在軍令出不二善撫循與下同甘苦尤嚴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里晏然民不苦兵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論終日雍雍如也太祖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愚案武甯知張士誠之必亡卽以其主之苛汰大將之愛財券之明之名將武甯而外惟開平王常遇春故一時徐常並稱顧武甯後裔昌達而開平則年旣短促子孫亦衰落其故何也太祖嘗語諸將曰爲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治軍者可不知所法戒哉

殷士儻曰殺降當受冥罰乃世之爲將者視殺降尤甚寇至殺人盈野寇退則斷被殺者之首隱冒上功又或撲掩行旅洗劫村坊

充其級數此等慘毒受報不待言矣司覈驗者不肯盡發其狀反欲藉之以邀恩賞其罪應與同科矣

蔣伊臣鑒錄云慈不掌兵爲將固死法乎曰非也將以救民止暴戡亂定國則生機在焉故能以生用殺則功無在將上者何也拋一死救萬生視尋常行善固有不同若以殺用殺則罪亦無在將上者何也敗則多殺已軍勝則多殺敵軍律不嚴則殺無辜皆主將責也古來希功取寵如衛霍名將莫善其後他可知矣故遣將不可不慎將之遺屬又不可不慎

蔡文勤公世遠家居時會臺灣朱一貴爲亂漳泉震動總督滿保討之公治鄉兵保境遺滿公書曰昔曹彬將破江南忽稱疾不視事誠諸將以破城日不妄殺一人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虧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百餘其中豈無冤者今臺人特被

脅爲盜耳願公入臺時普曹彬之仁以免虞詡之悔

漢鄧禹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漢郅惲建武三年爲積弩將軍傅俊將兵長吏授以軍政惲乃  
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  
婦女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俊歸奏之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  
鄉里

宋劉裕爲將北伐後秦姚泓以檀道濟爲前鋒至洛陽凡拔城  
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戮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  
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

北魏韓麒麟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  
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進趣宜示寬厚勅敵在前而使  
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

唐武德中李靖既克江陵降蕭銑時諸將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在弔伐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宏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城聞之莫不爭下

唐李晟興元元年爲同平章事克復京城之日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尙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

唐李愬雪夜入蔡州取吳元濟檻送京師二萬衆皆降愬不戮

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廩斯役悉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俟  
裴度度至愬以羸韉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  
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

宋曹彬爲樞密承旨大舉伐蜀以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  
將咸欲屠地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  
之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於一室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  
進御當密圍之治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  
師還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旣歸上盡  
得其狀以王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  
軍節度使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  
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諸將豈無言哉勸懲國之  
常典可無讓開寶二年親征太原復命爲前軍都監六年進檢

校太傅與潘美伐江南屢戰破之金陵受圍凡三時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李煜與其臣詣軍門納降彬慰安之待以賓禮遣煜入宮治裝左右密謂曰倘煜爲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彬仁敬和厚伐二國秋毫無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嘗曰吾爲將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君子謂其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爲宋良將第一云

宋岳飛討大盜彭友於虔城賊潰皆降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



之故密諭飛圖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

元嚴實拜金紫光祿大夫從木華黎之弟帶孫取彰德既下又破水柵帶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脅從果何罪耶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濮人免者又數萬大兵由武關出襄鄧實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妄殺掠靈璧一縣當誅者五萬人實悉救之會大饑民多餓死實命作糜粥盛置道傍全活者衆實部曲有逃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爲必殺實置不問實族屬在東平爲王義深所害河南破實獲義深妻子厚周恤之送還鄉里其寬厚長者類若此及卒遠近悲悼

追封魯國公諡武惠

元廉希憲行省荆南時江陵初下希憲下令凡有殺俘獲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掠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質妻賣子者重其罪仍沒其直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上之世祖披其書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自廉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世祖以爲希憲不嗜殺人所致也卒諡文正六子三相兩總管一御史中丞弟希賢官尙書

元賽典赤瞻思丁回回人爲平章政事行省雲南時蘿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瞻曰吾非憂出征憂汝曹冒鋒刃又憂劫奪平民不聊生耳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瞻不可使以理論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瞻不可俄而有乘城進攻者瞻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曰天子命我安撫未命

殺戮無主將命而擅攻法當誅命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蘿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國翕然款附卒年六十九雲南百姓巷哭交趾高麗遣使致祭哭聲震野贈王諡忠惠五子長平章封王次都元帥三及五俱平章四總管其貴顯殆人世所未有云

明王得仁江西新建人景泰間任汀州推官值鄧茂七之亂山谷嚮應朝廷命將討之將欲濫殺脅從以爲功得仁力辨其枉遇繫累於道者下車解其縛焚其簿籍所活千人汀民德之爲立生祠名曰忠愛子一夔狀元及第官至尙書

明商輅字宏載涇安人鄉會殿試皆第一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輅爲人平粹簡重和而有執及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

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也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

明正統間鄧茂七倡亂於福建士民從賊者甚衆朝廷命張楷討之計禽賊首復委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謝求真賊之外凡可疑及未附者密授白布小旗約搜路兵各插門爲信預戒兵丁毋得妄殺全活萬人後謝生子遷官至大學士孫丕復探花及第

### 戒矜功

古人云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矜字此最處世保身之要言而功名富貴之際尤爲藥石晉郤至獻鄴陵之捷驟稱其伐單襄公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聚亂之本也後欒書譖郤至殺之漢韓信有定天下之功而卒死呂后之手信實有以

取之滅齊之日求稱假王期共攻楚而信兵不至高帝之疑忌實基於此司馬氏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己能則庶乎爲漢元勳後世血食矣吳陸遜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尊奉之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君今氣陵其上意蔑乎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聽卒見殺南宋劉毅與劉裕協成大業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及敗於桑落爲裕所殺隋賁若弼功高怨望有罪下獄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初煬帝立東宮嘗謂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俱良將也優劣如何弼謂皆非將才以大將自許煬帝卽位後竟坐誅吾觀古來名將不能以功名終者大半皆由於矜之一字故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甚哉終之難也

漢衛青躬率戎士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並封青子青固謝曰臣幸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上善之

漢馮異爲人謙退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漢馮緄爲車騎將軍長沙蠻寇益陽荆南皆沒緄至長沙進擊武陵蠻夷荆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

魏王基爲征東將軍淮南初平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辭歸功參佐上嘉其能讓

晉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客謂寔曰二將當破蜀不寔曰必破蜀但皆不還客問其故寔曰治道在於克讓因著崇讓論曰季世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莫肯讓於勝己

晉劉宏當惠帝時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事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寯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晉唐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禽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爭物後到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

晉王渾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境接壤時吳

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擊破之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旣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置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按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

魏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肇子植自中書侍郎出爲濟州刺史元愉之反也植率州軍出討破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朝廷論勳每謙讓不受云其家荷重恩爲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于至誠

後周蘇祐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陣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競太祖歎之常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言



其見知如此

唐尉遲敬德貞觀中爲右武侯大將軍自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令作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而罷後唐康延孝平蜀功爲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有軍事獨與璋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

元史天澤兄天倪帥真定爲武仙所殺諸將怒真定民反驅萬人將斬之天澤曰是皆吾民但爲賊所脅耳令全釋之李瓊結宋人以益都叛詔天澤往討責以專征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悉歸功諸將至元十一年詔總大軍南征至

郢州遇疾遺書臣死不足惜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  
史稱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以比郭子儀曹彬云

### 戒貪

古者藏富於民今者藏富於官藏於官者一人之私利藏於民者  
萬人之公利未有殘人賊人而一人能安享其私利者傳曰蘊利  
生孽利何有孽蘊之者自生之耳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豈但怨  
而已明則遭人誅幽則遭天譴非孽而何鹿臺之財鉅橋之粟紂  
以此亡國散之發之而武王遂以代商以天子之尊尙不足恃况  
下此者乎明之末也天下窮困盜賊麻起而朝臣國戚坐擁厚貲  
視國危亡不肯出一錢籌一饌而逆闖一至毒肆拷掠家破身死  
無一得完者報應之速捷於影響此皆人所共知者昔趙括爲將  
其母上書於趙王曰其父爲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

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帛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其後括死軍覆果如母言夫括之母非不愛其子也祇以驕貪之故知其必敗故也諺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吾謂官無論文武皆不怕死不愛錢天下事無難治者

漢侯參爲益州刺史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太尉衷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輜重三萬餘斤皆金銀珍玩不可勝數

漢梁冀爲大將軍權震中外苞苴日進富甲天下大起第舍窮極奢麗名駒龍馬秣於內廐鳴鐘吹竽日夜相繼及桓帝誅冀收其資產以實國庫詔減天下一歲租稅之半散苑囿以業窮

民

吳交州刺史米符多以鄉人虞稟劉彥之徒分作長史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頭收稻一秤百姓怨叛山賊並起

後魏元修義爲吏部尙書唯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爲京師白劫

晉石崇爲散騎常侍其父苞爲揚州都督父子貪冒遂富於財以奢侈相尙後孫秀收石崇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族誅

隋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菹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

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  
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朕不  
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唐王宗黯爲蜀節度使貪賄生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  
裴垣以民貧無所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澼澗水  
中三日屍不流宗黯遣人挽屍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黯不  
自安神識煩撓竟得暴疾死此節使受賄之報也

唐河東節度使馬燧以貲甲天下子暢亦善殖財晚爲豪幸牟  
侵暢畏不敢忝以至困窮諸子無室廬自託故當世視暢以厚  
蓄爲戒云

唐張弘靖長慶初爲盧龍節度使旬一決事賓客將吏罕聞其  
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又不通大體脰削軍賜會詔以錢百萬緡

賚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雍欲鞭小將不伏弘靖繫之軍遂亂囚弘靖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

唐王鏐德宗時爲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鏐租其廩榷所入與常賦埒以爲時進裒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蓄不貲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鏐之財

唐昭義節度使自李抱眞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困甚郝士美繼之始出稟錢市物自給宋韋公幹爲瓊州牧瓊多烏文呿陀皆奇木也公幹驅匠沿海採伐竭獠民膏血鞭撻過酷及歸具二大舟一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呿陀器雜以金浮海而歸行未百里二舟俱沒

明劉瑯鎮陝西歸資財無數復於私第建眞君寺日講爐火方  
士知其信神貪利誑以鬼神之說瑯有玉繚環價值百鎰給令  
獻神祈福遂并丹鼎竊去有人夜題其壁曰堆金積玉已如山  
復向仙家學煉丹金鼎未成白玉去眞官原也愛繚環

戒殘暴

亂世用武治世右文自古爲然二者交相資而二者亦交相敵惟  
在謀國者力矯其偏而已唐劉蕡對策痛當時軍政之失有云首  
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  
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  
閭其言當日武人之弊最爲痛切吾願與諸公鑒中唐五季之禍  
懸此以爲厲戒

兵禍

養兵所以衛民非以殘民所以靖亂非以召亂也若坐擁熊羆手操威柄網一時之權利快一己之恣睢謂言莫予違行莫予侮橫行豪霸自命爲一世之雄此孟子所謂匹夫之勇也唐時藩鎮之禍權操武人天下大亂終唐之世而未有厭也然試問保令名考終命者又復幾人讀李義山西郊之詩未有不疾首而蹙額者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戢自焚數年以來兵戈迭興盜賊蠡起百姓之困烽鏑塗炭者極矣且聞民有畏兵甚於畏賊之謠更有以賊爲兵而兵與賊相通以毒民者輿言及此曷勝浩歎竊以歐洲息戰而後美國主盟數十年以內必無戰爭之患裁兵節餉正在此時近日國家財力大半耗於兵費一端日後殊難爲繼多一兵以耗財不如多一民以生財竊願與諸公熟計宋富弼爲司空侍中同平章事帝嘗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



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呂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白致安靜二公皆宋之名相老成謀國真可爲萬世法也衛靈公問陳孔子對以不知軍旅之事亦卽此意不然我戰則克孔子豈有不知者古今中外英明之主若秦之始皇楚之項羽法之拿破崙德之威廉第二以好兵亡其國者比比皆是故曰兵者凶器勇者凶德興凶器行凶德不得已也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子產曰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古者命將出師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戒其好戰而亡國也

將吏法言卷二目錄

省長上

率屬

課吏

受善

用人

重祿

安民

理財

賦稅

撫邊

厚風俗

戒紛擾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a large, empty rectangular frame, likely representing a redacted or blank section of text.]

將吏法言卷二

徐世昌

省長上

率屬

總統宰制一國不能不分寄其責於佐治之人省長爲最高等行政長官一省之民生吏治治亂安危胥責之一人之身一人仁一國興仁一人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曾子曰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下之伺上察及毫髮若懸牛首於門而鬻馬脯於內未有能售其欺者故爲政者貴本身以作則也林文忠公則徐爲江蘇巡撫會考績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僞臣惟恃

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僚求實際耳趙恭毅公申喬爲偏沅巡撫上以湖南道遠而官吏私征加耗倍他省特頒諭旨申飭之申喬還建亭勒詔書檄告屬吏且言澄源端本必自巡撫始若稍有不法爾官民等卽共聲其罪於是屬吏惴恐禁革一切私派若二公者可謂以身率屬矣子思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正人者以正身爲本

身爲一省之主一嘖一笑一言一動皆爲衆人手目所指視萬不可輕喜易怒輕喜則諛我者無所不用其逢迎易怒則激我者無所不用其煨鍊喜怒一失其平則喜之怒之之柄反操於人而已身轉成傀儡不但有溢美溢惡之詞已也老子曰盛德若愚言不見喜怒之謂也康熙時張文端公鵬翮爲當代名臣聖祖嘗諭之曰爾居官固好但聽信屬員流於刻薄爲上官者考覈屬吏固宜

事事認真但偏聽輕信往往有舉劾不公之弊夫以張文端之清  
正而聖祖戒之如此諸公宜時時以此爲鑑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凡爲上者皆君之屬爲下者皆臣之屬以禮  
則孟子所謂視臣如手足不以禮則孟子所謂視臣如犬馬者也  
齊陸慧曉爲始興王長史歷輔五政治身清廉整肅僚佐以下造  
詣趣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  
不容不以禮處人此事雖小所關甚鉅爲長官者萬不可以勢位  
凌轢屬吏先自處於無禮之地也昔魏敏果公象樞答劉輯五書  
云誨屬吏如師之教弟湯文正公斌見屬吏懇懇如家人語鄭中  
承端爲藩司時以無禮折上官而遇屬員必誠以敬如此爲屬吏  
者有不心服者乎

陸隴其蒞政摘要云劉忠宣公撫兩粵凡有事行司道府縣不用

官封殊點但照同輩往來例則單帖具名另用副啓開陳事宜末後親填四字云大夏頓首當時不以公爲褻體而下司凡領公劄感激慕化盡心奉行如嚴譴之隨其後德威惟畏豈不信歟

### 課吏

守令之官雖古者都邑下士之職然所受寄實與邦君等重一吏失人斯一方受害故欲安民者必先察吏古之聖君賢相必以遴擇守令爲兢兢歷代循良之吏以漢宣帝唐太宗兩朝爲最盛其所以延長國祚者亦卽在此張九齡云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今裁守牧諸職而統以知事分縣治之其位愈尊其任愈重有課吏之責者顧可輕忽乎哉

順治初劉給諫起龍疏言教養之責在守令請以招流亡墾荒蕪巡阡陌勸樹藝稽戶口均賦稅輕徭役除盜賊抑豪強懲衙蠹振

災患濟孤寡修濬溝池平治橋途興舉學校十五事考其殿最而大吏以時訪察之如所奏行今地方官所應爲之事大半不外此數者上官可取此以爲殿最之法

湯文正公斌之爲巡撫也見屬吏必霽顏告以國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又以州縣爲親民官愛民必恤吏立意培護故皆畏而愛之爭自勉於爲善所發公移皆手定數月後屬吏參謁必面詢始末辨論以求至當如此方不愧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八字

乾隆四年上命徐士林爲江蘇巡撫召對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無補其知安慶時每守令來謁輒具獄命判試其才且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此可爲課吏用人之法矣

考課吏治專憑一紙申報之文定其功過則巧猾之吏因緣粉飾



必至無所不至而惴惴無華專務與民休息者反不得與俗吏爭長此卽孔子所謂仁而不佞者蜀漢蔣琬爲廣都長先主見其衆事不理將加罪諸葛亮請曰蔣琬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重察之龐統之守耒陽亦此道也此二人者以先主之明猶且失之况衆人乎晉征南將軍杜預言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觀其所言蓋古今同一弊也

考察屬僚成績不可專憑一紙申報之文者譬如各省種樹一事祇報種樹若干株掩飾上司耳目以顧考成究竟土地高下之宜與不宜栽植之時合與不合成活之數與所報之數符與不符此項出自何款有無藉端擾累閭閻之事雖不必一一吹索然其大端萬不可聽其含混自欺欺人徒受擾民之謗孔子之言爲政在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此等種植之利宜普諭小民擇田宅餘地自種自用而官爲保護之人人知利之所在未有不樂於從事者此藏富於民之計所謂樂其樂利其利也若專爲培植道旁官樹以緣飾上司耳目失利民之意矣

近日縣邑設官太多名爲各職各事其實權仍操之縣令此輩公費既不足自贍其身往往有格外誅求爲閭里害者多一冗官卽多一冗食地方官且有藉此推諉而不事事者晉傅咸上書嘗言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務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吏以赴農功案古者官患其多今者官患其少總之官得其人則一人治一縣而有餘不得其人則官雖多亦無益於治徒爲游手之人安置一謀食剝民之地而已北周蘇綽曰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見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

政必有得失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若蘇公者誠知政體哉

晉陶侃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勤於吏職遠近書疏莫不手答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搏菹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搏菹者牧豬奴戲耳今之官吏往往一飯破中人之產一夕搏菹有擲一二十萬者此皆不以吏職爲事若如陶侃之勤必不暇及此爲長官者不可不以此爲厲戒

厚祿以養僚佐之廉禮貌以存僚佐之恥非常之賞嚴峻之罰以

作僚佐之精神

周鑿祥  
條議

漢汲黯爲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吏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後爲蜀郡太

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明帝永平十八年擢爲司空時  
吏尙嚴切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  
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  
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資務爲嚴酷  
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  
坐豫協亦宜遣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  
化矣倫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漢左雄請久任長吏疏云今俗浸彫敝巧僞滋萌謂聚斂整辦  
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  
背相望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  
獲譽拘檢者離毀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損  
政傷民咎皆在此

漢馬援爲隴西太守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諸曹時白外事援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

北魏楊津爲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贖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嘗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

西魏蘇綽在宇文泰時拜左丞典機密始制文案式倣周官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理身心言守令當理心而化民也其二敦教化言性隨化遷化於純樸不欲化爲澆僞宜去兵革薄刑罰而敦德化使還純而反素也其三盡地利言衣食足而後教化隨宜勤勸課禁游惰重農時而卑劣之戶無牛之家又勸令有無相通也其四擢賢良立賢無方先德後才又須勤求之

實課之省事省官以專任之卽閭胥里正猶必擇人其五恤獄  
訟謂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尙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乎惟奸  
猾敗倫者必誅其六均賦役謂當斟酌貧富檢舉吏胥也六條  
在凋敝瘡痍之中尤切窳會泰常置左右令百官誦習非通六  
條不得任綽性儉素常以喪亂未平爲己責博求賢俊共宏治  
道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宋李昉爲相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術業時  
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必惻然有拯援之心知爲政術業則  
曉然明其人之賢否知時政闕失則時時有所更廢而民命國  
政人才皆自一問答之間得之

宋趙抃爲益州轉運使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餽  
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抃行

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茲吏悚服出知處州處素難治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後以大學士復知成都治益尙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人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職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資以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

明王忠肅公翱掌銓衡進退人才必察其實抑僥倖杜請託於恩仇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復仇之地耶

明葛守禮爲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填老病當罷葛請留之吏部曰計簿出自藩司何自忘也葛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填過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枉冢宰驚服曰誰肯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耶此可謂賢矣後官

至刑部尙書

明周忱巡撫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其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長吏有能如况鍾輩則推心咨畫務盡其長言無不聽暇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其爲巡撫也

清順治時給事中朱之弼上言今日之治惟在擇人而久任之親試才品因能授任復考其歷試後興革幾何視成效多少以定功過而行賞罰無少姑息則人知法之必行而事舉矣

清鄭端爲江甯巡撫教屬吏以平情爲息爭之道耐煩爲省事之源

清李焯爲山東巡撫東省地廣民頑素稱難治焯念安民以察吏爲主潔躬率屬風紀肅然有陽穀令具千金請託焯曰此民間脂膏也奈何污我因斥譴之由是吏治一變



月  
受善

爲人上者不可使氣任情使氣者逞一己之才能而妄施威福任情者徇一己之好惡而不顧是非如是則人不敢犯其顏已不得聞其過拒諫遂非專欲違衆此孟子之所謂獨夫也易曰謙尊而光又曰謙受益蓋惟謙而後能尊惟謙而後能受益謙者所以救使氣任情之失者也

上官之於屬員勢位懸絕往往候門累日欲求一見顏色而不可得何有於言卽或隨班晉謁不過略敘一二官話輒行退出不特不能盡言也卽此傲慢之態侈大之心已有拒人千里之勢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人之賢愚政之得失未有不由此者語云十人之智賢於禹故禹聞善言則拜舜之爲善樂取於人善於納言卽善於爲政也孔明之爲相也其教與羣下曰集衆

思廣忠益而自陳其得力則在徐元直之十一董幼宰之殷勤宋  
龐籍爲七閩轉運使虛懷延訪惟恐民隱不得上聞凡僚屬所陳  
苟有利於民卽文書已行亦追而改之史稱包孝肅公拯剛直不  
屈僚屬有所關白多面折之至於所言中理未嘗不怡然而改此  
其所以功在當時而名聞後世也王文成公嘗云人在仕途比之  
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  
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弛然日就於頹靡者曾文正公爲  
總督時自署楹聯有願諸君嘗攻吾短之語古帝王賢聖之用心  
未有不如此者語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否則其非善人可知矣  
陸隴其蒞政摘要云出行前導例有肅靜迴避牌亦行辟人之義  
也陽明先生開撫南贛易其字曰願聞已過求通民情肅靜欲使  
無言聞過則招之使言迴避欲其不見通情則召之來見當時不

聞以先生爲藝體但覺開誠布公人人得至督撫之前直達所見利安得不興弊安得不剔政事安得不粹美乎

用人

我國自變法以來用人行政往往以新舊二字橫於胸中並不以人才之賢否爲去取之權衡漢路溫舒云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此秦之所以亡天下也宋劉莘老云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此言實切中今時之病順治時巡按御史劉綬條上十四事謂舉劾無徇虛名宜進愜幅吏而抑巧官蓋古之善用人無不以此爲權衡也吾讀南史何尙之傳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尙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顏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身今官

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案今之以人圖官及官人以勢者寢成風俗其不爲何所歎而顏所笑者鮮矣如此用人吏治焉得不偷民生焉得不敝吾願與諸君共洒此醜

牧令之官職卑而任重其所受寄實與邦君相等一吏失人一方受害是以願治之主必以選擇牧令爲兢兢漢宣帝嘗曰與我共天下者其唯二千石乎唐太宗懲隋之亂始擇用州刺史縣令下詔曰朕思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輿對之得才否狀輒疏於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以故官得其人民去愁歎古之聖主其重視牧令如此今裁府州諸官地方之事概統之知事一人其權愈重其責愈專國家安危民生休戚全係乎此爲長官者宜時時慎選擇明黜陟吏治未有不蒸蒸日上者

道尹知事宜選用老成之人有學問閱歷者奉天一省多擇用舊日州縣賢能素著之員故其吏治獨有可觀少年新進之士學問既疏更事又淺往往專任己性不顧輿情爲長官者切須着意陶鎔毋遽任以要事能視其閱歷漸深洞悉民間疾苦而後加以任用不獨有益於事且亦造就人才之道宋眞宗問李靖公沆治道所宜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其言眞萬世用人法也

盜賊之起大半由於貪官污吏刑罰不平賦役無度愁困冤抑之氣激而爲變明季之流寇洪楊之亂皆由此作漢時交趾之叛史稱前後刺史率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賄賂賦歛過重百姓空單故卒致怨叛靈帝敕選能吏賈琮爲刺史至則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率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珍產歲間蕩定巷路爲之

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冀州當黃巾新破  
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爲奸詔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乃以  
琮爲刺史百城聞風震悚諸有臧過者悉解印綬去南齊范述曾  
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尙威猛所部橫陽縣山谷險峻爲逋逃  
所聚前後二千石討逋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諸凶黨襁負  
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蓋當其亂  
也一有司足以致之及其平也亦一有司足以定之然則地方官  
之繫於一國之安危治亂者如此可不慎與

用人之道公而已矣曩者以資格勞績用人雖不足以待非常之  
士尙足以杜倖進之門今之破格用人者試問皆非常之士乎若  
常此以往不設法以範圍之則登進太易奔競成風其關係於吏

治之隆污者非淺鮮也

秘書劉體  
乾條議

漢曹參代蕭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  
訥誦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吏吏之言文刻深欲務  
聲名者輒斥去之參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政顛若畫  
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一

漢貢禹爲御史大夫疏言武帝時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  
起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  
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  
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  
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  
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黔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  
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  
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

壞乃至於是

宋張詠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勸人曰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則謙謹知恥若舉之忠節愈堅少有敗事若奔競之人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矜才好利累及舉官矣且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 重祿

清時俸祿之外增以養廉之銀顧名思義蓋有銀以養其廉使之不貪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今定制各省諸官皆籌公費亦卽養廉禁貪之意但公費不可不使稍有餘裕不可過於苛吝如此遇有貪官汚吏方能以法懲之唐時上供財乏則奪吏俸助輸虢州觀察使崔郾曰吏不能自贍安暇郵民盧鈞爲太原節度使使韋宙視邊宙徧視亭障守卒增其廩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



犯者死元崔彧爲刑部尙書謂今百官月俸不能副養贍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古之賢仁長官於贍吏一事深加之意清朝定鼎魏公象樞首言請增俸以養廉改罰俸爲記過郝尙書維訥請復還州縣存留謂民不聊生在官吏朘削州縣存留舊額皆公務所必需今盡裁之或有事不得已必仍派諸民貪污藉口橫加民力愈窮財愈竭矣蓋愛官卽所以愛民欲官之不擾民必先上之不擾官昔聖祖以四川稅契過重累民欲併公家定稅一概蠲之詢之某相某相曰此事相安已久若去此則爲吏者將別出一法以增累於民更有甚於稅契者不如仍舊之爲愈也翌日聖祖召某相告之曰朕再三思度卿言是也此雖與重祿之事不相涉然某相之持大體不爲過苛亦不擾官之一證也

光緒間戶部函咨各省議增京官津貼張文襄公之洞方撫山西以其數太少請增之並請增言官公費戶部不肯加而又以此項津貼改充練餉公力沮之謂此事關係人才吏道斷不可廢如必提充京餉願照數籌爲京官津貼權其輕重所得爲多疏入執政愧之不果行文襄公歷任督撫其澄清吏治皆以養廉爲首裁除一切陋規濟以公費故其屬吏以貪敗者甚稀當清之季年內外官吏雖有廉俸不足自贍貪者至盈千累萬而稍知自愛者又往往公私賠累不能不假向來陋規以自沾潤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幾等於麟角鳳毛雖在上者日言懲貪而實有不能苛求之勢故當今公費不可不寬爲餘地也

清陸清獻公隴其廷對略言今之大吏祿薄不足充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俸微不能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罪可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誅而其情可憫是在陛下仿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有以自給而又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於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皆充然有餘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効忠於上然後德教行人心正而郅治可復也

清沈端恪公近思自縣令起家洞悉閭閻疾苦凡事關創革必熟籌其利弊有益民生而後已當廷議耗羨歸公時嘗力爭以爲不可衆皆驚愕弗爲動聖主鑒其誠亦不之罪也

清陳清端公瑣康熙五十四年擢福建巡撫陞辭聖祖問福建有加耗否公奏台灣三縣無之上曰從前各州縣有存留銀兩公費尙有所出後議盡歸戶部州縣無以辦公若將火耗分毫盡禁恐不能行且恐別生弊端爲民厲又曰做清官誠善但恐清而刻人便不能相安須以清而不刻爲尙

清楊清端公宗仁總督湖廣疏言俸工一項乃朝廷祿養官役之恩豈可任意節捐以填貪壑湖廣州縣以上俸工報捐已經十有餘年致官役枵腹從事焉能禁其需索閭閻今自雍正元年超凡官役應支俸工俱各照額編支領俾均沾實惠從前凡有公事無一不令州縣分捐實皆派累百姓臣通盤核算但令州縣於所得加一耗羨內節省二分解交藩司以充一切公事費此外絲毫不許派捐至節禮陋規概行禁革則州縣從前虧空亦易於補苴矣得旨所言全是一無瑕疵勉之

### 安民

孟子曰民爲重書曰民爲邦本古之聖賢垂訓未有不諄諄於此者而孟子一書尤爲當今藥石明太祖初得天下宋文憲濂首言得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物將焉用之清得天下

魏象樞首言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廉則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願諸臣為百姓留膏血為國家培元氣今之省長即前朝之督撫也國體變更而後改曰民國實則有國而無民夫既無民矣國於何有顧名思義當亦為之憬然悟也故治國當以安民為先務

文震孟之諫明思宗也曰行撫綏之實政寬閭閻之積逋先收入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戡亂國事庶有瘳乎文肅此言真可為萬世法也

父老苦煩苛久矣一捐輸一搶劫一供應以有限之脂膏而飽無窮之慾壑叫囂隳突走險堪虞省長有屏藩斯民之責毋巧立名目以剝民財毋縱容盜賊以樹民敵毋任用貪詐以增民蠹至於

兵丁擾民在督軍兼省長者固易治也卽無  
同督軍堅明約束爲小民爭一綫之命誰無

劫耶

參議院議員  
張鳳臺條議

### 理財

今之言理財者不曰借外款則曰藉資民力  
無非以民力償之耳元時中書右丞盧世榮  
用已則國賦可增十倍而民不擾旣入中書  
林學士董文用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將取  
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  
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  
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毋有日  
不能對卒以罪誅吾謂今之言財政者大抵

宋薛奎爲江淮發運使來辭王文正公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眞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亦來辭求教公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利識者謂知大體古之名臣賢相未有不以此爲深戒者謀國者可以知所法矣

唐馬周疏言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宋趙抃云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蓋民與民積而成國未有無民而能有其國者籌國用不計民生是猶割心頭之血以補臂上之瘡臂未愈而心已死矣其在周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曾子之言平天下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又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其教人生財之道諄諄若此乃古今言財政者類無不反其所爲覆轍相

尋而不之悟其故何也以身發財之一念中之也故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小人者以利爲利而不顧國家之蓄害者也元右丞盧世榮以掎克聚斂驟陞新政權傾一時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疏曰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弱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間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甯歷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法鈔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



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本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親鞫之一一款服遂命誅之今世之言理財者當以盧世榮爲戒切不可殃民爲政也

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論者極言其擾民之害范忠文公云青苗有效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此錢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呂正獻公著還朝之日對帝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此不第爲王安石言之也凡後之言利財者皆當以此爲深戒也王安石嘗謂司馬溫公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

足溫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吾嘗見國家當民窮財困之時言理財者皆脫穎而出問其策概不出桑宏羊王安石理財之故智而其才又不及二人遠甚子罕言利正爲此也

蘇綽西魏之名臣也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弩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其子威爲隋文帝納言每以其父言爲己任卒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咸豐之時軍興財匱胡文忠公創抽釐之法奏定事平之後卽行停止乃非惟不停而歲益加劇焉蓋去弊如是之難也若蘇威者可謂善繼述者矣

古今善理財者無過於唐之劉晏其要在以養民爲先不擾民爲

主辦集衆務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故士多清修名重於利戶口蕃息賦稅日廣唐當安史之亂天下戶口十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當時情勢與今日國家大都相類以我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繁苟得理財之士如劉晏者祖述其意變通其法而行之必有事半功倍者慎勿以朘民爲得計也

### 賦稅

清朝舊制向不加賦此第一善政也高陽李文正公鴻藻爲刑部尙書時賠款驟增度支益絀有以加賦之說進者將議行矣公謂無濟於國而有害於民力阻之事遂寢老成謀國如此詩曰雖無老成尙有典型吾願與諸公共商之

朱文正公珪爲戶部尙書時廣東布政司奏升濱海沙地賦珪駁曰海沙淤地坍漲靡常故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視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賦將別有漲地亦不敢報墾不可行鄭端之爲江甯巡撫也淮揚二屬涸出積滄田地四萬六千頃有奇部議一律起徵端奏言新涸之地畚鍤難施如按畝徵租百姓畏累而去不特久荒之田不能墾闢卽新熟之田亦且棄置復荒疏三上力爭得停徵者過半又奏蠲睢甯濱河廢地缺丁江都牧馬草場回地之一田兩賦及邳州缺額商稅諸銀兩二公所陳皆以培養元氣爲主眞仁人之言也

宋劉清之爲衡州至則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戒預折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左敬祖爲左副都御史以催征之令多限以六月報完民無所出往往重息舉責以納奏請行夏秋兩

稅之制而嚴禁非時豫征以差徭之繁濫役傷農今既征丁銀而一切差徭仍派之百姓小民八口所仰之身彊半在官弗得盡力南畝而貪官蠹役又樂於有事而加私派於丁銀之中用一科十以取盈爲得計奏請嗣後永遠禁止著爲令近聞各省有因財用不足糧賦提先徵解者民既苦催科之煩而徭役繁興一切皆責之百姓百姓血汗之資能有幾何而敲剝若此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昔賢之格言今皆反爲之究之民窮而財益困果奚益哉

撫邊

邊省之地民族雜處爲之長者往往視同異類顯分畛域聽斷不公徭役過重其貪酷者又復恃威任詐設法剝取其財無所不至故時叛時服變亂靡常不知五族共和凡隸版圖皆屬國民苟邊

吏綏撫有方施以威信則老安少懷未有不同化者吾嘗讀北周  
薛慎傳慎爲湖州刺史界雜諸蠻常苦劫掠慎集蠻豪宣朝旨令  
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不時輒見見必殷勤勸誠及賜酒食期  
年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眞父母也莫不欣悅  
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子娶妻雖父母在卽別居慎謂守  
令曰守令長化人者此非惟氓俗之失亦牧守之罪乃親自誘導  
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諭所部有數戶蠻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  
奉父母者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  
盡革舊俗宋許應龍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何如耳曷哉言乎  
夫人情樂安而惡危喜福而懼禍大抵皆然我苟能安之福之養  
之教之視同我之赤子未有不知感化者三代之時南蠻北狄西  
番東夷皆在今各行省之中至今無能復別之者可見前代聖王

御之之有其道也

嘉慶時湖南按察使傅鼐禦苗之策以屯勇均田同籌並舉嘗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衛民民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礮卡以固防維邇者貴州巡撫初公奏商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說湖南苗疆環以鳳凰永綏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其營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年班師後苗雲擾波潰如故維時鼐竭心力籌之無出礮堡爲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修邊前戈矛後邪許得險卽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薪燼燄熄隄塞水止然湖南寅卯二載用兵以來已糜帑金七百餘萬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勇不得不散則礮堡不得不虛後患不得不虞則前圖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亡拯患於始也均

田屯丁自養自衛所以一勞永佚於終也相其距苗遠近礮堡疏密爲田畝多少鳳凰廳礮堡八百需丁四千輪守並留千人備戰共需田三萬餘畝乾州廳礮堡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礮堡四十餘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廳苗馴止設礮堡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礮堡百餘留男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境以成圈圍之勢峻國防省國計異族偏處非礮堡無以固礮堡非勇兵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贍在邊民瀕臨鋒鏑固願割世業而保身家卽後路同資屏藩亦樂損有餘以補不足况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卽其親族而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輸租視古來屯戍以客卒土民雜處者勢燕越矣與其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爲盜賊爲無賴何如收駕輕就熟之用而不費一帑一錢稽之古效則如



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裁之其堅持定議大指蓋如此久之制益密田益闢又有出前議外者於是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又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補助折耗以廩賞以葺繕以周恤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勅出別屯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呈七千餘畝爲經費以苗養苗卽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抵其經費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礪躬耕者其訓練與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轄於兵備道者使兵農爲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民兵曰毋擅入苗砦毋擅殺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糜財毋挾槍矛尋睚眦以釀釁立書院六處義學一百處遂同學校同考試於是苗民相安十年之內無復出砦滋事者案自來禦苗之策無出傅公之右者可

以爲世法矣

厚風俗

蘇東坡上疏嘗謂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議者見仁祖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此言最切於今之時弊人無道德而專言富強理財者以剝民爲能治兵者以殘民爲武風俗如此適足以自速其亡耳竊嘗私謂五洲諸國惟美人重視道德風俗亦最醇厚而論其富強亦幾幾乎駕諸島國而上之蓋操之得其道也蘇公此疏願與諸公共勉之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伊古以來未有立國無本而可以圖存者也改革以還紀綱破壞道德墮落風會所趨不致淪於夷狄禽獸不止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今則非聖無法狎侮罔所不至甚至罪父母盜孔孟並夷狄禽獸之不若焉此不獨中國之罪人也人心所係風化所關雖在匹夫亦與有責焉况躬爲大吏有正人心維風化之權拒諛闢邪實爲救亡之先務王文成公有云除山中賊易除人心賊難避哉言乎誠正本清源之要論也

戒紛擾

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民國肇造以來兵戈之禍水旱疫癘之災幾遍天下而繁徭苛政迭出更興以

小民有限之脂膏供當軸無窮之責望此正孟子所謂水深火熱倒懸之世也吾得續之曰培克箕歛之知多則民亂於政漢承秦亂以後專務與民休息卒成文景之治今之治民者動曰新政夫新政尙已然必因時因地因俗因人權其緩急相其宜與不宜而酌量以施之有利導無強迫也有漸化無速成也不然是掘苗以長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見其擾民而已矣莊子在宥篇曰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此無他擾民與不擾民而已安州陳尙書德華嘗謂士大夫之患莫大於近名求立功名則必思見所長紛更舊制立一法反生一弊而實行反無所裨世之自命爲知新政者茫然於本末先後之序欲盡取舊日之典型一切顛覆而更張之所謂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者也

耶律楚材爲有元開國名相每陳國家利弊民生休戚辭色懇切  
太宗常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文正公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弊  
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嘗與粵都刺合璽爭稅課詆其陰奪民利足  
見老成謀國無一事不以保民爲念也天津沈峻有言曰省事在  
安靜安靜在不煩擾煩擾之弊約有數端條教煩則惑民聽徵索  
煩則傷民財興作煩則勞民力改革煩則驅民以所不習政事煩  
則強民以所難堪官多一事民多一擾知其爲擾而已之而民已  
不勝病矣吾觀今之世擾民之事多而安民之事少民不安國欲  
治其可得乎

明太祖初立誠意伯劉基謂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及洪  
武四年太祖手書問天象公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  
宜少濟以寬大又謂其子璟曰爲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

德省刑祈天永命竊謂今日紀綱之不肅正宜以法定之而腴民之政則宜稍紓之濟以寬大亦劉公所謂當今之務也

廣開言路以資興革原爲美舉但對於庶政之得失利弊諮訪不厭求詳至於匿名揭帖藉此尋仇招怨砌詞陷人甚有嬉笑怒罵列本官多款或控其家人幕友者無論其言之不實也卽實有其事而一面之詞毫無質證之人將何以斷定耶此項匿名揭帖不可受理免滋紛擾

王太岳云古之言治者務爲清靜甯一以與民無擾故曰去其害人者而已以爲無害斯所以利之也然又曰去其太甚則雖祛害猶未敢輕遽爾也至於興利則曰利不百不變法非惡利也誠以利在而害將隨之也抑又以爲生民日用之事而持以官府之法亦鮮有不害者故慎之也後之人惟不知清靜無擾之治則於利

害之數不審故其謀之而不必臧爲之而不必成條教期會民乃  
厭苦此不善圖肥民者也里之富人  
生兒憐其孱也則以醫藥疏  
利其腸胃而厚進以啖飲啖飲進兒之元氣病矣此不善圖肥兒  
者也後世之好言利民何以異是

將吏法言卷三目錄

省長下

貴儉

尙廉

懲貪

道尹

職守

察吏

巡方

型俗





將吏法言卷三

徐世昌

省長下

貴儉

宋李文靖公沆爲宰相治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弟維勸治第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王文正公且范文正公仲淹皆宋名相也王嘗戒子弟曰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於侈泰平生不治田宅日子孫當各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帝以其所居陋欲治之

公辭以先人敝廬乃止范在杭州有退志子弟請治第洛陽樹園  
圃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三公  
者助名蓋天下治第娛老亦不爲過而堅不許者以其所樂在彼  
不在此也孔子稱禹卑宮室衛公子荆善居室有以夫今之人稍  
一得意輒汲汲焉爲宮室妻妾計不但其心可鄙也卽以富貴而  
論生存華屋零落山邱從古未有能久享爽鳩之樂者身操重柄  
又值國家多難之時嘗膽臥薪尙恐不及而乃孳孳焉專爲一身  
一家之計下儕於庸夫俗子之所爲其自居爲何等也

葉鎮作吏要言云款客當存古意在誠敬不在侈靡當以儉約率  
先豈宜逐時競尙至會宴賓客如蔡文勤之五簋約未始不可以  
訓俗也案朱文端公軾爲浙江巡撫讌客止五簋徐士林撫蘇時  
宴僚屬滄浪亭亦以五簋爲度吳俗因之不變此今日所當遵以

爲法者

蘇文忠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飯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明正統時軒輓爲浙江按察使待故舊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爲異章文懿公懋謂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居家留客只一葷一黍酒三行魏文靖在家客至留飯只一肉一菜二公可以爲法徐莊裕家居儉素每過往還之家見陳設過盛則愀然臨觴不樂遂不舉筯或勸之曰吾今日心齋當茹素里有化之者案之數公之清風亮節千載下思之猶有餘味今雖不能強人效法而口腹之欲稍從儉嗇本其意而量力爲之亦可以風世厲俗矣司馬文正公嘗言

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或通七行酒  
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野菽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  
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動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  
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名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  
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  
者鮮矣嗟乎風俗頽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觀司馬  
之言知當日士大夫之競爲侈靡與今時蓋亦相類爲長官者有  
轉移風化之權好惡從違捷於影響是在爲上者有以表率之也  
唐代宗以楊文簡公綰同平章事制下之日郭子儀方宴客聞之  
減去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  
十騎中丞崔寬第宅宏侈亟毀撤之楊公清簡儉素爲朝野之望  
甫命爲相而王公貴人皆爲改行不敢恣爲奢侈今日之省長百

城之率也若變奢爲儉祇且暮間事耳然此事非以身率屬不可  
漢王暢桓帝時拜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尙暢嘗布  
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  
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  
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  
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  
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  
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徽

晉范甯云人性無涯儉奢由勢今兼并之室亦多不瞻非力不  
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由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  
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  
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

誕成俗宜考其業尙試其能否驗其鄉黨然後升進如此非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

晉傅咸剛直有大節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官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珠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書奏朝廷嘉之

北魏高允拜中書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年魏主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賜以粟帛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辭

北魏韓麒麟拜齊州刺史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略識古先

哲王經國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今京師人庶不田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餒今冬京師遇旱而穀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今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

唐賈敦頤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敝車羸馬數匹羈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唐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居靜慮而已



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於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襜褕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宋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

遼張儉官至右丞相封韓王衣惟細帛食不重味方冬奏事便殿帝見其衣袍敝惡問其故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尙奢靡故以此諷諭之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庫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

明車純爲湖廣巡撫服素茹淡蕭然如布衣乞歸瀕行士民遮道挽留車不得前所攜惟圖書數篋衆歎曰是都御史裝耶

明軒輓正統五年擢浙江按察使前使奢汰輓力矯之寒暑惟一青布袍補綴殆徧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白天順初召拜刑部尙書數月引疾歸帝召見問曰昔浙江廉使攷滿歸行李僅一簾乃卿耶輓頓首謝賜白金慰遣之

清張清恪公伯行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屬初任濟甯隨行止四人撫閩十二人撫吳十三人日用蔬菜米麥尺帛寸絲以至磨牛碾石皆自河南運載之官初歷閩官廨帷幕皆錦繡驚問吏以行戶鋪設對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檄所屬禁陳設無錫令送惠泉受之後聞亦派民舟載送卽卻不受

清湯文正公斌之爲巡撫也其夫人及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夏從質肆中易苧帳自蔽春野薺生日采取和豆羹民間至以諺語呼豆腐湯偶閱簿見某日市隻雞斌愕曰吾至吳未嘗

食雞誰市者乎僕叩頭曰公子斌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遣之斌生日縉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爲壽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命錄以入而返其屏

清朱文端公軾累官浙江巡撫首除供億陋規減儀從食糲衣粗筋吏胥母曳紈綺墨吏望風解綬去浙俗婚喪尙侈靡乃著家儀益以士相見鄉飲酒禮刻行之陋俗丕變

清徐撫軍士林性廉儉撫蘇時賀長至節天寒裘禿按察使包括以貂裘假之士林披之如忘涕唾交揮家僮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士林惶然少頃論公事快揮灑如初聽訟飢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髭頤盡赤蓋誤殊爲飴筆筋交下不復能辨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然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下客憐之治具

觴之士林猛噉不問是何精膳其平素精神夢寐知愛民憂國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己以是受泊然無所容心也

### 尙廉

仕途龐雜至今日亟矣爲長官者苟非整躬率屬嚴肅官箴則吏治之壞正不知伊於胡底也漢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賢不肖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王尊守安定出教告屬縣曰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敕掾功曹各自砥礪其不中用趣自避退蘇章爲冀州刺史舉正其故人爲清河太守者州境望風生畏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褰之百城聞風竦震諸有臧過者悉解

印綬去羊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爲長官者苟能以官箴自勵舉劾無私則化貪爲廉直一轉移間耳澄清吏治爲省長專責勿市恩勿枉法清廉者獎勵之貪污者劾治之如齊之賞卽墨誅阿大夫故事如此吏治肅然未有不蒸蒸日上者呂叔簡有言曰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若果如尹翁歸王尊等之正身率下夫亦何難之有

蔣伊臣鑿錄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嘗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又云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

若促裝者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屬惟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敝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搏擊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嘗有一貴人一日命市薪六百貫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如此卒者多矣

晉胡威父質爲荊州刺史時威自往省貧無僕從身自驅驢每至客舍皆親樵爨既至見質停廡中十餘日辭歸質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質曰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質帳下都督思結威好乃先威未發請假質隱爲資裝於道要威既與威同行數百里每事資威威疑之誘問知爲都督卽與以父所賜絹謝而遣之後以聞於質質杖都督除其名父子清慎如此歷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

武帝語及平生因歎質之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何以爲勝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唐李日知官侍中屢乞骸骨詔以刑部尙書致仕日知將有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於心何日而足也

唐崔元暉官至同平章事其母盧氏嘗見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元暉遵教誠以清謹見稱

唐崔戎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用戎不取及徙充海沂密觀察使乃召吏籍所置錢享軍曰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

宋趙抃知成都政尙清簡神宗召曰聞卿四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何其介也再知成都止一蒼頭執事并琴鶴去之矣馮京代爲守悉循其舊曰趙公所行不可改也

宋杜衍以太師致仕封祁國公衍雖家居聞國事可憂愀然若任其責者操行清介不殖私產第室卑陋處之裕如也卒謚正獻

明王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日給乳豆二塊菜一束懸示云欲攜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其辭焚香



禮之

明耿九疇爲兩淮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天順初欲舉廉介之士以風天下首召用爲都御史後爲尙書子耿裕遵其父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第宅蕭然無異寒素亦官太子太保吏部尙書

明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曉出遠菴之門同官南京數年歲時只一寒溫而已一日侍坐既久有一布鞵在袖邊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妻子手製一布鞵送老師遠菴取而著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

明劉大夏累官兩廣總督諡文忠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卽一日憂責未已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騎小驢就道赦歸

有門下生爲巡撫者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爲尙書家引之登堂卽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山東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尙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

明楊繼宗成化初爲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莫敢犯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九載秩滿超遷浙江按察使數與中官張慶忤慶兄敏在司禮每于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恐遺書慶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聞母喪立出驛亭下盡籍廨中器物付有司惟攜一僕書數卷而還

清張清恪公伯行遷江甯按察使吏白故事送督撫贄約金四

千伯行曰我誓不取民一錢焉辦此康熙四十六年聖祖南巡入對聖祖曰朕向原認識爾到江南卽知爾爲清官復顧督撫臣曰張伯行居官何如皆曰好大學士張玉書對亦如之聖祖曰江南更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聖祖曰然則爾等何以不保舉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主否則笑朕不知人遂擢福建巡撫治尙嚴明貪吏奸胥盡寘之法政教大行其禁止餽送檄有云一銖一粟民脂民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汗時傳誦之聖祖令移撫江南與總督噶禮不合以病乞休有詔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五十年江南鄉試副考官趙晉與總督交通關節榜出譁然士子昇財神入文廟正考官左必蕃不自安疏聞伯行亦據實奏上命尙書張鵬翮侍郎赫壽出按其

事公與總督暨安徽巡撫均會鞫時舉人程光奎吳泌已具服  
藩司吏李啓與家僕軒三營弊軒三者總督聞人也於是總督  
持其事且索銀五十萬保無事張尙書因其子懋誠任懷甯令  
恐遭陷害亦瞻顧掣肘讞莫能定明年春伯行劾督臣抗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總督亦飛章訐伯行不肯出  
洋捕賊及誣陷牙行張元隆諸款上命俱解任付使者雜治尋  
奏伯行劾噶禮索金事全虛應奪職贖徒上切責張鵬翮赫壽  
掩飾和解命尙書穆和倫張廷樞覆訊訊如前上以伯行爲天  
下清官第一責諸臣變亂是非且曰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  
此清官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何所賴以  
自安乃命九卿翰詹科道再議議上聖祖復諭曰爾等身爲大  
臣旣知張伯行清廉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有旨始同聲贊

其清亦已晚矣宜體朕保全廉吏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庶海  
宇嘗享昇平之福遂命復任而黜嚙禮尋孳戮焉方伯行之解  
職也百姓罷市哭聲殷揚城且議相率叩閣伯行慰諭再三環  
泣不肯退蘇州等郡相繼報罷市士民扶老攜幼具蔬菓來獻  
伯行辭皆泣曰公在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去子民一片心  
不可卻也乃取腐一塊菜一束衆仍委地去獄具回蘇揚人慮  
途中不測將集江干護行衆數萬伯行聞之五鼓登舟比曉已  
渡江抵蘇寓楓橋士民獻菓蔬如在揚時七月復赴揚聽勘回  
蘇時比戶焚香遮道不可行及復任士民歡忭拜龍亭呼萬歲  
者至數十萬人復相率詣闕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  
聖壽萬年上聞大悅而全閩士民始奔號呼籲既而頌恩祝聖  
亦與江蘇不約而同自是伯行直聲浩氣震天下

清趙恭毅公申喬康熙四十一年由浙江布政使擢巡撫藩庫有羨銀二千兩封識以授代者曰吾前奏銷不費一文錢後將難繼得此足辦一歲事矣勿更擾民也自藩署移撫廨襍被一肩書數麓而已申喬嘗言官清非僅不名一錢也須兼廉明二義廉者一塵不染明者一毫不蔽兼之斯可謂清若惟一介不取而處事糊塗人將安賴吾自信差免糊塗而已

清周克開爲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賈望爲浙江巡撫吏徵糧皆毒民以奉上官克開素疾之至浙身自誓不取絲毫潤請於巡撫約與同心巡撫始應曰善而厭之甚無術以去之也反奏譽其才優調杭嘉湖海防道年六十一卒身後家無餘貲而王賈望卒以貪敗世言苟受克開之言豈徒國利亦其家之安也故天下稱廉吏者必曰周克開云

清鄭中丞端爲安徽布政使故事有奇羨恒外儲以留佐公需爲名端悉令付簿入歲會自爲監司以來凡公用皆以身任不派取屬吏絲毫

清陳清端公瑣在官衣布素起居止一廳事昧爽治事夜分始罷自奉惟草具蔬糲以勞卒官屬績時一綿袍覆以布衾而已同寮入視者莫不感泣上諭閣臣曰朕亦見有清官然如陳瑣者實罕見前在臺灣道任內所應得銀三萬兩俱於公事動用署總督印務應得銀兩亦未分毫入己來京陛見時曾奏稱貪取一錢卽與百千萬金無異人所以貪取者皆因艱於用度臣初任知縣便不至窮苦卽一錢不取臣衣食亦能充足等語今觀其居官實能踐所奏之言誠清廉中之卓絕者不加表揚何以示勸其追授禮部尙書

懲貪

貪之爲害大矣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左氏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故古者貪以敗官制爲墨刑後世愈加重焉蓋非極法不足以警其貪也向讀孟子一書以爲孟子不言利近於迂談及躬丁今日始知上下交征之禍至爲劇烈欲國之不危不可得也昔羅馬欲伐阿非利加某國其君聞之至羅馬徧賂其朝士貴人羅馬大喜卒無事而還臨行指羅馬城曰此城可以貸取也貪之禍國如此尙書伊訓制官刑徇貨爲十愆之一曰卿士有一於此家必喪邦君有一於此國必亡今欲肅官方伸國紀必自懲貪始

韓非子曰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多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

成居

謂積聚而富

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



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

教子非謂教子聚  
故爲非其父不自

罪而祇  
知其富

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戰國之士習

大抵與今時無甚懸異爲女者至不以被出爲非爲官者至不以  
褫職爲恥廉恥之道掃地盡矣苟不嚴爲懲治吏治民生之害正  
不知伊於胡底也明海忠介公瑞嘗疏言陛下厲精圖治而治化  
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若以爲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  
祖法剝皮囊草及吏枉法八十貫論絞律謂今當用此懲貪予謂  
前袁大總統頒行官吏枉法贓至五百元以上者處死刑之令亦  
猶忠介之意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曰嗜魚不受何  
也曰惟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  
相長自給魚矣夫食君之祿不應受人之賄受人之賄卽不復食

君之祿是以祿易賄也既以祿易賄必以賄易身是失祿失身并失賄矣猶所謂西域賈人得美珠剖身而藏之身既亡美珠亦何有不亦愚乎夫一魚且不受况賄之大者乎故觀人者必於其微案此與空庭懸魚受瓜不割同一意也真西山先生云士大夫一點貪污便爲大惡公儀休其知之矣

羊不慕蟻而蟻慕羊者以其有羶行也表邪者必無直影路曲者必無正行故欲治人者必先治己己不能正而責人之不正己不能廉而責人之不廉未有能效者也曾子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省長爲羣僚之表率懲人之貪必自懲己之貪施清惠公維翰謂禁貪之法甚備而州縣多以賄聞者監司爲之囊橐也監司取諸州縣州縣不得不取諸吏民惟懲大貪則小貪自止世祖時嚴懲貪之典左都御史朱之弼疏言有嚴令之名

無行令之實若更法變制但擇撫按一大貪者懲之撫按一大廉者獎之則衆貪懼衆廉奮矣魏敏果公象樞亦謂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廉則物阜民康督撫貪則民窮財盡皆探本之論也康熙時郭制軍琇令吳江時簠簋不飭巡撫湯文正公斌詰其貪狀琇曰上官不貪屬吏不敢貪遂立誓以治行自贖令役擔水洗大堂及內室以示更新遂一變爲廉吏且致位卿貳以名臣顯足見貪廉之權操之自上不得盡責之有司也

官由賂得政以賄成自古吏治之壞未有不由此者湯文正公爲江甯巡撫或議改法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而特區區之法乎明萬歷間謝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屬吏被薦者以賄謝杰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人以爲名言爲上官屬吏者甚勿以盜自居也

中華民國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申令云昨據司法部呈覆判決王治馨納賄婪贓一案業飭依法執行顧念京外官吏如王治馨其人者未敢信爲必無恙後懲前不可不引爲大戒國家之敗由於官邪賄賂公行國無不亂京師爲首善之區觀瞻所繫各部院局長官固宜清白乃躬以轉移風氣爲己任外省自巡按使各道尹以及財政高等審檢廳長均有用人之責無論地方知事與民最親關係特切卽經徵之吏司法之官皆與人民有切近利害如果政以賄成官以利市不特薰蕕莫辨曲直混淆庶政因以墜壞且長官取諸屬吏卽使爲數無幾而屬吏之倍蓰取償於人民者其受害奚啻數十百家痛苦之深何堪言喻此等枉法婪贓比諸盜賊殺人劫財殆有過之悖入悖出理無或爽一經發覺雖去官已久猶必按律逮問盡法嚴懲身敗名裂悔將何及欲爲盈封殖長

子孫計不其愚之甚乎現今國勢艱危果令上下一心孜孜求治猶慮不足圖存設再食濁成風其何以國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國之肥也而小廉必自大法始凡爾有位其共勉之

廣濟吳臨翰官吏懲貪錄序云昔鬪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財積寶歸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財積寶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矣嗚呼一令尹如餓豺狼識者慮其國之必亡安有多數官吏如餓豺狼而其國尙可圖存者乎嘗思水界無障礙物而輪舟通陸界無障礙物而火車達氣界無障礙物而飛艇高張政界行政何獨不然吾政界障礙物前日日暴民專制而已今日曰官吏貪污而已於是爲官吏懲貪錄六編聊以此作我政府驅除餓豺狼消滅障礙物之助云爾

周蔡昭侯朝楚楚令尹子常不加禮而求賂昭侯怨之吳與唐蔡同伐楚遂覆楚國

漢丞相田蚡多受四方賂遺田園極膏腴每入奏事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武庫

北魏汝陰王修義爲吏部尙書惟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而修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修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衆呼天喝賊人間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屈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非大賊乎修義失色

唐元載代宗時拜中書侍郎關通貨賄凡求仕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客城中開北第室宇甲當時名姝異妓禁中不逮帝嘗

戒之不悛後帝怒收載下詔賜死妻子亦賜死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鄭瑄曰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石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每死於財貨可笑也

宋賈似道爲太師平章一時端人正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賄以求美職圖爲帥闔監司郡守者貢獻至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恐於下誅責無藝愚夫愚婦莫不思逐去之似道卒以有罪免

宋曹翰奉使江南中主日以食物珍果餉翰翰必連器皿悉留之旣而純銀果合都盡問用他合卽不受中主不得已令近臣督工匠鍛金造器用猶不足一日宴於便殿出兩副水晶盤盞

以爲飲器翰屢目之因以贈翰翰曰此珍異之物當歸以獻天子父母若見必欲取之奈何中主又加二副前後所獲無慮數十萬及南征金寶亦鉅萬且上言曰臣於穎州造佛寺頃見廬山東林寺有五百鐵羅漢願載以歸上許之於是調撥官船十餘艘載其所獲各以羅漢置其上時人曰爲押網羅漢太平興國初爲威遠節度使強取民間絲帛菽粟爲汝陰令孫崇望所奏獄具免死流登州家籍於官死後數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

元桑哥專政凡詮調內外官由於己而宣敕當由中書桑哥以爲言世祖乃命自今宣敕並付尙書省由是以名爵爲貨而販之綱紀大壞人心駭愕桑哥卒以貪敗死

明趙忠毅公南星疏陳天下四大害州縣長吏遷授太輕郡守



不問才行而撫案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

明嘉靖時嚴嵩當國其子世蕃實濟其凶賄賂通行侈肆無狀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其後四高會矣而乾沒不止卒至世蕃伏誅財產抄沒嵩且寄食故舊以死

清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後和坤尊寵用事以聚斂自豐是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輩贓款動至數百萬之多皆恃和坤爲奧援用事二十餘年康雍乾三朝元氣盡斲喪於一人之手嘉慶四年爲御史廣興給事中廣泰王念孫等所劾卽日奪職下獄尋賜自殺其家財先後抄出凡百有九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百二十三兆八千九萬兩有

奇未估價者尙有八十三號論者以比例計算又當八百兆兩有奇

清康熙五十四年佛尼勒勘實太原知府趙鳳詔貪墨不職疏言枉法受贓例應纒首鳳詔爲左都御史趙申喬之子受恩深重法應加等擬監候斬九卿擬改立決鳳詔遂伏誅

清錢澧爲御史疏劾山東巡撫國泰貪黷穢亂虧帑數十萬金國泰者大學士和珅私人也疏入高宗立召對澧力陳東省虧空狀上曰當遣和珅往勘澧意不謂然上察其辭色徐曰然則爾同去可也澧拜命出不俟和珅先數日行微服止良鄉見幹僕乘良馬過索夫役甚張跡之則和珅遣往山東齎信者也澧詳審其貌未幾僕還遇諸道叱止之搜其身得國泰私書具言借款填庫備查等事中多隱語立奏之和珅至見澧衣敝贈輕

裘請易峻卻之知不可私干又知謀已洩故治獄無敢傾陂比反命上持示國泰私書曰朕早悉其詳無待覆奏也於是國泰遂伏法

### 道尹

#### 職守

今之道尹卽舊制之分巡道也但其中無府州之隔閡爲地方行政之中樞一省之大或數十縣或百餘縣省長一人耳目卽甚明察萬難徧及於全省之官於是設道尹以分蒞之有司之賢否政治之隆污地方之利弊全責之道尹一人之身職至重也今之爲道尹者乃自視爲閒曹尸居受祿未聞劾一令舉一賢不過循例出結畫諾相與委蛇而已顧名思義殊失國家設官分職之意以後省長宜重道尹之權道尹亦宜自舉其職整躬率屬勿自視爲

具官也

明吳貞肅公麟徵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脞宜倣宣宗用況鍾故事精擇而禮遣之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子今之道尹實兼郡守之職省長之所倚爲耳目者也故道尹之權不可不尊道尹之職不可自棄宜略仿宋史以四課考縣令以七事考監司之法損益而行之

道尹本非閒官苟勤於所事則庶政紛繁且有日不暇給之慮蓋地方應辦之事甚多雖有省長督促於上必事事待令而行則道尹等於駢枝不反多一承轉之煩乎况道尹執行道內行政事務官制本有規定苟爲法令所許豈宜放棄職權故有事關重要爲省長覺察所未周籌慮所未及者固當遇事直陳秉承辦理卽尋

常細瑣官吏以爲小事在人民視之皆大事也有道尹就近督責  
既可以促庶政之進行其有處分不公或措置失當者及時糾正  
人民之受累既少官廳之省事已多此勤能獲益之效也

浙江政務廳

長馮學  
書條議

### 察吏

爲上官者當持大體臨蒞屬員宜留體面爲改過自新之路管氏  
奪下邑三百而不怨不僅恃威已也漢薛宣之守左馮翊察知高  
陵令楊湛樸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  
湛並移書顯責游之諸罪令詳思之二人皆解印綬去史稱其仁  
恕最得馭吏之法又宣得吏民罪名輒召告縣長吏使自行罰曉  
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  
懼諸若此者尤得大體

隋初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甯州總管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有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民蒞職非其所解所損殊多上善而免之李義山西郊詩譏切武夫牧民之弊言尤痛切縣宰爲一邑生民所託命慎勿以雜流濫充其數也

人稱北齊濟北太守崔伯謙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德此爲上官之法也蓋屬吏見憚於上官則不敢貪戾自恣而人民隱受其福矣

大城劉都御史樾授山西河東道下車卽榜其署曰存心似水執法如山蓋惟廉而後能法否則已先違法而又焉能執法耶其爲巡按時疏陳舉劾無徇虛名宜進惻愍而抑巧宦禁交接以清賄賂之源皆關民生吏治之要者

漢代考課之法刺史課郡守郡守課令長一切刑獄盜賊租稅漕運農桑戶口墾田錢穀莫不有課宋世監司考察守令定爲三等九事四善等目法至密也現今厲行三級制省域綦寬省長一人之身考察難周不能不分寄耳目道尹於所屬知事管轄接近聞見較真自應認真攷核以盡當官之責倘或虛應故事爲循例之空言或見好下僚爲過情之虛譽則道尹一級爲虛設矣是宜各矢公誠實事求是毋蹈敷衍之習毋存迴護之心毋以一時之愛憎一事之得失爲任意之品評簿書不足以課殿最當驗之於措施左右不足以寄腹心當徵之於輿論長官能公正嚴明庶屬吏敬而生畏其有裨於吏治者多矣

浙江政務廳廳長馮學書條議

### 巡方

漢時太守皆有行縣之責其賢者屬吏皆畏其明察威信其不肖

者往往授柄屬縣持其短長賈琮有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故省長寄耳目於道尹代爲巡方省俗觀民是其專責非可以坐視民瘼已也方今司法獨立訴訟之事道尹雖無審理之權而帷軒所蒞如黃霸之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則官之賢否事之是非未嘗不可以上達長官下通民隱至於地方實業教育外交財政警察選舉林舉等政雖有專管廳局而勸導之方道尹之力較之廳局爲尤大特患藉詞推諉不肯實心作事耳

### 型俗

世道人心之壞遷流至於今日若不及早整頓必至不可收拾道尹表率吏民宜以維世道正人心爲先務文翁爲蜀郡守以其地僻陋立學官祀先賢次則教之以孝弟力田之道於是蜀地六化韓延壽守東郡上禮義好古教化舉行表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



學官復鄉射吏民皆敬畏趨向之衛颯爲桂陽太守郡接交州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邦俗從化此皆古人行之有成效可稽者語云湍流激於橫石急颯止於勁柏上行下效感化之速易如轉環况窮陬僻壤之子漸染未深回心嚮道教導尤易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卽謂此也

將吏法言卷四目錄

知事一

職守

讀書

貴廉

貴儉

勤政

親民

養民

教民



將吏法言卷四

徐世昌

知事一

職守

知事者舉一縣之事而付託於己之一身有一事之不知卽爲曠官卽爲負職夫一縣之事至纖至悉也非運以至纖至悉之心誠意以求之全力以赴之則於知有未盡卽於事有未詳故知事之職首重在知知之則一縣之事常懸於心目之中利何者當興害何者當去所欲者何以與聚所惡者何以勿施視民之事如己之事視一縣之事如一家之事是之謂知事

蔣伊云世上沒箇好做的官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李紱有言曰勞心之苦甚於勞力不獨牧令爲然而牧令尤甚自設

官分職以來固以極勞苦之事責之而非以爲我逸樂之具也今試以一身爲一家之主仰事俯畜胥責之一人卽數口之家無不以爲苦者况邑大者數十萬戶邑小者數萬戶其數萬戶與數十萬戶之身家羣責之官之一身而尙得以爲我逸樂之具耶故必知苦乃能孳孳疊疊夙夜不遑而職無不盡矣

王植嘗試語云按縣令皆署曰知某縣事夫縣令何事民事卽其事民之黠者爲胥役或藐法以蠹民或舞文以欺官所以約束之者有事民之秀者在學校何以正品術何以倡風化所以鼓勵之者有事民之愚者爲鄉役里氓凡勤儉之道禮俗之節作奸犯科之誠所以曉示之者有事由是相其地之所宜而爲之興利除弊於案牘則速理之於刑獄則慎恤之於娼賭則廢禁之於倉庾則時省之於潛修芳潔之士則優禮之於急公樂善之家則獎勵之

於城垣祠宇橋梁津渡之屬則修葺之總期以民事爲己事否則  
非能盡事之實者也又按知縣之知其義爲主然既曰知某縣事  
則一縣之事皆所宜知而縣者鄉之積鄉者人之聚計一邑之中  
爲鄉幾何一鄉之中爲戶幾何其中紳衿若而人胥役若而人世  
家大族爲誰客商旅寓爲誰畸零住戶爲誰耆老七十以上嫠婦  
十年以外爲誰市肆何日廟觀何所水渠河津橋梁何處因其俗  
之所敝而爲之撫字教誨勸農示儉以厚其生敬老表節以惇其  
俗旌善別慝以起其恥興學課士以養其才實行保甲以辨其類  
慎選鄉保遴舉族長以平其爭總期以己心求民心否則非能副  
知之名者也

朱性齋作吏管見云左圖右史乃爲實學居官亦然縣境山川村  
落道途遠近必繪一圖至村莊之大小煙戶之多寡圖所不載非

冊不明宜將境內幾鄉幾里每里所轄某村煙戶若干內有矜士書役保甲之姓氏棍徒案匪之名號逐一造入以鄉統里以里統村並註明離城水陸幾里有市集馬頭及官倉社穀一一註明其應徵錢糧不能逐戶逐村止於某里下註明總數凡圖難繪者列之於冊冊未明者考之於圖遇有水旱災荒賑糶搬運米穀可以按冊而稽按圖而定奉文查拏要犯奸宄亦有方所不至通縣票差四出驚擾矣平時費此心思考訂明白彙造簡明一冊臨時易於措置事半功倍但不可視爲尋常案冊聽書吏查造自己全不經心耳

讀書

居官須時時讀書臨事之時方有見識方有把握書曰學古入官傳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子路使子羔爲宓宰孔子謂

賊夫人之子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則譬之製錦未能操刀而使割以其不讀書也漢之循吏多本儒術故吏治爲盛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此仕學一貫之道也

語云不學無術術者何行政治民之術也漢時爲牧令者絀於經術往往爲時論所不取以薛宣之吏治而史稱其經術淺爲天子所輕張敞循廣漢之迹而以經術自輔故能自全免於刑戮觀此則知兩漢牧令之官蓋無不出於儒士何武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學術治術本無二致也後世仕途龐雜又往往輕視州縣於是吏治始不可問唐馬周嘗諫太宗曰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百姓未安殆由於此故顏習齋先生謂臨民之官萬不可雜用別途安肅徐致初棟傳顏李之學者嘗言天下事莫不起於州縣州縣理則



天下無不理稱州縣之職不外更事久讀書多而更事在既事之後讀書在未事之先則讀書尤要鄭康成之注經也時引漢律讀書兼讀律尤當今之要務也

### 貴廉

蘇綽之論吏治也曰身不能自治而欲望治百姓是曲表而求直影也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是無的而責射中也故必心如清水行如白玉裴俠曰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故周官以六計弊羣吏皆以廉爲本也

無冷心不可以居官無熱心不可以辦事冷者無名利之心升沈榮辱置之度外熱者視國事如家事只問是非不顧利害古人云鐵面冰心蓋有冰心而後能鐵面所謂無欲則剛也反是則孟子所謂熱中也莊子曰朝受命而夕抱冰我其內熱與言一居官則

患得患失之心焦灼於中卽孟子熱中之謂也熱於居官必冷於辦事若視官如敝屣則冰心鐵面復何所顧忌係戀而不敢爲耶漢張堪爲蜀郡太守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漢孔奮爲姑臧長姑臧通貨羌胡市日四合稱爲富邑每居縣者不數月輒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躬率妻子甘菜茹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身處脂膏力行清潔爲人所笑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今去何以報德遂共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漢董宣爲洛陽令五年卒惟布被覆尸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  
帝聞而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漢時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特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  
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北齊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中致仕太守獻新瓜一隻留置廳  
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瓜欲貢新菓至門問知瓜猶在相顧而  
去

北周裴俠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  
菜吏民懷之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守俠曰以口腹役人  
吾不爲遂悉罷之因并罷供役丁夫亦三十人去職之日一無  
所取民謳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  
與諸牧守俱謁宇文泰泰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俠清慎奉公

爲天下最今衆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獨立君

隋房彥謙爲涇陽令所入俸廩悉以周舊故謂子元齡曰吾無所遺但清白二字爾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官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唐元德秀爲魯山令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唐蔣洸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勅麾下曰蔣洸令縣供億當清素去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唐鄭瓘字蘊武除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瓘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爲斂兵州獨完秩滿去遺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曰鄭使

君錢也不敢犯

宋楊萬里司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短椽土階如田舍三世無增飾長鬚赤腳才三四人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史良叔守廬陵官滿升堂日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宋劉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敢妄取於人歸自洛陽衣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溫襪畫之固辭強之潁川悉封以反溫公歎曰於光不受於他人其肯受明張曷由鉛山知縣擢四川副使引疾歸環堵蕭然環以振荒至餽曷百金堅拒不得受下戶饑民粟以縣丁洪鉛山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居爲具蔬食曷曰給何可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煙屢絕處之澹如及

具洪爲經紀其喪

清郝尙書維訥官福建時閩人有以計偕入謁其父傑者傑時爲戶部侍郎居第不容旋馬室無糝漆交牀坐器僕服澣濯衣出見曰吾兒在閩其得告無罪於百姓乎人生親老家貧多不得爲廉吏今吾藉先世薄田足餽粥吾勞於此分祿以養其妻子所以勸爲廉吏也

清陸清獻公隴其六世祖溥官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勢甚危跪祝天曰舟中一錢非法者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符裹三魚塞之始遷居泖上築堂曰三魚其文集稱三魚堂者以此

清衛立鼎知盧龍縣會聖祖命魏象樞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龍已治具不食但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

吾亦飲令一杯水格文清公爲直隸巡撫以事至其縣謂之曰  
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今自苦而百姓樂非苦  
中之樂乎

### 貴儉

容城孫夏峯先生嘗曰學道之人由枯槁中出者方有立足植躬  
之處又書王元鑣客座曰武侯之淡泊明志范希文數萬甲兵以  
啖藿之腹貯之眞所謂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也蓋人惟能處  
貧賤不移乃能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以無禍福得失之心故也  
故居官之要在廉而其本則出於儉語曰儉以養廉古之名臣賢  
宰以清德著名者未有不出於儉者也孟子曰儉者不奪人儉則  
無欲心無奢望何奪人之有官一儉而百姓實陰受其福不淺矣  
袁守定云在官必崇儉必齧得菜根斷乃可行其志若妄費則用

不支將不免濫取矣李若谷爲長社今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蒲克仁知泰和縣經旬  
不知肉味王璉爲甯波太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撤而瘞之  
世號埋羹太守此等高風儉德百世下咀之猶有餘味案眞西山  
德秀有論菜說謂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  
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係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  
至於公卿皆得齧菜根之人則必當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  
愁菜色耶康熙間陸師爲新安知縣築菜根亭後圃拔其蔬以遺  
僚屬曰不可不知此味也

人一做官奢侈之心不期至而自至然官之一身猶可自制也惟  
家中之人一入官衙最易染成宦氣白香山詩云妻妾歡娛僮僕  
飽始知官職爲他人蓋傷之也書曰克儉於家故言儉必自持家



始北周韋瓊曰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侈心一生則闔署內外之人皆將迎合以逢其惡而官箴不可問矣故持家尤必自修身始

汪輝祖有云宅門以外官也規模狹隘則事上接下無往非獲咎之端宅門以內家也規模闊大則取多用宏隨在皆虧累之漸而其要則在勿使家人有居官之樂而已造物勞我以生無論在官在家總無逸居之日仕路何常宜止則止願有知止而不獲止者大率家人累之家人樂於在官卽有不能去官之勢故居官時須使宅門以內仍與居家無異女紅中饋不改寒素家風則家人無戀於官而進退乃有裕如之勢吾讀漢書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過其家見夫人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吏歎息而還羊續爲南陽太守妻子往造閉門不

納以所藏布衾敝襦鹽麥數斛顧敕其子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明胡壽安任信陽獲鹿新繁三縣在官未嘗肉食不攜妻子之任或謂之胡曰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稚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秀水陶勤肅公模由縣令歷封疆三十年未嘗攜眷至署及總督兩廣其妻始一到官然不久卽遣歸里案此四公者實人之所難若魯文正公之在官使其家婦女俱紡棉織布子則延師教學不使外出如家居然可以爲法矣

不儉必不能廉不廉恐至奇禍豈但監追籍沒已哉我輩爲外吏儉爲第一關鍵此關持守不嚴則一切無足觀矣宋仇愈在明州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曰三千愈驚曰吾爲郡守費不

至此所費既多安得不貪遂止廖德明選廣東提舉刑獄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追還薦章夫一飲一食至微耳而觀人者卽於此卜其平生之志操焉呂東萊之儉訓曰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鷄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爲不愧乃見古人風格近世士大夫塗飾耳目貧於家不貧於身貧於親不貧於賓謂不露寒酸本色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也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苟好華侈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正謂此也

古人云儉以成廉凡紛華奢靡之徒未有不自黷貨中來者夫苟取而濫費與約取而節用寬窄勞逸政足相等善哉蔣伊之言曰與其妄取施惠不如勿取與其濫費于人不如省費真名言也宋

彥彬嘗書座右云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廉儉二者蓋交相爲用也

鄭瑄云廉者居官分內事也物交勢逼浸不自由素貧賤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有口體豢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廚傳以娛賓務結託則厚苞苴以通好甚則男婚女嫁囊帛櫃金皆此是資雖欲廉得乎故治身之要莫如崇儉蒞民之時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啻用己之財斯可矣

張士元答周仲和書云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儉而今之縣治則又非纖微省嗇所能濟事蓋左支右絀之情形時時有焉然亦當以制節謹度之意推之期於濟事而止馬援告梁松竇固曰爲貴當使可賤因增一語曰居富當使可貧

于成龍六戒云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

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天譴卽費用必思所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尙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曰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比推此充類至盡惟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學治臆說云身兼庶事萬不能瑣屑理財然出納之數斷不可不知盡委經手之人而已不與聞則我不挪移有挪移者我不侵盜有侵盜者至交代時水落石出噬臍無及矣宜屬司筭鑰者分列正入正出雜入雜出四簿隨時檢閱則倉庫出入相符不相符有餘不足之數一一在心設遇去官交代冊籍頃刻可成雖猾吏無能爲弊更可不致遺漏款目受後任之推敲矣其立簿之法一正

入簿記銀穀應徵之數及稅契雜稅耗羨等項一正出簿記銀穀之應解應交應放應墊之數及廉俸幕脩等項一雜入簿記銀之平餘穀之斛面及每歲額有之陋規等項應入己者可質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諱也若額外婪索是爲贓私不可以入簿者不可以對人卽不可以問心鬼瞰之神鑒之悖入悖出自愛者必不肯爲一雜出簿記應捐應贈及日用應費等項以上四簿乃官中理財之道官事稍暇隨時考校正入稍虧或有借墊則先以雜入補之而用自不敢不節此皆記其總數或十日一結或半月一結其流水細賬則責之司出入者而權不任焉否則雜入者濫用而正入者有虧至交代時或不自知其故矣丁日昌曰入數出數了然明白復量入以爲出自不至窘絀可以爲官矣此下手第一關頭也蜀漢董和爲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

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宋楊簡知溫州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

明海忠介公瑞令清安例有公燕卽以祀神牲治具後爲母壽特市肉二斤更不特殺

明陳茂烈授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衣凍幾殆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樸陋乘一疲馬人望而敬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不辦一帷治畦汲水身自操作吏部以其貧祿以晉江教諭不受爲奏給月米

勤政

說苑魏文侯告西門豹曰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

治乃行蓋才以習練而成智以閱歷而出故稱官之能者動曰老吏老者久之謂也尹會一曰居官者無論才之長短祇此寸心中嘗存一爲國爲民之念視爲天經地義則不拘何職必能顧名思義勉求盡分思之思之才力出矣語曰勤以補拙豈惟補拙而已民生之苦樂政治之得失胥以官之勤怠卜之古之宵衣旰食惜寸惜分皆以此也

明王忠烈公章授諸暨知縣祖帳歸稍暮其母呵跪予杖曰朝廷以百里寄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視親友爲力解乃已夫以酒食小故尙受杖責如此况其大焉者乎故章治諸暨治鄞皆有循聲兩縣民相與爭挽也元東平王拜仁爲太常時吏就第署字適在後園閱羣戲出稍後母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爲豈大人事耶拜住深自刻責二人者一爲循吏一爲名臣皆得於家教如



此不辱國卽不辱親故曾子曰蒞官不敬非孝也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者勤之謂也語云戶樞不蠹  
流水不腐此最善喻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南齊傅琰與父僧  
祐爲令俱有能名時言諸傅有理縣譜建康令孫廉嘗問琰子勰  
曰聞丈人發姦擿伏如神何以至此勰曰無他也惟勤而清耳清  
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  
凝滯欲不治得乎宋范文正公仲淹嘗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  
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  
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古名  
臣之用心如此昔朱莊恪公桂楨授漕運總督時有疾以剔蝨積  
弊廢寢食數日形骨立扶掖之見者憂之而卒無恙人問所藥曰  
我不知疾惟見官事當了耳問官事何能必了曰我先治我亦不

知爲治官事可謂勤之至矣

元張養浩牧民忠告云古之爲政者身任其勞而貽百姓以安今之爲政者身享其安而貽百姓以勞已勞則民逸已逸則民勞此必然之理也憚一己之勞而使闔境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爾乎昔子路問政而聖人告以先之勞之無倦此眞萬世之格言也

歎

陳宏謀申飭官箴檄云做官宜耐煩勞一郡一邑何事不待理於我何人不仰望於我每日所事非關百姓身家性命卽關地方風俗人心其中情僞百出疑難多端小心翼翼猶恐有誤豈可有厭煩之心惟日孜孜猶恐不及豈可有憚勞之心人謂居官可免煩勞不知正惟居官則不能不煩勞亦不敢不煩勞也故有官司耐一時之煩勞而四境受無窮之福澤卽有官司厭一時之煩勞而

百姓受無窮之擾累者矣况事雖極繁雜自有端緒能耐煩勞則心與事習理得心安久之將有不煩而得不勞而理之效近見各屬明知事之可爲職之當爲而或畏其難或以爲迂或陽奉而陰違或始勤而終怠卽如日行案件亦有潦草塞責得過且過甚至上司公文並不全看頒發條款並未細閱偶遇叩問驚愕失措茫然不知皆坐不耐煩勞之病苟非充類至盡不能自祛痼習故以此爲諸君勗

又申飭陝屬檄云居官之聲息相通專藉文書官衙之斟酌可否先在稿案上頭片紙隻字皆關生民休戚郵筒羽檄星馳罔非官常政要如州縣肯實心措辦則空文無非實事不然實事亦成空文乃并空文而不留意所關吏治不淺果如奉文時自己有一番玩味定稿時有一番參酌及至奉行因地制宜隨時補救又有一

番布置防範自然事得其理民受其益

李制軍紱云居官大戒第一蒙蔽蒙蔽之害中於不明者十之二三中於不勤者十之七八蓋人卽知識短淺而事事躬親則奸欺者不能盡其術惟因循積壓怠玩廢弛則顯予人以作奸蒙蔽之地而欲人之不欺我者難矣今欲力祛諸弊惟有一主於勤勤省閱而案牘之壓閣者少矣勤勾稽而出入之侵欺者遠矣鞫訊勤而情僞悉孰能亂我聰明決判勤而拘繫釋誰得肆其魚肉閭閻之所惡者訟師勤庶獄而雀鼠息爭訟師之伎倆無所試鄉里之所苦者盜賊勤巡閱而萑苻遠跡盜賊之根蔓無所滋一勤而百事治何蒙蔽之足患乎

學治臆說云官之一身實叢百務精神稍不周到卽開左右窺伺之機宜設粉版一方將應辦事件隨手登記辦一條抹一條自無

遺忘之患事須謹慎者或密書手摺誌之總不必陽詡精明授人罅隙然此謂意中經畫之事若日行常件則各立一簿以記之曰稽獄囚簿查管押簿憲批簿理訟簿堂籤簿堂事簿時時檢閱以備遺忘諸事自無叢脞之弊

晉陶侃鎮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明帝太甯三年復以侃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恭敬聰明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隋高頴每以盤盛粉置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錄以入朝行之

唐裴耀卿勤於政事夜看牘書決訟養一雀每初更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廳前桐樹羣鳥翔集耀卿以鳥鳴爲出廳之候呼爲報曉鳥

宋劉韜累厯大藩事無巨細必親臨之稍暇逸心不自安爲政愛人求民瘼如去己病小民犯罪或越法縱舍至大姦則立斷不疑

宋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常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

清陸在新康熙初爲廬陵知縣單車就道始至誓於城隍神不以一錢自污晨起設香案令贊禮生誦戒石銘四句已跪而聽之四拜起然後治事以爲常錢穀耗羨革除殆盡傍水設五倉便民輸納建問苦亭於衙西朔望坐亭中訪求民隱時裹糧攜

供具歷山谷間勞苦百姓軫其災患而導之於善修學校進諸生考論德藝如爲教官時設四門義學刻孝經小學頒行之

### 親民

謝金鑾曰州縣乃親民之官爲之者別無要妙只一親字認得透做得透則內外上下諸弊皆絕萬事沛然無所窒礙矣

爲吏者能畏民而後能愛民能使民畏而後能使民愛書曰可畏非民又曰用顧畏於民畧言畏民也畏民則所以勤求民隱者無所不至人溺由己溺也人飢由己飢也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伊尹曰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之溝壑之中畏之至故愛之至畏所以成其愛也使民畏者非嚴刑苛罰之謂也史之頌堯者曰畏之如神明言使民畏也刑賞持平教養兼至民不能欺亦不能忘故孔子曰大畏民志可以使無訟如是而有不愛者乎畏之如神

明故愛之如父母無二道也官與民交相畏斯交相愛要而言之官民一體而已

陳宏謀云地方官職在牧民民之事卽己之事也一舉一動皆須從民生起見舍爲民而言辦事其事可知其居官亦可知矣顧炎武云古之官者爲人今之官者爲己爲己之念多則所爲損民以益己者將無所不至矣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真能爲民者也古帝王尙如此况縣令乎宋呂本中童蒙訓云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親民之道只一恕字恕者絜矩之道也言恕則仁在其中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有身家性命我亦有身家性命我苟發一令施一政行一罰派一費易地而處我果能



受不能受乎我果樂從不樂從乎我之身家性命果有利無利有害無害乎事事反己以思則好惡同民自無任性妄爲之舉治一邑如此治一省如此治一國亦無不如此此之謂恕此之謂絜矩之道張養浩云民之有訟如己有訟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在縲縲如己在縲縲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凡民疾苦皆如己疾苦也雖欲因仍可得乎事事設身處地而想亦恕之道也

隋時魏得深爲貴鄉長轉館陶貴鄉吏民間之歔歔流涕語不成聲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貴鄉父老詣闕請留詔許之館陶父老詣郡相訟以貴鄉吏人歌呼滿道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之貴鄉者數百家唐韋景駿初爲肥鄉令後爲趙州長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小兒亦與焉景駿曰方兒曹未生吾已去邑非有舊德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橋鄣皆公

所治意公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觀二公之事民情愛戴如此古所以誦民之父母也

清初劉繼聖以貢生知慈利縣值滇賊初平人民彫敝繼聖勤爲撫恤不輕用刑與民語常呼爲兒有罪人被杖而呼蹙然曰兒再忍一板慈利人皆相傳戒犯法賊我爹也真不愧親民之官者也南豐劉觀察衡爲牧令不設門丁不隲書役日坐堂皇決獄至數十民以爲便嘗言牧令親民之官惟不自親其民或狃於便安門丁書役得因緣偵伺以售其奸而官與民日益遠是司牧之道無他官須自做四字蔽之而已吳殿撰壽椿曰先生之蒞治一邦也視百姓如家人視百姓事如家人事獄辭無大小皆手治之嘗懸設身處地之額於二堂聽事之對面以自觸省故爲牧令十餘年所理皆得情無一上控之案雖處繁劇之區不踰期而案牘希簡

與民相安於無事有月餘不接一呈詞者其初赴官時其父箴之曰母作孽母作孽之法惟親之一字耳

元張文忠養浩曰赤子之生無有知識然母之者常先意得其所欲焉其理無他誠而已矣誠生愛愛生智惟其誠故愛無不周惟其愛故智無不及吏之於民與是奚異哉誠有子民之心則不思其才智之不及矣夫爲人母者不必皆有才智者也然一誠求則不中不遠以心乎子也若心乎民之心如心乎子之心焉有不賢之母哉

于成龍示親民官自省六戒云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暖事事發於至誠保民者亦當視其寒饑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蓋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

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外面撫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

程中丞含章云州縣之患莫患於上下隔絕而情意不通不思所以通之動曰民刁民蠻而嚴刑峻罰以隨之則愈刁愈蠻不可復治矣且思民之刁孰使之刁民之蠻孰使之蠻也哉况乎其未必盡刁盡蠻也曾不自反而專以責民夫豈情理之平且夫牧令者親民之官也官尊民卑其勢易睽也吾自不與民親民孰親之吾卽與民親民尙疑畏而不敢親况乎以惰暗倨傲之心行刻薄貪鄙之事民有不望風而去者哉必也潔清白守以服其心明速決獄以恤其力鋤奸伐暴以去其疾興養立教以導其機而又於聽訟之暇徵糧之際踏勘相驗之時百姓千百爲羣環觀列侍吾乃

進而教之以孝弟忠信之理睦婣任恤之道惻惻款款出於至誠  
彼民也見官長之實心爲我莫不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卽有  
小不如意之事皆曉然諒其心之無他而豪暴之徒亦將斂跡而  
不敢逞民氣於焉大順矣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爲厲己也吾願諸君子之爲政親民以通上下之情也丁曰昌曰  
以惰暗倨傲之心行刻薄貪鄙之事比於百姓之刁蠻者相去曾  
有幾何是以不當責民只宜反己有惻惻款款至誠之心則百姓  
自以心相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能照此實力做去治績便  
不在兩漢下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

### 養民

孟子一書備陳養民之政極爲平易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  
其言農政也曰樹藝五穀曰深耕易耨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曰

上農夫之田食九人其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下次食六人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其言畜政也曰五母雞二母彘老者可以食肉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其言林政也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其言王政也曰省刑罰薄稅斂曰市廛而不征罰而不廛曰關譏而不征曰廛無夫里之布曰耕者助而不稅曰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養民之政大概如此而極其效則曰黎民不飢不寒曰使民養生送死無憾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此皆所謂王道之始也孟子之言王道悉本人情而後世能及此者卒鮮惟兩漢循吏庶幾有近之者爲有司者但本孟子之意推而行之不必別求異術也

許三禮答陳齊永問曰聖門冉求具足民富國之才夫子亦嘗許其藝可從政由今思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其道果安出曰考之先王九年有三年之積若三年該有一年之積此古法也再思足民之道無過開其源節其流二者而已然節之權操自上民不能自爲也如民之惰於農者上勸之勤不能耕且織者上教之耨以紡乘其年豐有餘上多方設法勸之積宜水田者或令之開渠或令之鑿井或令之蓄水宜果木者或令之種桑或令之種果或令之培材宜畜養者或大而馬牛或小而雞犬或又細而池魚以六府言之原不但穀是農事如金木水火土各方所產不同或銅與鐵或竹與梓或酒與酒或陶與冶或鹽與硝何非佐農事之不足者件件精心以治之皆所以開其源也至害農者不一端小民終歲之勤劬不足一事之耗費可念也上爲薄其稅斂減其徭役息

其詞訟又多約束蠹役省其剝削抑制豪強免其橫侵消弭賊盜  
絕其暴掠害農者已去其半若農之自爲耗者亦不一端蓋軍國  
當多事之日大兵大禮大水大旱恃其平日之積事事撙節冀免  
凶荒若當承平無事之時奢淫心縱雖小民一念之淫佚可廢中  
人之產者有之上爲之發其禁令除每年供賦及仰事俯畜外有  
鮮衣怒馬崇宮盛筵者禁之有婚嫁侈費喪葬無度者禁之諸如  
習於奢俗慶生辰賀字號輒動打網請會戲筵綺席二三十數成  
羣者禁之或惑於邪教祈平安福造神道祠每至斂錢佈施打醮  
演戲月每幾舉者禁之如此等害農者又去其半件件留心禁之  
皆所以節其流也信此開節並至三年行之民足何難蓋求也藝  
如不能絕其聚斂道果安出竊意足民之道最要在上之清心寡  
欲故能大法小廉絕其橫征暴斂不令其不足乃叫足耳



漢龔遂之治渤海也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釐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益課收斂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富實訟獄止息芟充守桂陽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民得利益此皆藏富於民之道也龔遂之爲治全法孟子保民之策可見治道尋常無奇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已足矣

明楊忠愍公繼盛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乃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鬻所乘馬出婦服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忠愍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我曹穹帳亦舍之况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吾嘗聞狄道水磨甚多皆忠愍所創置至今爲一方大利又冬寒爲製入水皮褲民稱曰楊公褲足見官無大小卽一典史而實政及

民若此今之爲官者往往怠政苟安不肯爲民興一實利創一實業皆孟子所謂是不爲也非不能也

王太岳涇渠序云自中古以降生民風氣日開其於衣食切身之謀固非上古屯晦鈍樸以待上之纖悉教詔之也彼其智巧溢而貪競滋苟利所在雖立法禁限之猶且不能若其熟視而莫肯趨者則必土之所不宜俗之所不習與其力之所不瞻焉耳而上之人且嗷嗷然朝下令曰力爾菑畚暮下令曰盛爾蠶織彼民者未見其絲髮加益吾事也而百姓固已怨矣若此者非徒不適於衆情也且又不度己力之所任蓋漢之時嘗傳循吏矣農桑教化使其民親之如父母豈有他謬巧哉愷悌出於性成而經營之才足以副之然亦幸其時去古不遠法令省約訟獄希少吏得從容一意以自親於民而周知其便利隱曲之事又自丞尉以下若曹掾

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皆以儒生學士爲之行可以備察舉而才可以至公卿大夫之分務宣化而無壅闕撓抑之患是故上之誠意足以及民而民之奉令無不曉然明白以悅從其上夫是以教易行而事易治也後世不然官政紛於簿領吏能疲於聽訟州縣之吏既不能與百姓相見凡所舉事一以文具相承接而所任使乃不出乎貼承隸皂與鄉里保甲之長類皆閭里小人悍黠嗜利卑污無恥日伺官府點簽與其輩曹舉手相慶符紙一下驚擾四起如是而欲與之共民生之大計則亦何澤之能究何功之能集哉是故爲政者之舉動不可不慎也

田制不一善爲田者大抵皆取遂徑溝畛之遺意近水之處有圍田櫃田沙田塗田架田之制山地則有梯田之制詳見於農桑訣及勸農書康濟錄諸書惟田地少者最宜區田之法地少而收倍

古之人多有行之而效者楊員外景仁謂北方宜仿園田之法可備水旱至於圃田則種蔬菜果木其利尤大英人有善爲圃者擅五洲之宏利富過君侯安得有司有田畝經綸者教導一邑以爲之倡也

晉顏含除吳郡太守王導問曰今蒞名郡政將何先含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後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

唐劉晏爲轉運使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日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應蠲免救助之數及期晏卽奏

行應民之急不待其困斃流亡餓孳然後賑之由是民得安業  
戶口蕃息

唐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洊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  
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  
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流散勸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  
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  
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  
然埜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  
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  
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  
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  
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勸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

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明曾泉謫典史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貧窘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棉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積麥穀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完通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

明張需守霸州見民游食者多每里列戶置簿計其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及紡績之具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按簿驗之缺者必罰於是民無游惰不三年俱有恒產畿內蝗災捕之有法魏驥巡至其部異之下其法於諸郡

### 教民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人之與人相去無幾未有甘爲不肖者爲民上者素無教養之功一旦犯法從而

刑之且詡詡然自矜其鍛鍊之能夠距之術是賈子所謂無肉心者也孟子云不教而殺謂之虐痛哉言乎張養浩曰教民不至則犯禁者多養民無術則病饑者衆爲民牧而使其至此獨歸咎於民難矣哉段伯英嘗尹鉅野民有犯法受刑者每爲泣下或以爲過余則謂人必有是心然後可語王政且獨不聞古人亦有禁人於獄而不家寢者乎要皆良心之所發非過也

陳宏謀寄張侍御考書云居官者惟以缺地之美惡定宦途之順逆既蒞其地遂疾視其民不以爲民不知恩則以爲民不畏法而民亦從而腹誹之上下交疾而治不可問矣夫一門之內尙復頑良不一何況一邑何況一省正惟人有頑良也故設官以治之官其地者人情苦樂風俗美惡有不容己之情誼有必當盡之職守早夜孜孜求所以轉移化誨之道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善政於是

乎出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善教於是乎興所謂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也動謂民不知恩蓋先問己之有恩與否動謂民不奉法蓋先問立法之善與否居常持此以自勉猶不失爲循良之吏圖民錄云敬老所以使民興孝也吾敬其老彼焉得不以孝事父母乎故不特來見者當以禮接之有百年者就其家見之可也敬士所以使民興行也吾敬其爲士民焉得不以是爲趨而勉爲士行乎故不特來見者當以禮接之有賢而隱者就其家見之可也人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居是方而使一方之人無不悅令聞廣譽豈不休哉然而操之者至約也夫亦曰敬而已矣

葉鎮作吏要言云忠賢遺跡年久沉沒於荒煙蔓草者亟爲搜尋考核復其故址而表章之揚前哲卽以勵後人舉節一事貧族或



慮上下衙門胥吏需費竟有遲疑不卽呈報者須出示曉諭並留心訪實飭速舉報或略爲經理不至沒潛德之幽光且使人知節義之足重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凡治道去其太甚者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悌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與於行誼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吳顏邵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及非禮之祭小吏姿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

北魏李平爲相州刺史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郡之聰敏者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先是臺使多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誠

隋梁彥光爲相州刺史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陂妄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招致大儒每縣立學非聖賢之書不得教授

常以季月召集臨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  
並廊下若好諍訟墮業無成者則坐之中庭設以草具及大成  
又爲舉行賓貢之禮祖之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尅勵風俗  
大改

宋劉清之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  
賈莫不有勸勉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  
姻以時喪葬以禮詞義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  
訟日爲衰息又以士風未振每因月朔具酒殽與諸生輸情論  
學設疑問以觀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學者日衆  
則增築臨蒸精舍以居之所講先正經次訓誥音釋次疏先儒  
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用確然有可舉而  
措之之實

宋程顥令晉城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乃爲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其子弟之秀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宋張載爲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宋張栻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

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

宋程迥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無不感激悛悔暇則賓禮賢士或進子弟之秀者爲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祠廟非典不祠揭隱德潛善督表之以勵風俗

宋鄱陽彭器資每值月朔衣冠數十輩來見各拜跪進問起居而退客甚訝之問彭此輩何人彭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昔范文正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政以名教厚俗敦尙風義爲先鄉人仰慕咸傾嚮遂以成俗故至今爲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爲政之效可以爲法

清楊朝正康熙中知東昌府月朔望宣講上諭春秋徧歷郊野

課農桑歲暮訪高年者賚之其賢者尤尊異焉東阿教諭王璜  
事繼母孝歲荒救饑民數百監生崔允璧建橋通濟開設兩渡  
船朝正請於布政司並旌其門民有蠲金治道者置酒勞之由  
是人爭向義

清賂鍾麟爲塾屋知縣爲政先教化臨事裁決如流察微洞隱  
若家至戶覲人畏之如神渭水決壞城郭廬舍鍾麟齋沐臨禱  
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每春秋大會明倫堂進諸生迪以仁  
義忠信之道增刪藍田呂氏士約頒諸學舍朔望詣里社講聖  
諭十六條訪耆年有德孝弟著聞者召使見與均禮歲時勞以  
粟肉立社學擇民間子弟授以小學孝經飭保伍修社倉百廢  
具舉民有爭訟後悔願寢事者令兩造得自言慰遣之所案治  
卽豪右居閒莫能奪俗多錮婢女至老不嫁鍾麟下令禁止里

婦有拒姦自裁者爲具棺殮葬率僚屬爲文祭之李中孚縣人也數造其廬事以師禮

清沈端恪公近思爲臨潁知縣縣西蕃岡村俗甚惡近思創義學延師課童子手定程簿爲期使之來自覈其課及期村童數十人父母皆爲製衣冠坐牛車聯翩赴縣解乃按程簿覈其勤惰而加賞罰焉經旬復來子弟皆向學其長者日馴遜早納租稅恥爭訟近思又買田以歲入給師膳薪使久而無廢蒞潁七年膺卓薦以去士民攀車灑泣不得行

將吏法言卷五目錄

知事二

德化

禮士

巡鄉

田賦

催科

丈田

倉穀

學堂

警察

自治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Inside this area, there are several vertical lines that divide the space into columns. The lines are thin and appear to be artifacts from a scan or a redaction process.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table or a document page that has been heavily obscured or redacted.

將吏法言卷五

徐世昌

知事二

德化

爲官者使人見畏易使人見愛難畏則有所不敢所謂民免無恥也愛則有所不忍所謂有恥且格也尹翁歸之治東海張敞之刺冀州使人畏者也朱邑之治桐鄉卓茂之令密使人愛者也太史公謂鄭子產人不敢欺宓子賤人不忍欺西門豹人不能欺亦卽此義而吏治之高下亦於此分焉

後漢荀淑爲當塗長韓詔爲羸長賊聞其賢戒不入境陳寔釋梁上之盜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然爲令長者必須平素有伸弓之德化方足以威之不然是賞盜也未有不笑其愚者論者

謂四長之名古今豔稱之至跡其行事則以慈良之氣薰乎頽俗未嘗子子於爲民興利而除害也夫趙張之治具煩於卓魯而卓魯爲優者以道濟法也况於四長之德成於上者乎諸君有牧民之責者雖不敢上希四長然須時時存卓魯慈良之意勿專以酷烈暴躁爲能也

蠡縣大儒李明性嘗謂其子堪曰吾少思作親民官農時布衣羸馬一二平頭自隨踏行阡陌獎勤警惰與父老量晴課雨教子弟以孝弟忠信訟立讞決諭以和以忍訪抱道高士而造其廬酌壺觴商政治歸而庭署蕭然高歌虞夏此吾志也觀此便知儒吏作用與漢之張敞趙廣漢奚啻霄壤明性字晦夫子堪字剛主世所稱顏李學派者也剛主故人楊勤令富平聘主其幕堪謂學以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往謂勤曰富平亂國也治法宜嚴教

之禁鬪爭止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強扶弱行之期年民俗丕變  
乃語以崇孝弟興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民興利百廢具舉關西  
學者聞風麇至學禮學樂學易學兵陣後以省親辭行士民餞送  
十餘里不絕其門人郭金湯令桐鄉往爲之治期年政教亦大行  
明性父子皆抱道不仕一則自言其志一則佐人以行其志其設  
施方略皆本王道足爲後世法矣

呂氏春秋宓子治亶父三年巫馬期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  
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  
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  
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闔行若有嚴刑

漢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教以禮讓徙東郡上禮義好古教化吏  
無追逋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

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議罰門卒當車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遂待用之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

漢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有爭亭長借牛不還者恭召亭長敕歸牛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泣涕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

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使往廉之恭隨親行阡陌坐桑下有雉止於兒傍兒不捕雉使問兒兒曰雉方將雛使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禁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遂還府具以白安

漢秦彭建初元年官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

漢吳祐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訟者輒

閉闔自責然後斷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闔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闔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安邱男子母邱長從母行市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邱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隨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

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漢仇覽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大化考城令王渙政尙嚴猛聞覽以德化民署爲主簿謂覽曰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乎出一月俸爲資送入太學漢劉矩爲雍邱令以禮讓化民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於路得遺輒求其主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漢劉寬累官南陽太守歷代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善



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自責每行縣上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魏杜畿爲河東太守既平高幹張晟之亂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有訟者畿爲陳大義遣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若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特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晉許遜爲旌陽令誠吏胥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悉開喻以道

吏民悅服咸願自新其聽訟必教以忠孝慈仁又擇秀民之有德望者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日銷又活流民數萬計鄰邑歸者如市啟行之日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乃於宅東隙地結茭以居多改氏族以從許君之姓故號許家營焉

隋趙嘏除冀州刺史市多奸僞嘏造銅斗鐵尺置之肆間百姓稱便上聞而嘉焉詔天下如其法嘗有盜田中蒿者爲吏所執嘏曰此刺史不能宣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盜感泣過於嚴刑

宋范純仁尹洛陽時謝克家自河陽來至白司馬坡歇店中林馬見老翁負暄牆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坐負暄如故略不詰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無求必鄰

家戲藏爾謝以爲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翁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忠宣當時信及百姓如此

元盧琦知永春縣始至賑饑饉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蠲榷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入邑境盜望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耶爲大夫民者何幸之大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琦因立馬諭以禍福皆投刃請縛酋以自贖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

清張燠知登封縣登封自明季遭寇亂比歲不登民多失業燠至革除私斂招流亡督之耕種相土宜分種木棉及諸果實蒞官甫五月大修學宮會諸生明倫堂深言一體之義其爲政一

以敬恕爲基期於使民各得其所復嵩陽書院延耿先生介爲之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以揖讓進退之禮月再集民讀法置善惡簿爲勸懲閒策蹇驢歷民舍問所苦恤其熒獨有小爭訟輒從阡陌間決之進父老子弟教以孝弟忠信廉恥禮義之節聞者莫不灑然易慮甲長申爾瑞負稅且受杖路拾遺金二兩視其封則輸稅金也疾走衙前俟失金者反之壙詰爾瑞曰爾旣拾遺盍充稅可免責而乃反人爲對曰小人安命甯受責終不敢利人之財壙曰義哉此奇男子也舉爲鄉約旌其門縣故多衙胥時獄訟日尠諸胥稍稍自引去操耒耜爲農氓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家設位旦夕尸祝大書官清民樂於門耿介稱之曰年來嵩潁間別一世界矣其程張二子晉城雲

嚴之匹亞乎

禮士

爲一邑之宰大或百餘里小或數十里一人之耳目萬難周悉到任之始必須先訪地方中二三賢仁廉正之士以禮延接用備顧問子賤爲單父宰有賢於己者五人子賤師之而稟度焉用能鳴琴而治夫子聞之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惜不齊所治者小也漢陳寵爲太守漢和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後徙東郡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故所至稱治兒寬爲左內史卑禮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相與不求名聲吏民大

信愛之論者謂黃霸治潁川不聞求一賢師一士而獨任聰明以爲理故僅優於一郡不能宰天下也竊謂爲治無大小皆必待人而理故子游爲宰夫子先以得人爲問也

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最爲官斯士者第一要事不但相助爲理也而人心風化莫不由此任延爲會稽都尉年方十九到官靜泊無爲唯先遣祠延陵季子每行縣輒慰勉其孝子聘高行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有龍邱萇者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就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自謁府門願備錄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相宦焉郭伋牧并州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王堂爲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

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之數人者禮賢下士其收效如此故曰勞於求賢易於任使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書曰能自得師者王治國尙然况一道一邑乎

說苑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扳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善哉陽晝之喻觀士紳之賢與不賢卽在於此立品自好之士未有輕入公門者爲有司者能先於此留意則一縣士紳之賢否得其大半矣

袁守定圖民錄云何易于爲益昌令召年高坐以問政得失張橫

渠爲雲巖令每於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庭親爲勸酬問民疾苦且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潘德麟爲江東提舉行部所過延見父老問疾苦及吏治得失爲令者果能每於月朔召近城父老敬而禮之問一月所行得失及應興應革之故其因事往鄉父老來迎卽坐而問以一鄉之事於政事必有裨益昔毛碩爲曹州刺史有書生投書於碩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以此嘉之夫古帝王設謗木使庶人謗於路商旅謗於市無非欲聞謗以知政事之失而日遷於善也居州縣之職事叢於蝟安得無錯正宜風聽臚言以自改滌若聞謗而怒亦謬於聖賢之道矣又曰管仲樂譏諫之言蕭何設書過之吏呂岱喜聞已過諸葛武侯使羣吏攻其過失古人孳孳若此者誠恐一己之徑情未當冀取證於人以爲後世之戒也今



雖不能以一己之是非證之胥吏苟兢兢惟恐有失則隨處可以  
諮問知物議所在而亟改之其於民也必無拂矣丁日昌曰昔王  
文成公以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八字書之牌上令人持於關前以  
求善言咸豐時林文忠公則徐亦以八字書聯自警卽此意也  
清世宗頒行州縣事宜云紳爲一邑之望士爲四民之首在紳士  
與州縣既不若與農工商賈勢分懸殊不敢往來而州縣與紳士  
亦不若院道司府體統尊嚴不輕晉接然其中優劣不等淑慝攸  
異則待之固自有道也待之之道無他曰以禮法繩之而已有等  
憑藉門第倚恃護符包攬錢糧起滅訟詞出入衙門武斷鄉曲者  
廉訪確實是必具詳參革嚴加懲處使頑紳劣士知所斂跡不敢  
妄爲蓋稂莠不除非所以植嘉穀也殘暴不去非所以安良善也  
果其爵尊望重德邵年高品行端方學問宏博者有司臨蒞是邦

則交際自不可少地方利弊可以採訪政事得失可以諮詢歲時伏臘講射讀法之餘可以親正人而聞正言上之有裨於吏治次之有益於身心所謂事賢友仁端在乎是不必以謝客爲高也袁枚曰百姓之上尙有紳士凡今之閉門塞竇而不見客者其中有所不足也古人於一邑之中有鄉先生鄉大夫歲時伏臘飲後習射當其時豈有苞苴竿牘之嫌乎作吏者日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賢士大夫不特天闕下情而且無以自輔

汪輝祖居官立容言簿初到見客卽問其里居風土再見則問其里中有無匪類盜賊並其年貌居處皆詳問之而告以遲遲發覺必不使聞風歸怨故紳士無不盡言者客去一一手記於簿或問其某多平原某多山澤與某里連界亦手爲詳記扇之篋中置之內室將升堂逐一檢閱有改名具詞而與所記年貌相類者粹然

詰之其真立敗或爭水利等事聞以所聞正之觀者驚爲不測不  
半年而訟師盜賊他徒匪類匿跡上官問境中利弊皆能詳對勞  
心者不過半年而逸以數歲此皆簿之力也何士祁曰紳士之公  
正善良者固宜資以備采問若著名敗類不但絕其往來並須加  
之懲創茲響雖虛聞者知警而招搖之弊可免矣吾謂未到官之  
前宜先訪明紳士之賢否記之於冊既到任以後再考其鄉評物  
望察之以言試之以事斯得其大凡矣總之士之自重者絕不肯  
輕入公門好與官吏交通往來多非善類此則易見者也

### 巡鄉

巡游鄉里最爲地方官第一要事亦第一樂事當春耕秋斂主伯  
亞旅咸集田疇公務之暇單騎巡游問晴雨課桑麻播種如何收  
穫如何農之得法與不得法地利之宜與不宜勸其蓋藏勗其勤

儉慾游手好閒之輩獎孝弟力田之人路旁籬下與其間二三父老殷懃慰勞聞其憂則爲之恤聞其喜則爲之慶官民相習有若一家如是而風不移俗不化者未之有也所忌者官自恃其爲官氣象詞色之間有拒人千里之勢百姓見其氣焰將趨避之不暇其尙能與民親哉

陳宏謀云州縣乃親民之官下鄉乃親民之時雖無擾民累民之事須時存惟恐擾民累民之心周歷一鄉可使鄉民羣聚樂觀毋使鄉民愁苦相對必使民幸其復來不可使民憂其再至斯爲美舉周召公爽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隴陌之間廬於棠樹下以蠶桑耕種之時弛獄訟出居民使得反業人懷其政如此民有不望其來而羣居樂觀者乎

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農耕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洫以廣灌溉郡中莫不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訟獄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宋李允則名臣也有邊才政以便民爲主傳稱其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盜發輒獲人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周敦頤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劉誼知漢陽每遇暇日必微服私行於大別山中日與田夫野人語凡政治便否民間疾苦無不詢訪事有未便度其可革歸卽改之不敢自以爲是古之人勤求民瘼若此

謝金鑾治法論云下鄉之時不厭其多遇耕民則問晴雨相慰勞

與談辛苦察其家口子婦能孝順否兄弟能友愛否地有遺利人有失業否遇秀才則與語讀書行誼入書齋察童子孰聰穎可成就詢所讀書爲正句讀提講解當說則說當勸則勸雜以歡笑使相浹合遇食則山蔬脫粟皆可食坐則土堦蘆蓆皆可坐如此所至聞風相率而來遇小事便與立斷不用告狀行之二三年則諸鄉之是非賢不肖皆了然心目如此則何利不興何弊不除何兇不可緝哉

作吏管見云州縣官職在親民境地寬廣人民散處官駐衙門除審事比較外不能與民相見焉能與民相親巡歷鄉村所以盡親民之職守行親民之實政也凡踏勘田山相驗人命所到之處不妨停驂稍坐招集士民耆老諮詢僻地不常經過者不妨迂道一行到任數月半載之後必須處處皆到處處之民皆得與官長相

見聽話乃不負巡歷之行克盡親民之職常見有在任數年而足跡未歷四境者名曰親民實同遙制如此那有善政善教至於縣官下鄉所經過之處士民環相觀看士女兒童羣來認識官在與中還宜返躬自問若輩如此心中畏我乎愛我乎抑銜怨於我乎指罵於我乎或心中有何利當興何弊當除望我爲之經理乎我果能爲之經理一一於民不虛此望乎於我不負此行乎不然與迎會出遊之神佛泥塑木雕受人香燈拜跪耳目全無聞見者何異乎願州縣官巡歷公出時切爲警省也丁日昌曰不能爲民興利除弊卽與泥塑木雕無異彼居心刻酷處處擾累者又在泥塑木雕之下矣

### 田賦

孝邑縣志載有梁鳳翔塊田一法田地糧賦最爲清晰晉省各縣

多行之者其言曰孝邑五鄉二十三里一百七十八會以里統會大者五六會爲一里小者十數會爲一里以一會爲一塊造册各二本臚編花戶的名田糧確數總散分合務期相符存縣一本每里選德行一人爲耆約給一本使收掌之俾徧民周知自某年始定立章程如樹之根柢不可動搖後有交易者但繳知單更換姓名田坐處所不許挪移總使此會之田不許跳入彼會此塊之米不得飛入彼塊以人從田不許以田從人卽有強豪憑何兼占卽有奸宄從何欺隱每年終將授受開收之戶另造更名析戶册各二本收掌如前例俾內外畫一歷年不替雖百世以後溯流窮源可按籍而考遇節歲開徵各會發單一張給里約使里約傳催會甲會甲傳催煙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煩差比人樂輸將此周禮均士之法同井之意故曰塊册所以維鱗册戶册之變而善



始善終者也。比類以推，一會一塊也，一鄉一塊也，一里一塊也，一縣一塊也，擴而極之，天下一大塊也。則以此塊冊之法，塊天下之田，亦可。王制軍俊按照村冊催科用鱗次挨滾之法，與塊田法大意略同，亦可仿而行之也。

墾荒之事，不宜急責升科。久荒之田，墾經數歲，然後成熟，賠墊既已不貲，而所入又薄，不足輸稅。故人懷觀望之心，惟有酌量寬其限年，久則易荒成熟於國稅原無損也。順治時朱之弼因天旱疏陳山東撫臣耿惇、河南撫臣賈漢復以墾荒蒙賞，而百姓以賠墊受困，歲增賦稅，大約多得於鞭笞敲剝，呼天搶地之子，遺怨苦之氣，積爲沴厲。凡若此類，祇圖見好於上，不顧貽害於民，雖善政亦適成爲虐政而已。

清湯文端公金釗爲吏部侍郎時，孫玉庭以南漕浮收不能盡

去議請八折收漕金釧爭之曰康熙中奉有永不加賦之明詔此大清億萬年培養國脈之至計也前有議加徵耗米及公費銀者均經戶部以事近加賦議駁今准其略爲浮收則不肖者益無顧忌而浮收且十倍於往日雖告以收逾八折卽予嚴參而前此逾額者何嘗不干嚴譴卒不聞爲之減少獨於新定之額恪遵而不敢踰無是理也在督撫奏定之後不慮控告浮收在州縣縱有發覺又將巧脫其罪是限制仍同虛設徒爲盛朝開加賦之端臣竊惜之疏入事遂寢

清陳恪勤公鵬年爲江甯知府會聖祖將復南巡總督阿山召屬官議增賦衆無言而注目於鵬年鵬年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加也

清童華雍正時知蘇州府其爲治精勤廉幹發奸擗伏如神事

有不可持之甚力當是時有詔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來江蘇負課千二百餘萬巡撫督責急速捕追比無虛日華固請寬之巡撫怒曰汝敢逆旨耶華曰華非逆旨乃遵旨也皇上知有積欠不命嚴追命清查者正欲清其來厯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以俟聖裁此詔書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徒以十五年積欠竭竭然求完納於一時是暴征非清查也曰汝欲云何曰限華三月當部居別白分牒以報巡撫默然從其請乃量釋獄繫者千餘人次第造冊請轉奏未幾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下詔嚴飭如華言

### 催科

趙清獻公廷臣疏定催徵之法先陳八弊後陳八法徵糧利害盡

於此矣且言八弊之外又有旁費小民止此膏血多一分旁費必致少一分正供而減卯寬比及先比見徵後比帶徵尤爲留餘力於民之法徵糧之能存乎其人不在乎法官誠能以愛民之心爲心寓撫字於催科之內民各有良未有不踴躍輸將者然尋常之吏若依清獻之法行之亦公所謂得半之道也

催徵得其法百姓受無窮之利不得其法百姓受無窮之害是故加意百姓之有司必於催科致其殷勤加意有司之督撫亦必於催科試其賢否其術無他擾民與不擾民而已夫國家維正之供皆民所視爲當然之急務誰肯甘心逋欠以身試法故催科得其術則民之急公更有甚於營其私者所謂寓撫字於催科之內也晉劉超爲句容令推誠與物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

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唐韋宙爲永州刺史縣舊置  
吏督賦宙聽民自輸家十相保賦入常先期宋張九成守邵州既  
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  
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寇準知巴東成安兩縣每期  
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楊  
萬里知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民市中民謹趨之  
而賦自足葉衡知於潛縣徵科豫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  
遣一吏而民爭先納賦王十朋凡歷四郡民輸租俾自槩量聞者  
相告宿逋亦願償若此者無他奇術不擾而已袁守定曰民擾之  
固納不擾之亦納特爲書差所誤則多此一擾矣

差役墊完最爲窮民大害爲官者以錢糧逾期不完樂於掃數報  
解於是有差役掣票代墊之舉其催欠完之戶則加倍或數倍索

取代墊之利而又假意示好窮民零星收取用蠶食之法不使一時歸清有一票至數年不銷有一錢至數兩不止者又有甲戶之糧索之乙戶更有挪新換舊以大改小戴帽穿靴等弊故差役墊完之弊不可不嚴爲革除爲民造福

蔣伊臣鑒錄云元袁介嘗掾松江有踏災行云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魑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犂與鉏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卻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官糧吃官棒

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  
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  
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卻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  
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  
賣與運糧戶卽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  
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  
聞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  
我是今年檢田吏此詩可爲民牧勸又霍洞管宿田舍見吏催科  
詩云北風吹晴屋滿霜翁兒赤體悲無裳閨中幼婦飢欲泣忍飢  
取麻燈下績一身勿暇私自憐鳴機軋軋鳴窗前織成五丈如霜  
布翁作襦裙兒作褲明朝官中催租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必歲饑  
見守者出游詩云朝來五馬去尋春誰信家家甌有塵枕席道傍

宜細問恐非芳草醉眠人守聞爲之罷游

清李沅順治時宰婁縣縣苦於催科沅與民約令分月輪納不事追呼

清陸清獻公隴其知嘉定縣邑多逋賦隴其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爲限屆期輸半卽免杖一士人經月無所輸隴其曰是非故逋賦者察之則新遭憂也卒不追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月數千緡自隴其不事敲扑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其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

清牛運震知秦安縣縣聚曰西固去治二百餘里村民輸糧苦運費多積逋運震單騎往問所苦民請以銀代許之自是無梗化者

清沈光榮康熙四十年知河內縣徵科不用敲扑設盒酒花帛



召諸里老令逋課者跪堂前斟酒進他里長之畢輸者飲之爲簪花被帛鼓吹導出中門由是輸者畢至

清陸師康熙中知新安縣春徵先勸富戶輸旣徵卽以解秋則減其耗令自封投櫃

清衛立鼎康熙中官盧龍知縣地當兩京孔道驛使旁午立鼎悉自營辦一不以擾民先是縣中徵糧勺杪以下皆用升合量徵草以銀代仍買草民間而低昂其直立鼎令輸戶合奇零統歸斗斛及額而止納草者不用代民甚便之

清劉士銘雍正初知聞喜縣聞喜故劇邑政弛吏偷逋賦累歲民大困士銘至則與父老約行滾單法滾單法者縣出單書賦戶名先甲次乙甲受單輸賦畢而單至乙乙輸之如甲以次及於一縣賦戶畢然後上單於令者也父老皆頓首曰如約於是

行之如法國賦歲入民無謗者

清劉大紳乾隆時知曹縣嘗出巡鄉曲間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大紳願語之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語聞於大吏怒謂曹縣令經緩征矣急遴能吏往代征至則新賦已如期完因議征乙巳丙午逋欠計四五萬兩有奇聲言不足數卽以他人易之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三萬餘兩由是膺上考

### 丈田

清丈田畝有灰算棕網方田諸法而方田最善然王安石行之而天下騷動者以奉行不得其人也又其法每千步爲一大方方立大標竿以石爲之百步爲一小方方立小標竿以木爲之處處設此此費從何而出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朱子清丈潭泉未聞擾民

之事其要總在縣官得人耳

宋嘉定時請行推排之法以掾經界不正之蔽松滋尉張洽令民自實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元卜天璋爲浙西廉訪副使饒州路總管更田制亦聽民自實事無苛擾此亦清之之一法也

宋顏師魯歷官所至子諒公誠而出之以坦易所舉皆便民之政嘗奏言民有墾田未授租者但當正其租不宜繩以盜種法失劭農本意遂著爲令今清丈地畝正宜以此爲法不可以久未升科遽行罰辦又民間領地墾荒其初大半不計畝數以廣招徠及後成熟清丈之時亦宜念其承墾不易寬其畝數不可過爲刻覈失勸農之意

唐宇文融爲帝言郡縣戶口多隱匿避徭賦甚衆請加檢括清

逃戶羨田以佐國用於是遣融充勸農使分置判官十人括正邱畝州縣承風旨張虛數爲功得亡丁八十餘萬田稱是百姓愁苦融召入鴻臚卿兼戶部侍郎坐盜官子錢巨萬流嚴州死宋馬人望爲度支判官會簡括戶口人望未兩旬而畢同知蕭保先怪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取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

明危嶽爲吉安推官安福民苦虛糧嶽閱籍歎曰綺羅坐享其粟藜藿日削其肉三尺之謂何於是行文量法禮庶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矣爾各宣其力無吐剛無茹柔萬物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於大吏及僚友日請無貳於浮言無搖於橫議以壞於垂成於是分野授任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身以匹馬從二吏往覈之

陟巖壑犯風雨弗顧也妻亡殮之復出可謂體國恤民之至矣  
清沈光祿起元攝臺灣府臺田賦最重然率多隱占民不甚困  
時丈量法行占者不得匿文良謂起元曰吾欲使臺田悉視同  
安下則起賦但恐不及故額致部駁奈何起元曰某籌之熟矣  
宜令著籍田且仍舊額而丈出者視同安起科俟隱占既清更  
減舊額重者均於新額之上則賦不虧而民不病文良以爲然  
清紀遼宜知瑞安縣會丈田之役例派新灘畝四錢民既苦不  
均而弓人算手又皆自外募任意增減與胥吏相倚爲奸利遼  
宜曰瑞安之事當與瑞安人共之此圖彼社交丈互勘弓算皆  
用土人董率責之紳士壤址相錯則耳目難欺儕輩相監則隱  
瞞無自丈勘一定戶給由單此百年之利也士民間此議皆翕  
然樂從事且願畝出銀二分爲清丈費不復派之新灘之地遂

以此議上之

清定興鹿賓知桂陽縣會有丈量之令賓令民自丈而親履之不旬日事畢而民不擾

### 倉穀

近來社會之穀積弊甚多有名無實有社長侵蝕化爲烏有者有捏名作借者有將穀石存儲社長之家不容鄉民赴借者有刁紳劣士把持霸爲己有者有從前侵穀名雖報完而至今仍難著追者有出借數多還倉數少者有地方棍徒先則強借後則抗欠社長畏其無賴隱忍報完且俟將來彌補者凡此之類地方官宜切實稽查認真經理勿畏難勿避怨勿存姑息之念勿懷苟且之心庶幾良法美意可以永久遵行而無弊昔陶文毅公鑒社倉侵挪蒙混之弊又創爲義倉積穀之法然經理亦視乎其人與社倉無

大區異也

清頒州縣事宜云借穀弊在捏冒法當清查於未借之先嚴究於既借之後而捏冒自絕是必將借穀冊領先與牌甲糧冊查對果係牌甲有名卽係實戶糧地無多卽係貧民設有頑紳劣衿奸牙積蠹串通鄉保地方假名冒領一經查出卽照定例詳革枷責倍追鄉保地方嚴審有無受贓分別治罪其百姓所借之穀本年十月內亦必催全數還倉不使拖欠顆粒則倉廩充實緩急可通出借之時一任鄉保地方遞領混借追還之日又聽紳衿牙蠹出頭應比挨至次年春間又不執法詳革究追反爲倒換領狀改舊欠爲新借以愚盤查官之耳目則弊復生弊年甚一年而倉穀益難清迫矣糴穀弊在短價法當照時公買不可發給斗戶及鄉保地方分發里民以致輾轉侵扣虧短價值還穀弊在多收法當原斗

平量不可任聽書役斗級家人需索斗錢多量斛面百姓運穀到倉或糴或還俱必隨到隨收勿許措勒守候如此則春糴秋糶春借秋還百姓沾接濟之恩倉儲無紅腐之虞積弊除而良法行矣蔡世遠曰歷代建倉以備歉者惟漢之常平隋之義倉最著常平積之自官義倉斂之自民較其利弊各有短長焉義倉則懼有司之勒民出粟或因以多科也然民儲粟而還散之民則於散時爲便常平則懼有司之拘守公法或賑給後事也然官有粟而還儲之官則於儲時爲便要是一二策皆所以爲國養民政之善者也得良吏以行善政斯皆無弊矣宋孝宗班朱子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乃受其弊黃震謂置之自官與朱子本法異者固亦致弊之一端要之掌司不得其人則公廩之實未有不漸入於私橐者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



朱性齋作吏管見云地方緩急接濟在官則有常平倉在民則有社倉常平或糶或借官主之社倉有借無糶社長主之若竟將社倉穀視同常平倉穀一切官爲主持擊社長之肘民不能隨時借還則與社倉本義相悖若地方官竟不留心一任社長出納其間以完作欠私相挪用或地方衿棍把持舊欠換領改作新借以致社倉空虛有名無實流弊不可勝言全在慎選社長得人必訪各鄉之好善富戶主持之方可得行其志州縣宜明此義分別辦理乃可荒歉有備民間實受接濟之益

張維成知無極縣其理常平倉穀不用地方蓋廠自置一布篷日坐倉口每次捐制錢二十千倉書斗級各半以爲飯食蓋直屬多有斗錢每斗二三文不等維成痛除之犯者重處收入亦然出入准其平不許高下其手每年皆出至六七千之額計勞頓近兩月

然樂爲之而親自散發絕無捏冒故無不歸倉者出借時米價爲平稱最善政

王植嘗試語云社倉之法宜勸民多置而官爲經理以善其事立社正社副各一人掌之有各姓族長以糾其族挨戶甲長以領其戶其出以春凡社中有恒產者皆得借給而現在公門及游手無田者不得與間有必當借者則聽其族長保任之佃田者田主保任皆限以十月全完否則保任之人是問其收斂略如朱子之法有年三分取息小歉則半大歉蠲之而每石則取三升以備耗折俱出入平概其始捐之籍二俱請官鈐印一存社正副所一送官備案遞年出納之籍亦二則社正副各存其一以防遺漏錯誤遇期不償稟官追之且除其籍不得復借實在逃亡貧甚者公議免償仍註所少之數於籍此大略也蓋倉社之行有數利焉秋間量

捐明春仍得借出以公儲爲外府利一宗族里黨聯爲一體利二豐歲無容出借然至青黃不接時價必稍昂一出入轉移間可以益多利三歲有六百石豐年之息約十一年可得萬石穀至萬石可以永免其息卽遇凶年社中亦可分濟餘利利四餘利既多如社學橋道隄防之類社中可以公議推行利五小歉之歲社有餘穀可以減價平糶使鄰社均沾利六余在和平日社穀出借報上後有實不能還者每多追呼擾累余令止報十分之八收還之時以八分之餘穀補二分之缺耗通融以濟不至累民社正副皆以爲便後官遂仿而行之亦一道也

### 學堂

各國廣設學堂之意重在教育普及使一國之內無不讀書識字之人而教育宗旨必有所趨重往時歐洲強國有以軍國民爲主

義者美洲強國有以民權爲主義者皆以小學爲之權輿我國以農立國自有書契以來士農並重周以圭田養士漢以孝弟力田詔民是我國教學之主義當莫過於農自孟子亞聖荀子大儒其講學皆以農爲急務後儒不學惑於利祿勸學之說佔嗶之始卽以仕進爲志馴致務學者其名干祿者其實世風之弊治道之壞何不由斯近甲令有文科實科之分卽救斯弊總之教育普及原非期人人盡入大學各縣立學宜知我國所重當就初等小學半日學堂力爲推廣凡其土之種植所宜皆可編爲教科書萬不宜令入學之初卽以利祿爲希望而邊地各縣蒙文纏文不妨兼習其牖於宗教難習漢文者亦可以農學譯爲蒙文纏文以相教導有清之季各縣好名者往往立一小學堂銳意鋪張糜費不可勝言而無益於教育而粉飾以應者又率舉一村童字塾亦名爲學

堂殊不知興立學校皆漢唐循吏所優爲而非仿於東西各國惟教育主義知事宜默寓操縱於其間近有棉業茶業蠶桑等學堂臨民者善會其意皆可寓其用於初等小學半日學堂之內今歐戰告終環球有智慮者皆知國家所以存亡不在珠玉金銀而在菽粟布帛之有無我國地處大陸農產極豐推廣教育者尤宜因時因地知所重也

漢文翁景帝末年爲蜀郡太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京師受業蜀地學者比齊魯焉

漢寇恂爲汝南太守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受學焉

漢景毅爲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侍御史

晉范甯除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志行之士莫不來宗期年之後風化大行

宋程顥爲晉城令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明段堅景泰中授福山知縣刊布小學俾士民講誦俗素陋至是一變村落皆有絃誦聲成化初賜敕旌異擢萊州知府改知南陽召州縣學官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指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約聚士民講說引疾去士民號泣送者踰境不絕

### 警察

警察之制仿於周官漢之游徼卽司警察之任明清以來綠營之分汛地方之保甲所司皆警察也今分汛已裁保甲亦廢自不得

不趨重警察以維治安前清末年有鄉鎮巡警之議迄難實行蓋鄉鎮與城市不同村落又與鄉鎮不同籌費難易往往判若霄壤奉天於光緒末年卽辦警捐一州縣有至數十萬緡者腹地賦重物力維艱自難盡望如奉省而自民國以來各省辦警備隊者亦多取之於民負擔視昔已重而偏僻地方仍難遍及計非酌分辦法不可大城鎮大商埠設置自易此外陸路水路偏僻村落或仿昔時團練辦法合數村十數村而設立警士或分設山路警察水面警察就險隘處所聚集以備捕逐總期因地方之便而勿多糜費而查核戶口等事警察有難遍及者兼可委託鄉社料理庶收警察之效而無其弊且舊制綠營分汛在關津山隘者多爲盜賊之所素聚商旅之所從出果能以警察代之自足保安良善又惟埋初起勢力未張警政修明掃除亦易總之知事重在保民而清

盜賊詰姦宄之源實在警察謀費固第一難事而造就警官警士尤不可無練習之地校試之方蓋查護道路林木防守一切官物民地皆將惟警察是賴警官警士不得其人亦徒爲民害而已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昔時實行保甲者良有司則易以爲治貪劣者則反以擾民召患今之警察亦猶是也是在知事之善爲措置他若司法警察之屬亦宜使稍更學問自重品格蓋此項人等現均有薪費有出路固當令有以別於昔之隸役也

漢韓延壽爲東郡太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

魏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



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

北齊蘇瓊爲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

宋曾鞏知齊州行保伍之法使譏察行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

明王守仁巡撫江西行十家牌法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差役習某

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審查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指諸掌

明萬觀知嚴州府郡東七里瀧有漁舟數百艇時肆剽竊乃下令編十艘爲一甲各限一地使自爲巡警有犯必連坐不匝月剽竊之患盡除

明胡有信爲廣東順德縣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四鄉鳴鼓而援之不援者有罪由是境內甯謐

清趙吉士爲交城知縣康熙初羣盜麻起吉士到官山民投撫者數十人人給一示令招徠其黨大閱於南門外分鄉營兵列左右士民願與校者聽得技優者百人賞錢萬退而喜曰民可

用也其年饑錄山中貧民七十人完廨舍使家人與雜處日狎  
詢羣盜陰事悉白遂申警備集鄉大夫於明倫堂諭以城守不  
嚴俾家出一丁與民均役分夕巡每夕得百二十人設城總督  
之怠者罰城中肅然遂行保甲團練法十家爲甲設牌遞輪輪  
者爲甲長十甲爲保保有練總百家以上聯爲鄉鄉有督有犯  
法者甲長告練總練總告鄉督達於縣匿者連坐不入甲者以  
姦民論法旣行鄰盜相戒毋入交境

### 自治

清末鄉鎮自治頗仿古鄉亭之治周里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  
比長縣正以下有鄙師鄣長里宰鄰長漢鄉三老嗇夫亭長選任  
皆重顧亭林尤重鄉治謂天下之治始於里胥今一縣大者數百  
里村落千餘欲董以知事一人之智力其不及者勢也近代各省

州縣鄉鎮村集有公正公直社首鄉耆之類實鄉亭之職曾文正之平捻匪先嚴誠寨長圩長清末山西山東大吏迭請整齊鄉社民國以來山西亦有村長等辦法皆所以求民治之進行輔知事之不及然知事於考察鄉社多未注意往往聽蚩蚩之推舉任豪猾之把持致善政良法百無一舉若戶籍田土商業等事關政本者無一得其詳實非所以澄治源也北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選擇明洪武重里老故明初政治亦舉今新疆各縣鄉約本回目之遺遴選頗重故於其縣急切之事咄嗟可辦日本亦有村長蓋今之鄉鎮自治關乎實業及善舉者尤多若村社首董不得其人則利民者反以害民此尤不可不加意者也

漢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

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  
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爲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  
不絕

漢秦彭建初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爲人設四誡  
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  
肉勸勉之

漢仇覽一名香少爲書生澹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  
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  
事旣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  
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

宋程顥爲晉城令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  
恤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宋陸九齡乾道中調桂陽軍教授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  
剽廬陵聲搖旁郡舊有義社羣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  
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  
長則五兩之率士而恥此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  
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

明王源正統中爲潮州知府刻藍田呂氏鄉約擇民爲約正約  
副約士講肄其中時偕僚寀董率



將吏法言卷六目錄

知事三

獄訟

批詞

律例

速訊速結

使訟者盡辭

宜詳慎

戒回護

戒偏

慎刑

慎罰



執法

命案

親族之訟

使無訟

將吏法言卷六

徐世昌

知事三

獄訟

今制司法獨立獄訟固非知事專責特以各省限於經費各縣審檢兩廳多未完全成立知事仍多兼理而獄訟關係民生最重歷代法令及史策所載循吏莫不以此爲先前清法制尤密其嚴者州縣有以積案百起以上而遣戍有以失入重案而論抵有因一案之平反及改讞而譴及一省讞案之督撫司道及十數州縣者而州縣訟牘之積壓讞斷之冤謬班管之私押傳案之勒索仍不能免今刑律雖新而各處舊習亦未盡洗滌大約獄訟辦法不能盡同重大者宜詳爲研鞫疑難者宜格外矜慎至於尋常詞訟仍

以舊制速訊速結爲主今制又分民事刑事刑事中重大疑難者較多民事內如債務等則又往往以傳證不齊彼此翻訴延而不結徒爲姦宄之利而貽良善之害是非良有司之明察善斷不爲功總之早結一案卽民減少一分痛苦又或有拘泥法令致訟者有所忿激以輕事而化重案以細故而成鉅獄此又非準酌法意審習慣權事理平情以處之母使因結訟而生訟又不可不知者也蓋民間疾苦惟親民者能矜恤之人非情不得已豈肯興訟及其成訟則仰望於聽訟者爲之釋忿解怨情豈減於望歲奈何漠視之而使受訟累也嘗見州縣官初到任能斷一二獄卽時頌聲載道其不能者則民間疾首蹙額若皇皇失所依可不勉旃可不勉旃

### 右論獄訟

凡批呈詞或駁或准宜度情酌理出以莊語若自逞才能戲笑怒罵非惟受者難堪而輕薄之行亦非爲民上者所宜出也

白如珍刑名一得云善聽者只能剖辯是非於成訟之後善批者可以解釋誣妄於訟起之初果其事勢不得已必須審斷而始結雖驅小民跋涉亦難惜也如其事真僞顯然不過紙上片言可以折斷而亦差傳候訊卽情虛者受其責罰而被告之資財已遭浪費矣事無情理無確據或係不干己事或僅口角負氣等情一批而不准再瀆而亦不准者必須將不准緣由批駁透澈摘指恰當庶民心畏服如夢方醒可免上控此等批詞不妨放開手筆暢所欲言但須字字有所著落不可堆砌浮詞也

### 右批詞

宋張乖崖詠善斷獄治蜀有政聲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

者必爲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孝義爲本可見治獄者善用律非死物也

清朱休度知廣靈縣善決獄嘗曰律則一耳然南法輕北方案多情輕法重稍忽之失其情矣能無任不枉殺一人

清汪輝祖乾隆時爲甯遠知縣治事廉平尤善色不爽鎚銖及其援據比附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當人頌神明而輝祖益歛然按事畢輒問堂下觀曰允遇罪人當予杖者輒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道父母膚體也奈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與語罪人或對簿者反代爲之請得免卒改行爲善良

清陳清恪公誥嘗慨酷吏深文擊斷曰律者聖人

心著之爲精義之學者也作讀律述

清徐撫軍士林嘗曰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亦如之每讞獄定必先摘大略牌示始發繕文册吏不得因緣爲奸

右律例

民間訟事宜隨到隨訊隨訊隨結卽偶失斷不平民亦不至受無期之累况獄貴初詞毫無支節一訊了然尤易斷結乎倘或怠慢不爲直理或積壓遷延遠則經年近亦累月一人淹獄一家寢食不安佐證之人皆相率不遑晏息耕桑者失其時工賈者失其業論者謂廉吏之庸懦誤事不如貪吏之明決息事蓋有激而言之也

袁枚答王禮圻問作令書云今之州縣非不動也所惜者精神在

上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至內幕外胥俱能相促惟夫寡妻弱子鄉民村戶不遠百里而來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投刺不爲結於浹日之內吾心安乎

何士祁學治補說云訊而不結則兩造守候訛言煩興其弊甚於不訊大約能詳細看卷虛衷推求勿厭煩勿疑惑似亦無難決之獄卽或有補傳人證查弔契據亦不得過一二日以累小民總之不結不如不審不審不如不准

陳宏謀論吳中吏治云訟獄之事先之以鎮靜繼之以虛公而又終之以迅速民知官不可欺法不能逃事入衙門是是非非確乎不爽則身受者折服無言卽聞風者亦知誑詞無益釜底抽薪庶幾近之所謂迅速者只在於勤案牘中留一分精神卽可爲百姓主持一分公道矧官衙之是非卽里閭之從違境內頑惡有所警

懼良善得以保全其爲勸懲者不少矣古人所謂刑罰得中卽刑罰中教化也丁日昌曰今之百姓所呈於官者惟詞訟爲最切己誠能本公與勤以聽斷之則無枉無留卽今日之神君也不然致百姓以告爲無益亦何賴有此官哉

牧民忠告云獄問初情人之常言也蓋獄之初發犯者不暇藻飾問者不暇鍛鍊其情必眞而易見威以臨之虛心以詰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則其勞將有百倍厥初者故片言折獄聖人惟與乎子路其難可知矣

周錫溥復秦小峴論吏弊書云官之整齊民者聽斷耳聽斷廢則險健者從旁而玩之一訟之卷觸手盈帙一訟之詞炫幻百端以此咎民指爲好訟不知水壅不決必將旁溢木叢不剔則將綴蔓拔本塞源斯爲善術



北齊崔伯謙爲南鉅鹿太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  
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

宋陸九齡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蚤暮皆得至於庭復令其自  
持狀以進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  
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置之法其  
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尙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爲神

清王植歷三州九縣勤於讞決案具卽訊定讞後卽手書牘尾  
令吏誦之而後扑其無情者凡契券冊籍應查應算者不假手  
胥吏善用鈎鉅之法每得其間而以片言折之罔不輸服常曰  
刑罰中之教化其效頗捷書所謂刑以弼教也

清湯文正公斌爲潼關道蒞事精敏訟無留獄環境五十里聽  
質者不齋宿糧常出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時以比

甘棠云

清葉新乾隆初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新日坐堂皇  
訟者至立剖決誣罔者悉杖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  
獄

清余甸知江津縣攜一僕之任每早起坐堂皇民有投牒者據  
情事輕重卽命之檄召所訴人不以屬吏片言立決遣訟爲之  
簡惟日與諸生誦說文藝所徵賦卽貯庫中纖毫不入私室  
清張琦知館陶縣爲政以近民爲主用法恕而執之堅其理訟  
也不待兩造畢集卽決遣之以其辭質後至者莫或狡飾不承  
也遇大疑獄亦不過再訊故事日簡而民不擾

清李賡芸知漳州府俗獷悍多械鬪號難治賡芸召父老問有  
隙胡不愬之官皆曰一涉公門需訟費且讞結不以時是非尤

失實賡芸曰某在此有踵前弊者父老共唾之如不來愬而仍鬪則亂民也誓以兵除之勿嘗試毋恃賄脫皆唯唯退然不知操何道以治也既而民有鬪者立調營兵捕治焚其居鬪者大懼乃日坐堂皇重門洞開許愬者直入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限時日不至則杖役至則立平遣之卽案前書讞詞無一錢費民皆懽呼曰李公活我終其任三年無鬪者

清彭永思嘉慶時補楚雄縣精於治獄狀入立判紙尾并判以某日訊非左證不具不以役喚也一訊必與決曰鄉民曠工廢業稍稽延其害與鬻獄等凡攀輿納狀卽口訴者亦立致研詰或令夾輿行且行且問且斷案結而人不知出必以筆研隨每就田隴間決事始至投訟牒者磨至其後月不過三四紙矣界哨民爭差役不均數十年無定讞兵備道過境至闕而環其驛

館得永思判決遂著爲例

右速訊速結

凡聽訟者必使人自盡其詞不可專恃己之聰明不待原被訴完情由卽行武斷失聽字之義聽者如其辭而判斷之而已不與焉是之謂善聽劉安禮問程純公何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卽此道也清彭永思知楚雄縣每聽訟必霽色和顏使各畢其說徐出一言斷之皆折服鞫重囚輒屏左右低聲細詰使囚忘其爲官雖數日不承不加刑然卒莫能遁也如此方謂之善聽周禮有五聽皆聽之之法辭特其一端而已

學治臆說云聽訟宜靜明由靜生未有不靜而能明者長民者衣稅食租何事不取給於民所以答民之勞者惟平爭息競導民於義耳片言折獄必盡其辭而後折之非不待其辭之畢也嘗見武

健之吏以矜躁臨之一語不當輒懾以威有細故而批頰百十者有巨案而三木疊加者謂所得之情皆眞也吾未之敢信

右使訟者盡辭

王鳳生學治體行錄云親民之要在於聽訟之勤而聽訟則須出之以慎兩造控爭各持一理理之是者固據事直陳卽理之非者亦強爲附會以爭一勝詞列證見皆瞻徇情面未肯遞吐眞情或窺官意以爲左右袒未可據以爲實惟在官之酌理準情平心定斷必待其詞之窮而後已然亦有無可直辯而察其容色尙似別有隱情中多委曲難保非理之所無而事之或有者不可不設身處地反覆深思誘之使畢其詞至於屢斷屢翻亦當反己自省或前此一時忽略以致意見偶偏切勿固執以護其短若強之使從苟能掩飾於目前終釀爭端於事後別經更正卽幸免吏議亦愧

悔無及矣

王植嘗試語云聽訟如作文字必須鑽研深入往復間又自有新悟非是不能得題情而中其肯綮也余聽事頗能耐心不憚煩每事先詳悉閱卷諸所有契卷冊籍應查應算者俱當堂逐一辦理不委胥吏撫都堂王公初到任咨訪檄內問聽訟宜以何法余爲聽訟說以對有曰田戶之訟惟查印冊丈量有冊墾報有冊邑戶有冊實徵有冊數冊互參核其年月冊皆有據察其後先土田淆混核其四至四至相類核其形圖形圖不符勘其現田此其法也墳山之訟問其戶稅有官有私問其形圖相近相遠質之山鄰何時殯葬經祭何人就供問證以圖核詞勘其形勢以地核圖聚族之葬他姓莫參衆姓錯葬略分界址穿心九步以爲成規此其法也券約賬簿眞僞間雜字有舊新紙有今昔蛀痕可驗長短可比

如其僞契數張同繳年月遠隔紙張一色必有贗契如其僞賬數年完欠一筆寫成字跡濃淡亦恆相近必有贗約加以面試當堂授筆縱有僞捏可辨筆姿此其法也非買言買非借言借非償言償則當研審立契何地交銀何色成交何所同見幾人隔別研訊再令同質虛實難欺此其法也粵地婚媾鮮用書啓庚帖所書卽云文定媒證可問爰問其詳隔別研訊書帖何處主婚何人宴待何所送禮何僕如其僞者必有參錯實情可得罪有所歸此其法也情僞百出載鬼一車以公生明虛心任勞其有遁情或亦鮮矣此皆所閱歷而得也而其要尤在隔別研訊余在新會時民有重賣其田而僞爲契價者仍隔別兩造證佐而各問之問書契何所交銀何地秤銀何人銀何色何物包裹錠件若干每問一人卽手自錄供供既畢隨喚告者證者俱前而逐一復問之前供既不能

變又不當互異皆變色相怨已則瞪目相視叩頭吐實又有偽契  
占人田者呈契二紙紙大小不等皆舊跡筆亦互異似非偽已察  
其二紙中賣主中見名下花字書出一手詰之乃不能答一呈契  
二紙前後隔數年矣以二紙顛倒比合乃一紙裁分刀痕宛然詰  
之乃認偽契無辭此又在虛已鑽研以得其間也

袁枚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甚言無訟  
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之人不能聽訟先欲無訟此如防川怨  
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卽在聽訟之中當機立決大  
畏民志民何訟耶所謂側弁垢顏不投於明鏡是也然而一閱之  
獄情僞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恃才恃氣恃廉恃公皆  
不足以聽也虛以受之靈以應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  
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嘗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此所謂政如



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常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賊之可裁也觀南史傅炎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天性之親粲而不殊雖父訴子亦使自笞否則傷慈愛矣墳田之事勘而後斷雖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以巡鄉村矣

沈峻官吳縣知縣精於折獄嘗著論謂折獄在平矜釋躁呂刑曰非佞折獄言佞人不可以折獄也恣其才辨以口給禦人是謂之佞不可謂之折獄易賁象曰山火火雖明而在山下明不及遠故曰明庶政無敢折獄旅象曰火山火至明而在山上明無不照故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本之以公明處之以審慎虛中下氣使訟

者得以盡其情庶得祥刑之遺意

右宜詳慎

聽訟最戒回護初訊之時或誤聽人言或謬於一時偏見及得其情狀已悟前非便宜及早回頭據實改正不可曲爲回護致成有心之惡陳宏謀曰官場陋習樂於見長不樂於見短喜順惡逆明知前此未安安心不肯改悔抵口不肯認錯小事回護必至釀成大案小過不改必至積爲大惡自己喪其本心地方受其實禍有時破百姓之身家性命供爲官者一時之遷就種種罪孽無不因回護而起諸葛孔明云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得珠玉諸君當熟復此言增一分虛公之心卽少一分回護之念造禍在此造福亦在此矣

右戒回護

袁守定圖民錄云史載循吏多矣慈祥者可以法也強項者不足法也今人祇誤用不畏強禦一語凡紳士富室有事在官必愈加掊擊不知我祇平心觀理謙恭接物弊絕風清人自帖服所謂不怒而威於鈇鉞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泰誓曰虐我則仇奈何爲長官而使其地之望人巨室視爲仇敵何遠爲東陽太守視貧細如子弟疾強富如仇讎爲受罰者所謗坐免官海剛峯巡撫應天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富室者率多還之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之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受曲者由是興怨來台諫之劾夫二公鋤強植弱仁心也而行之出於一偏是以仁心行弊政也張南軒曰爲政須先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非好事往往祇這裏錯須如明鏡妍自妍醜自醜何與吾事眞通達治體之言可以藥偏矣竊謂巨

紳富室爲一鄉之元氣設遇天災遭國難往往藉巨紳富室出而補救之平時之通有無或傭力以爲生活者其受益正復不少若元氣傷則窮弱者益無所恃矣

陳宏謀寄初元方書云紳士刁玩惟宜開誠布公漸次整頓常有同一勸懲而稍有意見則未免過激流於己甚非保全之善策也又寄曹涵書云凡地方有富厚之家乃無業貧民所賴以衣食者也遇有訟事是非一准於理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乃能服民亦足杜奸俗吏因富避嫌或推富以袒貧均屬偏見最長刁風要知安富正所以恤民也

右戒偏

徐棟牧令書云刑名者官之考成所繫人之生死所關也而吾謂所宜重者尤在弼教以明刑書曰詳刑又曰刑期于無刑豈尙申

韓之術者所能哉王士俊曰周禮大司寇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決日而斂之小司寇之職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辟士宣布四方憲刑禁此講讀律令使民知畏刑以弼司徒之教也大清律集解序略云先王立法定制將以明示朝野俾官習之而能斷民知之而不犯所由息爭化俗而致於刑措也膺民社之責者講明有素則臨時治事判決有餘若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窮鄉所在州縣倣周禮布憲讀法之制時爲解說令父老子弟遞相告戒知畏法而重自愛則聽斷明於上牒訟息於下風俗可正禮讓可興矣案孔子謂不教而殺謂之虐懸刑象正所以教之也

唐武后畏人謀己周興來俊臣等揣識后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

刑慘獄嚴朝野震恐惟徐有功持平守正凡三坐大辟泰然不憂  
嘗謂所親曰天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有人誣德  
妃母龐氏有功明其枉太后大怒詰其失出之故對曰失出人臣  
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后默然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  
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余謂人苟以仁恕存心執法不貳雖  
奉上官嚴令亦可挽回稍一將迎是陷上官於不義也豈第自作  
之孽哉

于成龍六戒云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况人爲萬物  
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  
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戒刑書內  
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囹圄之地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  
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若任意禁獄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

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其禍  
蔣伊臣鑿錄云廷尉天子之理刑推官一府之廷尉也耑典刑讞  
民命攸關若明知小民之冤或委之上人之主持或委之前官之  
審定失入失出全無確見殊不知我知而不辯卽我之罪矣故古  
之循吏嘗有壓於上司偏見竟以去就爭之卽彼之冤仍不申而  
我之心已無憾夫仁者且不難因一囚棄一官今竟有以人命供  
己之喜怒且以媚人之喜怒者其忍心害理爲何如也昔王文成  
有云如問詞訟不可因其應對不來生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詞圓  
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  
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譖毀羅織隨  
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

漢雋不疑爲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

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漢于定國父爲縣獄吏所決獄皆不恨郡中爲之立生祠定國少學法於父後亦爲廷尉其決獄平法務在哀矜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

唐陸象先爲劍州按察使爲政尙仁恕司馬諫曰公當峻撲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象先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戒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耶故所至民吏懷之



唐徐有功初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宋周敦頤爲分甯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辦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獨與力辨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使者悟囚得不死移桂陽令治績尤著徒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能辨分甯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恥

元周自強知義烏縣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刻深凡訟訴一見卽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爲援經典反復開譬悔悟則原其罪惟迷謬怙惡然後繩之以法民畏且愛獄訟頓

息

元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尙書或曰此人柔軟不可用  
圖曰選劄子耶尙書請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好官何用強  
壯爲

明王珣按吳舊例獲盜至三百人者陞四品官珣所部獲至數  
千人按之多非實珣盡釋去曰我不敢以一官陷人也後仕至  
左都御史

明翁愈祥爲縣令究心祥刑便覽一書聽訟必以日見其老少  
肥瘠輕重施刑入夜必持炬燭熟視然後加刑民咸德之後擢  
銓部

清李文恭公星沅爲河南糧道河南多滯獄獄囚有病死者星  
沅謂罪死死於法病死死於官罪非殊死則賊命罪當論死則  
失刑飭有司速治獄旣上日親錄之囹圄爲空

清阿文成公桂一日燕居侍其父文勤公阿克敦忽顧問曰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阿桂謝未習曰固也姑言其意阿桂曰行刑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文勤大怒曰是子將敗我家遠索杖阿桂惶恐叩頭謝文勤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尙足問耶阿桂後掌刑部數爲諸曹郎述之其論謀可知矣

清李炯乾隆時知茂名縣以慈惠爲政自奉薄嘗題其堂柱云窮秀才做官何必十分受用活菩薩出世總憑一點良心士民誦之每聽訟平心察理未嘗用一暴刑縣有重獄株連二十餘人炯按驗多縱釋所羈候才一二人而已

清趙之鼎爲刑部侍郎常語人曰秋官職司明允一有弗慎下

筆刀利紙上鬼啼矣

右慎刑

劉衡宰巴縣自警告示云詞訟案件收受案內外人銀錢物件千百之多銖兩之少一經染指卽屬受贓至於罰贖一事借充公以取巧此穿窬伎倆而又明目張膽以行之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尤爲無恥之尤本縣如或有此不特違憲訓而玷家聲吾知天理之所不容必爲天條之所不赦使卽偶逃國法亦斷難倖免冥誅江水滔滔危灘千里我舟載寶何以杭之冥冥者斷不能爲貪贓鬻案之劉衡恕也案國家定律罰款一事不但多少之間易叢弊竇而教猱升木實爲貪夫開一巧取之門若牧民者無論案之輕重民之貧富一經犯案無不議罰甚至計其家貲爲斬盡殺絕之計其貪酷之害甚於盜劫不止穿窬已也讀劉衡之示而不津津汗

下者必非人類也

蔣伊臣鑒錄云唐時曰聖人金作贖刑原爲哀憐百姓肌膚設此方便耳豈知利竇一開後人千敲萬撻恣其漁獵百姓無錢可贖終歲受笞杖竟浮於罪矣噫即使罪當笞杖亦應准銷而况擬贖之時或者本非有確然之罪徒貪納贖之利而模糊織成者哉

漢貢禹爲御史大夫疏言孝文帝時貴廉節賤貪汙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

明汪汝達令黃巖捐俸築城寇至而民不驚去任之日屬吏致罰錢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居官有常俸之外尙有應得者耶卻之家甚貧無以供朝夕舉敝屋數椽鬻之黃巖士民知其貧醪八千金聞於官郵致之

右慎罰

漢武帝之時網密文峻吏道雜而多端太史公謂非武健嚴酷不能勝任蓋譏之也爲官者必有慈祥之心而後可行武健之政所謂以生道殺之也刑亂國用重典蓋指姦豪盜賊而言除暴卽所以安良故曰爲政不難去其害馬者而已寬以濟猛猛以濟寬爲政豈一端哉唐崔郾治虢以寬經月不答一人及觀察鄂岳等州則嚴法峻誅一不稍貸或問其故曰虢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苦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吏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總之懲治惡人不可不嚴然猶有時以德感化開其自新之路不專用猛若良懦之民宜時時懷之保之視同赤子萬無藉以示威之理爲治者往往借口於子產之治鄭諸葛武侯之治蜀夫鄭與蜀豈盡惡人而一概以嚴治之哉晉謝安謂陶侃雖用法而恒

得法外意其言最有味也

下泉之詩謂王澤逮莠民而遺善類故曰冽彼下泉以浸苞蕭此周之所以衰也莠稗不芟則嘉禾不茂莠民不去則善類不安古之善爲政者寬猛各有所施非謂寬者必良吏而猛者必酷吏也苻秦王猛爲京兆尹收太后弟德陳尸於市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唐尹思貞忤張昌宗出爲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爲侯知一副知一亦厲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宋陳希亮爲宿州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嚴而不殘元楊景行官會昌永新撫州宜黃所至按治豪民痛懲以法而史則稱之曰姦欺不容細民賴焉又曰豪猾屏逐良民獲安

所歷皆有惠政蓋不畏強禦始能不侮鰥寡古所謂強項吏者蓋就不畏強禦而言若待鰥寡則無所用其強項矣晉庾翼答庾冰書言江東之政嫗煦豪強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今之爲官者大半若此可歎也

清世宗嘗謂司民牧者存一沽名市譽之念將有廉而矯激寬而姑息者矣朕非教人以不廉廉且不可而况於不廉乎非教人以不寬寬且不可而况於嚴乎惟中道而行實政實心上爲國而下爲民莫善於是大哉言乎蓋得中則宜寬而寬宜嚴而嚴治之之術不一而實心實政爲國爲民則無不一詩所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是也竊更有進者近世之人特患不好名耳苟存愛名之心則諸事有所顧忌不敢妄爲亦百姓之福也

陳慶門仕學一貫錄云古人謂太上化民以德其次莫如猛是說



也非謂猛愈於寬猛以濟寬適所以成其寬也緣民愚無知彼見上之寬則玩心生後又從而刑之則怨毒起矣爲民上者視事之初卽嚴加整飭使吏役士民震動恪恭各懷一不敢慢易不敢欺蔽之心如此則呼應旣靈法在難犯而處心積慮卻時時欲與民休息事事爲愚頑鑿原準情度理卽盡法處之身受者不敢怨若其始不振後卽整頓徒招怨耳丁曰昌曰先存與民休息之心然後可以用猛否則變爲酷矣

衛子羔爲士師有犯刑者子羔臨刑愀然後衛有蒯瞶之難子羔出走則者守門謂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彼有室乃入焉追者罷子羔問則者曰吾親則子乃三逃我何也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君臨刑愀然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今所以免君也

漢盛吉爲延尉每至冬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濫入人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爲祥後生三子皆任州郡

陳褚玠爲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爲高宗所寵縣富人陳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栗莫敢犯者

宋孔翊爲洛陽縣令置火庭前凡有囑托之書皆投之於火曰縣官與民最近宦途多有所托從之則民受害不從則未免招尤惟書至不開卽投之火則在我不知爲何事而在彼亦不至見忤也曲直從民公斷有法何至以私廢哉子孫皆成進士清甘汝來康熙中知涑水縣時邑久旱下車卽雨免民間雜派

銀六千餘兩以耗羨充之禁莊田無故增租易佃者有司例不  
答旗人汝來請於上官得以柳木棒示威豪強戢服畢里克者  
侍衛之調鷹差遣者也率拜唐阿及家人數十輩至深擅據民  
舍民萬廷荷等被毆幾斃百姓來赴愬畢里克等亦相率入縣  
堂勢洶湧汝來勃然怒曰令爲天子撫百姓肯令君輩魚肉小  
民耶遂揮令看管置其家丁於獄牒大府以聞而其黨已以擅  
拘職官入告及吏兵刑三部會讞汝來詞氣不屈衆以強項令  
目之

清龔鑑雍正時知甘泉縣時世宗晚習禪悅僧明慧者曾與內  
庭法會出住西湖聖因寺干謁遍大江南北一日以書幣關白  
於鑑鑑杖其使而遣之制府驟聞頗咎之良久歎曰強項令當  
如是矣吾媿之而其事竟流傳上聞上召明慧還京錮不許復

出當是時甘泉令吏聲雄於天下

清湯文正公斌爲江西嶺北道平南軍過南安殺人有司以鬪殺論斌曰力作者謂之鬪今軍無寸傷而民以兵死與律不應卒抵軍於法

清方國棟爲蘇松常道陸隴其方罷官居嘉定嘗曰今之論治者皆爭其流而不知澄其源獨方公能於嚴霜堅冰噓以陽春消弭禍變可謂得其源者

### 右執法

李士楨云人命以原詞爲據隨告隨審卽遲亦不過三日此爲定規尤不許於臨審時更投多詞改換情節添減犯證展轉牽告除兇犯應行羈禁外見證鄰佑多不過三四人隨案質審分別保候不許一概羈禁又曰人命以初情爲眞檢驗之日卽研訊尸親兇

犯及緊關證佐確實各口供隨時追獲凶器因何事起釁何人見證何人先後下手何人致命重傷行兇致死日期爲首爲縱情節逐一訊明卽便定案以防後日狡辯參差王士俊云獄貴初情傷憑細檢不可有不盡之心不可有不殫之力遲則變生速則事定案今分設審判檢察二廳而檢察爲審判之根故檢察尤宜詳慎也

王植嘗試語云相驗必確方能審訊得實倘稍有未盡致審訊時情形不符傷仗不對輒以我見未確之事忍令罪加無辜之人卽鍛鍊可以取供而此心何以自對大抵相驗之法莫確於比肉傷則以此之色比彼之色以此之腫硬比彼之腫浮骨傷則以左比右以上比下以此之血癰血暈比彼之本色以今日乍見之形痕比前此經見之形痕比則易見比則難欺彼件作輩或掩傷或做



可論是非

甯有量乎

元張養浩

徐則或悟

漢韓延壽

壽大傷

爭訟咎

過令丞

肉袒謝

以意告

徧二十

漢仇覽爲蒲亭長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子母飲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福禍元卒成孝子鄉邑爲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

北魏房景伯之母崔氏有學行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邱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



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北齊蘇瓊爲清河太守郡民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所援證至百人瓊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淚下諸證人莫不洒泣者兄弟叩頭引咎二人分異已十年及是感悟還復同居焉

北魏張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兄弟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諭曰汝曹當有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

唐許荆爲桂陽守有兄弟爭財互訟者荆嘆曰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遣吏上書陳狀兄弟感泣各求受罰一郡化之率歸禮讓

唐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以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

宋張洽爲袁州司理參軍獄有盜黠甚累訊莫能折會有兄弟爭財者洽論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惻訟者感悟黠盜聞之亦自款服

隋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滏陽人焦通信酗酒事親禮闕彥光弗之罪惟將至州學使觀韓伯瑜像爲說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年衰對母悲泣之事通感悟悲媿若無容者改過勵行

宋程迥知進賢縣有子愬母輒私賣田者母年七十猶坐獄吏斷候母死服闋日理爲已分迥駁之曰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

之道爲衛侯鄭元咺發論也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費盡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

元呂思誠嘗寓景州李氏愬其弟匿羊思誠吐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懽其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明畢構爲四川廉察有兄弟爭財者構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

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而泣交相讓而出

清陸清獻公隴其知嘉定縣務以德化民不事刑威民告其子不孝訊得實隴其涕泣自訟曰吾德薄不能宣教化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誠諭父子皆大哭去子歸卒善事其父有弟以盜訟其兄隴其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而數之曰爲子婿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好如初

清翁運標乾隆時知武陵縣有兄弟爭田者親勘之坐田野中忽自掩涕訟者驚問曰吾兄弟日相依及來武陵吾兄已不及見矣今見汝兄弟偶思吾兄故悲耳語未終訟者亦感泣以其田互讓乃中分之又有兄弟爭產者其兄父養子也父歿弟少分以瘠田使別居兄不平以狀白中有亡父嗜酒得疾語運標

怒其暴親過也笞之仍斥其弟割腴田以畀兄又有子竊人金指爲父所匿者拘其父至反覆鞫詰終不加以刑或問之曰以子證父脫有誣天性之恩絕矣姑俟之後廉得其實果黑夜爲他人攫其竊金去而其子誤以爲父也

清鄧制軍廷楨守西安時同州倭者以事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廷楨佯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礎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度其母子儼然繫庭中時時顧日影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試以我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甚矣顧信族人言有好兒子將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顧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顧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有也卽汝何利必欲出子者明日官爲汝杖決無難

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

清邵大業授黃陂知縣有爭產者兄弟皆頽白貌絕相類令以鏡鏡面問曰類乎曰類則進與語聲淚俱下且曰吾新喪弟獨不得如爾二人白首相保也嗚咽至不能語各相視涕泣引咎遂爲兄弟如初

清楊迦憐知蓬州有兄弟爭產者訟數年不解曉譬再三卽感泣罷訟民皆翕然化之訟爲衰獄無繫囚

清方聯聚爲永康州知州州民韋城保兄弟以爭產評訟爲開說孝友之道各慙以去頃之復訟者再又委曲誘勸卒不加刑成保等大悔悟各讓所有曰公以人類待我我乃自比犬彘耶

### 右親族之訟

官賢則訟者多亦惟官賢則訟者少何也賢則求直者相踵而來

無情者聞風而去一縣之人祇有此數無情者既不敢訟而求直者到則必訊訊則必結久之則訟無可訟雖處繁劇之區亦可鳴琴而治矣柳子厚詩云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讀之可以想見花落庭闌之象

隋辛公義爲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決斷咸盡方還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惟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或問未得情應暫入禁者公義卽宿聽事不還閣曰刺史無德導人尙令百姓繫於囹圄敢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有相訟者閭里父老遞相曉曰此小事何忍勞使君訟者往往兩讓而止

漢童恢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輒禮之酒穀以勸勵之耕織種牧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

年無囚比縣歸化者二萬餘戶

隋劉曠爲平鄉令單騎之官有爭訟者輒丁甯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引咎去所得祿用賑窮乏百姓感其德更相勸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爭訟衰息獄無繫囚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送之數百里不絕宋楊簡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至有泣下者二少年爲民害簡閉諸獄徐諭以禍福皆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化之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呼曰楊父

宋汪待舉知處州爲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清王時翔令晉江時世宗以閩中吏治頽廢遣使按視倉庫盡



更諸守令新至者頗尙操切晉江民好訟前  
訟益繁時翔至曰此吾赤子也忍以賊盜誣  
皇响响作家人語曲直旣判呼兩造前令聽  
是訟者日衰觀風整俗使劉君按泉州委時  
事輒報可語人曰晉江長者決獄又何精敏  
字以章之

清朱休度爲廣靈知縣性慈惠待人以誠人  
情間有訴曲直者折以數語輒皆悅服去勘  
清戈錦知歸安縣歸安附郭事至劇錦曰五  
逸於是重修東昇閣作適成亭引流種樹修  
問故錦曰吾之逸吾之勤爲之也邑繁以訟  
詞虛詞者利在不理不理將益生轆轤乃至

必受受必窮得其情一二得其情虛者將盡遁矣此所以逸也

右使無訟



將吏法言卷七目錄

知事四

種樹

水利

救荒



將吏法言卷七

徐世昌

知事四

種樹

管子云十年樹木最爲民間莫大之利且初種之時占地無多田邊屋畔皆可栽植齊民要術言種樹之法最爲詳備吾嘗馳驅南北諸省所過村邑見樹木多者其地必富樹木少者其地必窮故森林之業爲足民之一政魏鄭渾爲魏郡太守郡苦乏材渾課民樹榆爲籬兼植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財足用饒南史劉善明除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人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沈瑀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棗女子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元史姜彧知濱

州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爲太守桑尹元字會一巡撫河南教民沙鹵之地廣植樹木並勸導婦女興紡織之利鄉農種榆柳棗梨二百萬株風俗爲之一變王大令植在山東諭令官山附近之民分認地界視其地所宜蓄而廣種之種樹一株抵銀一錢牧令以時巡視勿令缺失蓋業在己則盡力經營物有主則莫敢採取不過數歲生息彌廣沙薄之壤普令栽柳以備作筐箕之器或種苜蓿飼養牲畜可見地無棄利是在爲有司者因勢利導耳

俞參議森種樹說云聞之百歲樹德十歲樹木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渭川千畝竹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今豫州歷經闖賊焚掠人稀土曠極目平原嘗召士人問之椅桐梓漆無不具也桑柘榛栗無不宜也棗二歲而實五歲而得一石柿五歲而實十歲而得三石榆莢一歲而盈丈柳枝五歲而合圍土壤之沃如此是此

地樹木之效尙不須十年也乃熟察四鄰家無儲積室鮮完廬豈此邦之民盡屬蚩蚩抑有司無以導之也余嘗謂種樹之效其利有八上之人不肯盡心者其弊有三下之人相視不前者其源有二何謂八利一畝之地樹穀得二石足矣一畝之地而種木所入不數十石乎其利一歲有水旱菽麥易傷榛柿栗棗不俱殘也年豐販易歲凶療饑其利二貧人無薪至拾馬糞掘草根種樹則落其實而取其材何憂無樵蘇之具其利三造屋無木土塹覆草久雨屋頽率多露處種樹則上可以建樓居下不同土隅其利四樹少則生無以爲器具死無以爲棺槨種樹則材木不可勝用其利五豫土不堅瀕河善潰若栽柳列樹根枝糾結護隄牢固何處可衝其利六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宅不毛者有里布今汴州四野之桑高大沃若若比戶皆桑大講蠶務其利七五行之用不剋不生



今樹木稀少木不剋土土性輕颺人物粗猛若樹木繁多則土不  
飛騰人還秀飭其利八有此八利而上下酣嬉玩日愒月則三弊  
不除而二源不擴也何謂三弊在上之人以簿書期會之不遑常  
恐因所緩而誤所急一也貪婪者每借事而生端謹慎者每安常  
而襲故二也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未蒙章甫之歌先致麇裘  
之謗三也至於民間或有廣種之舉工師求大木通國皆無而一  
家獨有此禍之媒也一也鄰右盡蓬蒿而果實離離雖折柳樊圃  
亦衆射之的矣二也此所謂二源不擴也此非上之人不顧三弊  
擴清二源則利不可得也一里之內種樹者止一家一邑之內種  
樹者止一里則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也若盡一邑而悉種焉  
則利廣矣盡一郡而悉種焉則利更廣矣闔省而悉種焉則其爲  
利尤廣矣而何慮禍之獨鍾乎闔省者一邑之積也夫地道敏樹

最易者無如棗柿榆柳樹宜於冬月棗柿與榆宜於三月棗柿之實可以備荒榆柳之本可以造屋枝條可以供薪使衆邑之中各有賢令長下一令曰戶無分上下一家種棗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種及廣栽雜樹者旌之不如令者罰無赦閱三年之後人不告荒十年之後戶皆甯處八利將無不見矣所慮者但申文告而不稽察其弊徒文具而無利濟之實耳爲邑長者下令之後常以時巡行郊野則人人驚動毋敢荒怠矣語曰樹德莫如滋使數十百年後諸父老食得飽居得安指此參天蔽日者以告子孫曰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視其灌溉者也其德不既滋乎丁日昌曰余於八者之外申言三利曰水無所蔭其氣易洩種樹則枝葉茂密日不躁土卽逢亢旱土亦滋潤井脈泉源可無憂竭九利也童山濯濯草木難殖大雨時行沙石並下其流濁

渾溪澗壅遏乃議疏濬虛費人力種樹則土膏不走清水刷沙沙  
隨水去其流日深卽值淫潦水不上溢十利也平原廣邈澤氣難  
升甘霖不沛職是之由種樹則四野青葱山澤氣聚醞釀氤氳時  
雨迭至十一利也種樹之利真是無窮余聞泰西人言樹多則招  
風風多則致雨萬無旱乾之患丁公所謂十一利不誣也

顧炎武日知錄云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  
語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  
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  
樹以記里並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芟道周之杜君子  
來遊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  
李垂階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  
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

剪之思民鮮侯旬之芘矣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並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後周書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道側一里置一土埃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勅部內當埃處置槐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如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册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樹代宗永泰二年種城內六街樹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跌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蔭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註曰槐之爲言懷也懷來人於此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牧民之道教養兼資近今生齒日繁惰游接踵非別謀生利之道

則窮民無以謀生各縣地方童山曠土隨處皂膏英覈各有所宜  
官吏但盡率作之勞人民可獲無窮之利清代遵義府知府陳公  
剏養山蠶至今利賴福州府知府李公教民種棉卓著成效遺愛  
在民足資取法現在各國昌明科學地無棄材樟腦製牙甘薯釀  
酒桑麻造紙橡樹煎膠皆能精益求精坐收大利我國蹈常習故  
至以天然固有之利源亦爲外人所奪殊可慨也宜由縣多設苗  
圃廣植樹秧無論大段荒山道旁隙地各擇所宜之木分發領種  
並派員赴鄉講演使人民咸知種植之利重懸蕃毓之賞嚴申刈  
伐之禁數年以後蔚成嘉蔭既可以消災疹迓和甘而地方多一  
出產卽人民多一生計因是以講求製造懋遷有無工商事業亦  
由之發展其有裨於國計民生者多矣

浙江政務廳長  
馮學書條議

清劉棻康熙中知甯羗州一日出郭見山多榭樹宜蠶乃募里

中善蠶者載繭種數萬至教民蠶繭成復教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綢其後桂林陳文恭公宏謀爲陝撫請下其法於他州縣由是陝人之蠶者益衆

清陳玉鑿乾隆三年任遵義知府郡故多榭樹以不中屋材第供薪爨玉鑿出巡見之曰吾得以利吾民矣乃遣人歸歷城取山蠶繭種且以蠶師來行抵沅湘蛹出不克就六年復遣人往取期歲前到蛹得不出明年治繭於郡治側西小邱大獲乃遣蠶師分教四鄉授以種且給工作費至八年秋民間所獲繭至八百萬自是郡善養蠶而遵紬之名遂與吳綾蜀錦爭價乾隆十三年安州吏目徐階平亦自浙江購繭種來教民蠶至今皆食其利云

清陳惠榮爲貴州按察使乾隆六年課民樹杉木六萬株七年

貴筑貴陽開州威甯餘慶施秉間報墾田三萬六千畝種桑飼蠶出署內所登繭於大興寺繅絲織作使民豔其利開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聲相聞

清李大本乾隆九年知益陽縣益人不知蠶大本教之樹桑後賴其利號李公桑

清趙文恪公慎軫爲雲貴總督貴州彌望皆童山近歲大吏勸民種檀樹放蠶收繭織紬甚有利而守令或以爲迂慎軫察所屬多未行手教勸之且捐給工本

清新安李順昌知和順縣地界黃榆松子四嶺間山高風冽地不宜五穀惟產麻民不解紡績順昌擇老嫗之工者分教之日課線二兩月責一疋滿城軋軋鳴皆機上聲也

水利

小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自古皆然蓋其望利之心不敵其慮害之心也景南程含章守南雄大興水利開陂塘五十有三其初民皆疑阻公則爲之慎圖於始豫防於繼善成於終其言曰民朝有請而吾夕來民夕有請而吾朝來肩輿就道不勞僕從不費民財示則親給諭則親書書役不得過問也一陂之勘至於再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吾不以爲勞也首事之來見吾者如入其家至於再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吾不以爲煩也大寒大暑吾能耐之大饑大渴吾能忍之逼仄之區險危之地十里八里吾能步之陂之未成吾目之所視耳之所聽晝之所思夜之所夢咸在於此往往有緊要關頭百姓未言而吾諭先下首事未到而吾已先來陂焉有不成者乎一陂既成百姓見有利無害咸曰吾父母未嘗有尺土於此而如是勞身如是勞心如是費財况吾儕小人衣食之資



子孫之計能勿勤乎於是紛紛以開陂開塘請矣余觀程月川中丞與所屬牧令書知天下事無不可成不但水利然也凡有司爲民興利者均當以此書爲法此之謂實心實政

或者謂北土高燥旱潦無常不能興水田之利此大不然漢張堪爲漁陽太守擊敗匈奴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北齊裴延儁爲幽州刺史以范陽郡故有督亢渠漁陽燕郡有戾陵諸堰久廢莫修時水旱不調延儁乃表求營造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治未幾而就溉田百餘萬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唐薛大鼎爲涪州刺史貞觀初徙滄州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滄人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長蘆澤衡三渠泄汗潦水不爲害宋淳化時滄州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

田懋自言閩人闢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獲大利乃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又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種稻又不成羣議益甚幾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明左光斗授御史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使旱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民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

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雍正間怡賢親王創興畿輔水利開稻田若干頃此皆成效大驗者惜乎歲久河道變遷溝渠壅塞爲民牧者因循不治百姓又苦於財力不給遂至廢弛可惜也頻年以來北方水旱不時饑饉屢告有地方之責者誠能審量古之成迹實心實力興而復之則造福斯民非淺鮮也

水利一事關於民者甚鉅然必詳察水勢相度地利凡古人爲之有成績者酌量修復或旁邑近鄰有水利可仿效者亦可創開生迹所謂雖作猶因也王太岳涇渠序云漢時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發卒數萬人作渠田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其後又有莊熊羆請穿洛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可令

畝十石於是發卒萬餘人穿渠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案兩史具書其調發之衆興作之久言事者之無效蓋所以深致其意以戒人之妄言興利何其婉而彰也蘇軾上神宗書曰天下久平民無滋息四方遺利皆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爲空嗚呼蘇公此言豈惟宋哉蓋古今興作之通患而凡爲治者所宜熟察也曩者畿輔旱部使者下令勸民穿井灌田郡縣官吏紛出督視往來趾錯吾鄉胡氏獨爲大井輒斲者以十數井值十萬錢旣成而灌利良沃而他井皆穿土善崩竟廢爲無用後更督治之而民以假貸穿井前困久矣及是相率乞免乃止夫井利人人知也一鄉之人非其智盡出胡氏下也然

而爲之不成者力誠誦也故爲政者舉動不可不慎也

蔣伊臣鑑錄云詹事霍韜陳數事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  
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興  
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  
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誠能招集游民給以農器使  
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爲衣食之源請敕撫按用  
心勸課一請於陂塘湖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修濬既可興水利  
以灌農田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橫流疏入詔下有司

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  
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  
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  
三萬頃又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

漢兒寬爲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  
裁闢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  
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纏屬  
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漢賈讓奏言治河三策其中策謂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  
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  
爲石隄多張水門恐譏者疑河大水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  
之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  
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爲秔稻轉漕舟  
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  
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

漢張禹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多良田而湮廢莫修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

魏鄭渾爲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俗皆剽輕不念產殖渾奪其漁獵具課使耕桑又開稻田遷京兆尹勤稼穡明察令民勤於農而盜賊止息遷陽平沛郡二太守沛下濕患水滂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一冬功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號曰鄭陂

魏徐邈爲涼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戶豐足倉庫盈溢

梁夏侯夔爲豫州刺史加督豫州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

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

唐韋丹爲江南西道觀察使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

唐王遵爲鄭令濬陂溉田民食其利號曰子貢陂

宋趙尙寬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亂土曠民稀議者欲廢爲邑尙寬曰土曠可益开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頃餘又教民自爲支渠轉相侵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尙寬復爲計口授田貸錢使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累萬尙寬去唐後中山高賦繼之益作陂堰募兩河流民使耕作田益加闢戶口益衆



宋張綸爲江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以灌民田復歲租米六十萬斛

宋魯有開初知確山興廢陂以灌民田凡數千頃程師魯知晉州凡汾晉諸州山各有水可以灌民田者悉相其地灑而爲渠闢田一千餘頃

宋汪綱知蘭谿歲苦旱勸富民濬治塘堰大興水利饑者得食其力民賴以蘇

宋苗時中初主簿甯邑有古河歲久湮廢苗至請發卒疏導以灌民田由是一邑之田盡成沃壤

宋李璆遷四川安撫制置使三江舊有堰灌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璆卒都刺史合力修復大獲其利

元烏古孫澤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陂水墾田築八壩以節

潞洩田熟穀稔邊民利賴擢海北海南廉訪使潮裔雷州陂塘  
農以爲病孫澤行視見其西北廣衍平袤乃曰三溪走海而不  
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於是浚故湖築大堤塌三溪  
潞之爲斗門七堤塌六以節其贏耗醜渠二十有四別爲插設  
守視者以時啟閉計得良田數千頃海廣瀉竝爲膏土民歌之  
曰瀉鹵爲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杭稻自今有年兮  
無旱無澇

元李德輝爲安西王相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乃起廬  
舍疏溝澮募貧民二千家假以牛種田具屯田其中歲得粟麥  
芻橐萬計

明楊廷和初宦歸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  
清周克開令甯朔甯朔屬甯夏府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

清皆引河水入渠以灌民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君治渠使  
狹而深又頗改其水道渠行得安而渠有暗洞以洩壅水故旱  
潦皆賴焉延渠暗洞壞渠水不行上官從甯夏令議填暗洞而  
竭唐渠入漢渠以利甯夏民而甯朔病矣君力請修復之夏民  
以爲農事近新水將至不可待君約以五日了之乃取故渠廢  
閘之石晝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復兩縣皆利大清河者鑿自康  
熙年長三十餘里久而石門首尾皆壞民失其利君修復之皆  
用日少而成功速

清陳儀累官鴻臚寺少卿雍正四年建營田之策進言於怡親  
王曰興水利者去水害也夫水聚則害分則利壅則害行則利  
去害之法曰溢者擴之容羨者分之減塞者疏之通漫者攝之  
注而已水害去田乃可營而營田以分水亦正以除害一川之

水散爲百溝一溝之水散諸千畝將恐不足誰患有餘南人爭水如金北人畏水如讐用不用異也今用水爲田卽用田分水田成而水散則利興而害息矣王曰善然議者謂人力不能及川原之性是非乎對曰營田於川非於原也北地高亢合天下較之耳專論北地則高者十六下者十四濬漑汨之半歸淪胥規此營田乃變汗萊爲秔稻也王曰善然旱則柰何對曰北地冬春多旱甘霖嘗於五六月然過多恆爲高田之害初夏養秧可借潤於河及泉迨插秧之時正雨之時水田可無憂旱高田卽苦雨多宣洩於水田亦無可憂漑此營田之便也王曰善然其爲地幾何對曰民間故種稻者無假官營營則營民之不能營者耳如後湖湖也疏泉可田大澱澱澱也開河可田天津寶坻陸區也引潮可田任縣甯晉水鄉也圍泊可田其他相度

地勢可例推也水高於地溝而分之水與地平壅而溉之水卑於地車而升之築埝以防滲潦開洞以備蓄洩經始既定隨時補修期以十年稷稻與黍稷並茂矣王顧謂朱軾曰讀書人不當如是耶五年王卽奏設水利營田官分四局以領其事時儀以待講攝天津同知轉侍讀擢庶子乃命儀分領天津一局時議豐潤玉田間多棄壤鑿渠築圩可使瀉鹵生稻梁八年迺設營田觀察使二員分轄京東西以督率州縣儀以僉都御史領豐潤諸路營田於天津倣明汪應蛟遺制築十字圍三面開渠與海河通潮來渠滿則閉之以供灌溉白塘葛沽之間斥鹵盡變膏腴豐潤玉田多沮濡之區儀教之開渠築圩皆成長田十一年大雨山水暴漲潦沒田廬萬計儀疏聞或以侵官爲疑儀不顧上命儀董振事全活甚衆轉侍讀學士儀先後營田七萬

畝有奇民間自營田亦數千畝田既饒益歲且比登

清陳德榮攝貴州布政使黔地多山岨少穀兵餉半移調於鄰省民尤貧瘠德榮奏給工本築壩堰引山泉以治水田貴筑貴陽開州威甯餘慶施秉間不數年招墾升科者三萬六千餘畝遂課種桑募蠶師教民蠶出署內所登繭於大興寺繅絲織作使民豔其利開野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聲相聞

清黃叔琳爲浙江巡撫仁和錢塘海甯三屬田十數萬頃全藉省城上下兩塘河水灌溉自開廢土淤民占爲田利甚微而所損三屬田畝逾巨萬公疏請照西湖舊址清出歸湖去其梗塞開通水源所屬官塘運河支港壩堰斗門俱一律疏濬以興水利部議如所請浙民便之

清龍需雍正時知泰安縣疏山河爲渠灌田五十餘頃民德之

爲立石紀其功

清戈錦雍正時授嵩縣知縣嵩二程故里伊水出陸渾鳴泉間錦相地利開古渠十八渠八十以溉田請除伊瀕岸水刷地糧五千餘畝民大悅

清童華雍正五年怡賢親王奏以華理京南局水利華度眞定府城外得泉十八疏爲渠溉田六百畝先後營田共三百五十頃以北人不食稻請官發錢買水田穀運通倉省漕費而民得市稷黍以爲食王具以聞從之署肅州佐經略鄂文端屯田肅州鑿通九家窰五山引水穿渠溉田萬畝

清方恪敏公觀承爲直隸總督易州城北有安國河乾隆二十七年奏允開渠灌田鑿子渠建大小閘以時啟閉渠成賜名安河二十八年疏言直隸水道溝洫自大興宛平東至撫甯西至

易涿西南至望都東南至阜城又運河自武清至吳橋共二十  
二州縣疊道開渠一律完浚觀承嘗以政在養民故尤盡心於  
農田水利及溝洫倉儲諸務所行以工代賑及周官溝樹之法  
得諸方望溪苞之緒論爲多

清嚴如煜備兵陝安巡撫盧坤委公興修水利先是公在漢中  
因平壩田衍艱灌溉躬履山河五門楊鎮大小百餘堰皆加濬  
治至是欲廣其法於全秦奉檄視灃涇灞澇渭汭諸川鄭白龍  
首諸廢渠疏鑿蓄洩規畫具備而社倉義學諸法亦以次推行  
焉

清牛運震乾隆初授秦安知縣開九渠溉田萬畝

清沈光榮知河內縣有李家窪者地斥鹵多逋君爲引溝渠開  
稻田招流民復業給以牛穀種改名藏富村遂成沃壤



救荒

自古救荒無善策故古者貴先時之儲備至荒災已成則惟有臨時補救之一法而已然而災有大小輕重之分時有久暫之別民有極貧次貧之差法有平糶減價貴糶施錢米者及糜粥以工代賑之異相其地因其時適其俗在當事者審擇而行之參酌而出之而其要則在甯失之寬勿失之刻而用人尤要中之要焉

蔣伊臣鑒錄云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旱有水穀種既沒則饑饉立至當預先廣糶他郡又檢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珣知徐州久雨壞穀珣度水涸時則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卽以此糶錢還充國賦則米價自落國

賦不虧蘇軾預救荒議言此甚悉且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饑饉已成流殍並作則雖攔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廩虧損課利所傷大矣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爲切於救民皆從之

呂文節公賢基爲吏科給事中道光二十八年江西安徽湖北水災詔發帑振恤賢基疏言辦賑之弊莫如造冊稽延定例水旱成

災督撫疏報卽先給饑民一月口糧再查被災輕重分別給振誠以饑寒待哺若必待查取戶口完竣則老弱轉徙已多應請敕下所司遵照定例一面查取戶口一面放振無論極貧次貧均令先沾實惠俟冊籍已定卽於限內具題加振其加振日期務與初振接續毋許間斷至戶口或有開除續增隨時具報有任意延緩者嚴參庶有司不敢貽誤而愷澤得以旁流

賑荒之法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曰以仁心行仁政而已至於查戶口勘田畝造冊給票設廠製器平糶施粥勸捐安撫流民收養棄孩種種諸法詳見於牧令書及荒政輯要荒政備覽賑紀諸書皆古人之而有效者臨時取其成法參考施行可也

### 右統論賑

成災以分數論有普賑續賑摘賑大賑加賑抽賑諸例惟摘賑抽

賑不論分數地方官最宜加意者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卽是此意不得以循例照辦卽自謂問心無愧也

周司馬震榮曰九分十分災極重矣或七或八能辨析於秋毫乎六分七分則賑與不賑由此以分賑紀云與其畸輕毋甯畸重是在印委各官勤歷阡陌斟酌盡善勿盡以人言爲據稍生怠玩也

### 右成災分數

歲遇大荒惟蠲租緩征爲第一急務蓋賑恤一事容有偏枯蠲緩則人人皆沾實惠小民終歲勤劬以供國家之用多一轉死溝壑之人卽少一盡力田畝之人今以取諸民者仍貸諸民救閭閻一日之生正所以延國家萬年之命故古明君賢佐凡遇凶荒之歲無不汲汲以此爲首圖乃不肖有司往往貪徵收耗羨之資罔上欺心希圖潤己或以有報無或以多報少或已奉蠲緩而朦混重

徵凡若此類不但國有常刑而實心爲民者亦斷斷不忍出此

宋程迥知進賢縣縣苦水而郡蠲賦至薄迥力論之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徒存欠籍唐人捐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捐十矣乃悉蠲之

元程思廉爲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行至彰德聞兩河饑而吏徵租益急欲蠲之有司請需奏報思廉曰若是民不堪命矣卽馳檄罷徵已果得請

清初河南報災戶部請覆勘以昭核實通政司左參議朱之弼曰撫臣以被災細數報部覆請再勘徒增地方煩擾耳且自夏徂冬被災州縣豈盡停徵待至勘明已屬明春雖復蠲免徒飽吏橐而嗷嗷待哺者已轉爲溝中之瘠矣因力爭於朝

安州陳鶴齡爲正定教諭值滹沱泛溢嘗奉檄視沿河水災有

密授意以不成災報者鶴齡獨蹙然曰吾目擊饑溺情形而諱不以告負此心矣卒以災報全活者數千家案安州陳氏自牛千先生以理學名家積德累仁科第簪纓歷代不絕不第報災一事爲人所稱頌也

清甘忠果公文焜康熙六年巡撫直隸疏報保定真定等屬秋雨爲災請全蠲歲賦其已征夏稅流抵來年部議止報例減免特旨全蠲其已征者許抵來年之數文焜復劾昌平順義懷柔密雲文河各州縣遲報水災論如律

清文端公伊桑阿嘗與大學士王公熙吳公興及學士韓公菴等以折本請旨上曰命至重今當句決命在須臾尤不可不詳慎爾等於各讞詞既經閱過苟有所見皆當盡言伊桑阿等乃舉可矜疑者十餘人以對皆得緩死上徐曰此等所犯皆當死

朕猶於當死之中曲求其可生之路不忍輕斃一人因念淮揚百姓頻被水災死亡不知凡幾何罪何辜罹此慘酷朕怒焉傷之河患不除夙興夜寐不能暫釋於懷也伊桑阿等隨陳災民困苦狀上曰百姓既被水災存者必至流離轉徙田多不耕賦安從出今當預免明年田賦俾災黎於水退時思歸故鄉粗安生業上又曰天下黎元皆朕赤子其中朕最憫念者有三等人一讀書寒士一饑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於是皆稽首奏曰聖心惻怛無所不用其極也既出卽擬旨預免淮揚田租聞者莫不感頌案蠲免之典惟康乾時爲盛有清一代每遇重祲偏災無不立予蠲緩深仁厚澤實曠代所僅見也

### 右蠲緩

官倉須待申報而後敢發歷代定例皆然但饑者嗷嗷待哺方救

死之不暇若待申報輾轉稽延則數月之間皆餓殍矣此與莊子所謂挽西江之水救涸轍之魚奚以異耶漢汲黯第五訪蘇章韓詔晉王蘊鄧攸宋李璆元卜天璋皆以擅發倉廩賑饑民訪之言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蘊之言曰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詔之言曰長活溝壑之人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璋之言曰待請而後賑民且死矣我任罪不以累諸君也之數公者皆有愛民之心故不顧一身之利害若此在上者或嘉之或罪之君子於此可以知其世焉

唐許紹隋末任夷陵守矯詔開倉活流民數十萬

宋洪皓爲秀水錄事大水田盡沒流民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皓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民不能自食官爲主之借用所司發運名錢錢且盡



會浙東運常平米四萬過城下皓語運官截留官噤不肯皓曰甯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迄留之未幾廉訪使至曰違制抵罪爲君脫之又請得二十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後有叛卒排門擄掠至皓門首曰此佛子家也無得入後官端明學士諡文惠子造遵邁相繼登科俱爲名臣

宋范純仁知慶州大饑餓莩滿路純仁請發封樁粟麥郡官皆曰須奏乃可純仁曰人不食七日卽死奏豈能及乎諸君勿憂有罪吾當自坐卽日發粟賑之

宋員半千調武陟縣丞歲旱勸縣令發粟不從俟縣往謁上司員盡數發之刺史怒囚之獄薛元超責曰君有民不恤使惠出一縣丞尙可罪耶朝廷聞而舉之歸罪刺史縣令

元徹里帖木兒議賑饑民其屬以爲必縣上府府上省然後以

聞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聞而悅之明洪武時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歲饑死者相枕藉竑盡救荒之術既而諸道流民猝至竑擅發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以米流徙者給米爲糧被鬻者贖還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葬之有所委任必至誠誠諭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於樓轎上閱疏驚曰百姓饑死柰何後得竑擅賑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明韓忠定參贊南樞時屬歲饑米價騰涌死者枕藉韓咨戶部預支官軍糧俸三月度支辭未得命韓曰救荒如救焚民命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

平人賴以濟

清黃鼎楫康熙時為漢陰知縣丁丑戊寅連歲旱荒倉中舊儲穀數千石備軍需鼎楫度請於上官必不允行竟開倉分貸之饑民獲蘇肖像以祀

清童華雍正時補平山縣災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

清鹿傳先知贛縣夏大水民廬多漂沒饑民億萬先發常平倉濟之同官謂宜請而後行傳先曰贛距省千餘里往返經月皆餓殍矣苟活民吾甘任咎時守道有積穀匿不出請弗許傳先強發之以市價歸其值道怒曰強項令欺我然亦不能罪也

右發倉穀

魏禧救荒策定鄉城分給之法凡賑糶賑施每一日給則太煩而小民易荒生業至鄉落尤難行矣當先定為令曰凡城市每給五

日鄉落二十里內者每給十日三十里外者每給半月或謂鄉落  
路遠當每給兩月曰每給兩月爲數太多小民不知遠計多穀在  
手便不撙節甚至以易酒肉者有之到甕盡杯乾時不束手待斃  
又邪思生亂矣又曰多置給米之處給米須設處所派定某關某  
處給則不至捱擠失序又曰領米最易爭擠多至混數當照戶編  
牌如考試例循次領給則諸弊俱無矣其牌每戶止寫丁首一人  
又曰主管給米最要得人須平日實訪其人公平廉能者方可屬  
事每處擇一善者主之又聽其各擇一二人爲副必不可令衙役  
與事也天津王有慶爲元和知縣值吳中連歲旱嘗著救荒要論  
亦定遠近分給之法近者給三日次近者給五日在三十里內者  
給十日三十里外五十里內者給十五日更遠者給二十日如此  
則先有定期不至徒勞奔走且不至荒其業矣又謂施粥不如放

米放米不如放錢而其要則歸之得人得人則隨其時地之宜而用之不得其人則良法亦歸於弊數矣王君所論蓋本之冰叔後人多有用此法者

### 右分期賑給

救荒設粥廠最爲下策然當罹災之始救急之法惟有先設粥廠可以暫保生命饑民衆多人人救死必須多設廠所分鄉安置方免擁擠冒濫之弊文肅公廷錫爲御史時江南江西海饑上救荒策大指謂賑濟之法莫善於分莫不善於聚縣各爲賑勿聚於府鄉各爲賑勿聚於城人各爲賑勿委於吏臣於康熙十年曾賑荒於鄉設廠三所活者多所耗者少城中設官廠二所活者少所耗者多此其明驗也工部尙書裘日修嘗勘災楊橋奏云粥廠爲利最溥有司恐聚衆生事往往阻格不行不知各縣均設粥廠則

彼境之人不入此境又於一縣中分四鄉散給自不至擁擠上立予施行張吉安令餘姚嘉慶乙丑邑被水鄰邑煮賑者廠專設縣城擁擠傷亡日數輩吉安分鄉設廠別男女官帑外勸富民協濟訖撤廠無枉死者此皆分賑之效也

### 右粥廠

錢米兼賑應照米之時價定數地方官先行出示曉諭蓋米有一定價錢可購易賤價之雜糧且年饑米貴小民得錢買食商賈聞風而至兼可平市價也

### 右錢米兼賑

朱子之賑南康荒政惟通商勸分二者而已通商故鄰無遏糴而客米雲集勸分故境無居奇而舊穀益出北齊蘇瓊爲南清河太守值郡界大水瓊貸粟於富家以給饑者及行徐州事舊制以淮

禁商販不聽輒度時淮南歲儉瓊請聽糴淮北及淮北饑復請通  
糴淮南自是商販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蓋亦本此  
二法也

### 右通商勸分

唐令狐楚除兗州守州方旱米價甚貴迓使至楚備問州有幾倉  
置米幾何屈指獨語曰諸倉發米若干平價出糶可賑一郡矣迓  
者還述其語州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宋紹興時萬年縣大侵  
州議減常平米直劉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以內耳外鄉之民  
勢難遠來受米老幼必有餒死者今大戶閉糴意欲規利我若爲  
政則大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  
粟者分賑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利賴此法較之勸捐富  
戶者最稱允善可仿行也

### 右富戶糶米

遇歲荒饑萬不可抑制穀價唐廬坦爲宣歙池觀察使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它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旣而商米至至市估遂平宋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歲荒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仍多出示榜文具述杭饑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民皆稱便朱子提舉浙東值大饑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任米已輻集元卜天璋爲山南廉訪使值穀貴下令勿損其值聽民自便未幾舟車爭集米價頓減夫商賈者趨利者也有利則麾之不去無利則招之不來抑其價是麾之使去也米多則價賤米少則價貴自然之勢也官平其價不如商之自平其價之爲得也故救饑者以通商爲上策魏禧有言曰米方大貴有司樂於市恩動輒降減米價以博小民一時歡



心不知米價減則富戶不樂糶而四方客米亦不來矣惟當聽民間自消自長米貴金賤人爭趨金米價不降自減也

圖民錄云凡遇米貴措置須有道如本地米足不藉客米則應減價不減則富民居奇而貧民艱矣如地近水次仰藉客米則不應驟減驟減則米商裹足而民食愈艱文潞國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城門相近者十八處減價平糶翼日米價遂減趙清獻在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減二公所行若水火之不相侔而行之各有效由蜀地米足不藉客米越地米不足仰藉客米故也

李賡芸知平湖縣嘉慶五年金處二郡災有詔賑金華民苦無錢處州苦無米價皆貴賡芸以萬金易錢載至金華人加賑錢百民

益安而錢價頓平復以萬金買米於溫州轉輸運米亦賤蓋權其貴賤盈虛而調劑之皆平價之善法也

### 右平價

魏禧救荒策云地方大饑窮民多無生業此時或修橋路或浚水利種種必不得已之務當概爲修理窮民借力以爲生或勸富室營造土木一切當行之禮使貧民得以資生蓋損富而富實未損益貧而貧不虛益勸諭時當以三利欲動之一則成吾欲爲之事一則借此賑貧有大陰德一則貧民樂業不至爲盜富室所益更多矣案以工代賑最爲救荒要政教之分粟給粥坐食以延須臾之生者其得失奚啻霄壤也故賑荒至設粥廠最爲下策今當分別爲之老幼婦女可食粥壯者當爲籌以工代賑之法

南皮張文襄公平日專持以工代賑之論以爲散錢施粥非善政

也所至興工作造鐵路開鑛山修隄閘濬河渠建礮台築馬路開  
民食力者日常數萬人如此則賑濟既普又不坐耗公家一錢所  
謂一舉而兩得

宋邵靈甫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曰何不乘時糶之邵曰是罔  
利也或又請少價糶之邵曰是近名也或曰然則將自豐乎邵  
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僱傭除道自縣至湖鎮四十里挑浚  
蠡河橫塘等處水道八十里直通菴畫溪入震澤邑內人爭受  
役貧人皆得藉此全活而水陸又得俱利子梁登第孫剛魁南  
省

宋時莆田一寺建大塔工費巨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  
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爲塔乎莫非傭  
此邦人也斂於富家散於簞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

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耳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仲淹縱民競渡又日與左右僚屬宴集湖上自春至夏不禁遊賞富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整理厥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仲淹乃條陳宴遊興造之故使貧民傭作皆得仰食公餘之財不致轉徙溝壑耳

清胡恪靖公寶瑤乾隆二十二年撫河南適大水開陳汝許及河北之彰衛懷同時被澇者六十餘州縣高宗軫念災黎發帑金截漕米各二百萬以賑之復奉命開濬水道工賑並舉民飽食趨事所開支幹河凡六十有七計二千五百餘里

乾隆二十七年直隸總督方觀承奏請寓賑於工凡河渠堤埝及各處之減河疊道等概加修築計三十二州縣土方銀米皆

歸確實傳旨愈行

清畢尙書沅巡撫河南乾隆五十三年河北三郡旱遵旨撥運米麥十萬石減價平糶又令常平社倉不拘常例糶借兼行又濬治百泉丹河九道堰引水溉田俾饑民得受僱值

右以工代賑

圖民錄云徐九思知句容縣歲稔穀踊貴巡撫發倉穀數百石使平價糶而償值於官九思曰彼糶者皆豪也貧民雖平價不能糶乃以時價糶其半還值於官而以餘穀煮粥食餓者全活甚衆事載明史因思邇來州縣平糶皆奉應故事得糶者非囤販之戶卽近城豪民貧者無錢價雖平不得也弱者挨擠不上守候竟日不得也距城遠者知不能及己不來糶也如遇穀貴民饑徐公之法實可仿行事雖違例但能有濟於民而官不染指上官必見原宥

卽不然罹於參譴官之罪民之福也何惜焉

### 右論平糶

圖民錄云滕元發知鄆州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  
癘疫度城外營地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室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  
竈器具皆備民至如歸凡活五萬人富鄭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流  
民就食公勸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數萬區散處其人  
簡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陂澤之利可以資生者聽流民所之明  
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夫賑饑者每爲  
粥食之而其害實甚若擇空房或爲席室而散處之大小冊以誌  
之數日而廩給之其利亦滋無守候擁擠踐踏之累利一無偏枯  
不得食之患利二無食冷致疾薰蒸生疫之患利三民得官米爲  
粥爲飯樽節而時食之皆得自便不待日中而後得之利四得採

野菜或別逐食以佐官賑之所不足利五官無廠竈器具薪水役夫之費吏不得而漁侵之利六固知二公之賑饑眞萬世不易之良法也

### 右棲止流民

圖民錄云辛棄疾知隆興府時江右大饑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運糴不取子錢期月終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檣而至其值自減民賴以濟事見宋史因思穀價貴民食艱則惟有借用官錢分路來買米多其價自賤得價仍可還公近時如陳公滄洲之在蘇州陳公榕門之在江西皆用此道利益地方不小矣

魏禧救荒策有收買民間草薪衣服器用一法饑荒之時貧民多賣衣服器用以給食而富民乘其急甚至損價十之九者此時官

府宜挪移錢糧設人收買使貧民不至大虧則謀生之路寬矣秋冬間仍行發賣便可補數至於草薪之類亦當於此時收買俟寒雨賣之仍可得利案宋明道末天下旱蝗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饑募富室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卽以原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此蓋古人已行之效也

光緒初李秉衡知冀州值大饑貧民典當以救一時之急往往爲當商富室勒措大利公借庫帑分給小民多開小押當爲定立章程又貸民資本使作小貿易營生取保限期循環抽本一州之人至不知饑此法最善民得息資生而官本仍不虧欠較之坐耗者萬萬矣此賑法死活之別

右借帑便民



魏禧救荒策云嚴閉糴之法重強糴之刑富民擁有多粟除本家口食外餘至百石以上閉糴專利者許人告發官府盡籍穀賑貧告虛者反坐其閉糴者鮮矣時方大饑民易生亂若縱其強糴則有穀者愈不肯糴四方客粟聞風不來立餓死矣且強糴不禁勢必搶奪搶奪必擄殺當著爲令曰有不依時價強糴一升者斬其強糴者鮮矣宋黃震知撫州饑起單車疾馳中道卽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揭於市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而後入視州事蓋先使人不閉糴斯人不敢強糴耳其要在不抑米價故無閉糴之患

右禁閉糴強糴

蔡世遠曰饑民奪食爲盜與眞盜異急之則亂耳金兵伐宋降滑州留王政爲安撫使是時民多以飢爲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

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旁郡聞之亦多降者案王政當滑城初降之後藉此市恩於宋民而要結之故用此策然飢民奪食亦自不同其素昔著名無賴之徒藉飢民以謀不逞者非嚴法治之不足弭亂源若實係良民不得已而偶出於此則治之宜稍從寬法若遽殺之亦可矜矣總之官能實心實政撫之有道則民又誰肯犯法而甘爲盜者觀王政之撫降城可知矣

梁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歉饑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巡視獲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按旱歉饑饉撫循無策民之盜也上迫之也儆一懲百可也何必法外樹威哉

元張雄飛爲澧州安撫使時州初平民懷反側雄飛至寬布德教撫綏之民遂安細民以乏食羣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以強

盜雄飛曰此盜食欲救死非強也寬其獄全活者百餘人  
明薛瑄官南京大理寺卿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家粟火其居  
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  
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

清葉士寬乾隆二年知金華府東陽縣饑求賑者呼號集城門  
以萬計士寬曰按冊施賑是賑冊非賑民也單騎往諭之召饑  
者前立注其名於冊而撻其二人民乃定二人者一婦人先以  
訟至官服華服至是易敝衣求賑士寬識之褫其敝衣內華服  
如故一男子容甚澤飲以阜筴湯嘔出酒肉衆驚服冒賑者多  
散去

清李棠知上元縣乾隆二十一年江南米貴貧民聚者萬餘謀  
劫王貢生家棠單騎往召老成者前語有三人闖然出對曰民

饑求振耳棠曰求振當詣縣不當詣王家汝命衆歸振卽至矣  
三人回顧揮其眩衆立散棠知三人造亂者也命具姓名受粟  
至縣立縛之荷校以徇合郡肅然

清張琦知館陶會天旱風霾三日夜沙塵壓麥苗皆死饑民聚  
掠之案已積十餘起琦虔禱龍王廟得大雨乃嚴捕倡掠者又  
勘得富民閉糶居奇狀分別按治民大服

清張吉安嘉慶時署浦江縣浦江疊被水不逞之徒勾衆搶富  
民伐墓樹鄰邑多煽動吉安白大府曰聚衆肆掠非法無以止  
奸民衆聚以饑非米無以安良民良民安則奸民氣散請運兵  
米所餘往散給許之民知官已請米勢漸解擒治首惡論如律

右論饑民奪食



將吏法言卷八目錄

知事五

事上

馭下

用人

兵差

治盜

除暴

禁苛擾

禁殘酷

禁操切

禁忌玩

禁食

將吏法言卷八

徐世昌

知事五

事上

唐尹思貞不阿權貴故前後爲刺史十三郡所至有聲以清正特著夫媚上未有不害下者也洪範曰強弗友剛克又曰無虐癸獨而畏高明然非清正無私烏能若此唐盧坦爲壽安令河南機織未就而賦已及限坦請少展賦期府不聽坦敕縣人曰第輸勿顧限違限不過罰令俸耳宋程迥於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劉清之嘗曰吾所以事上者惟究心所職無負吾民足矣竊以爲官者果能實心爲民縱忤上司之意復亦終當直之光緒間李秉衡以爭開河病民一事觸李文忠之怒立撤其任李後悔



悟親往謝之若二公者皆不可及也

各省因財用困乏取民之政日益月增爲有司者從之則害於民不從則獲罪於上殊有變通兩難之勢惟有設法補救於病民之中講求利民之事宋時初行新法蘇文忠通判杭州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崔清獻與之爲新城令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賈糴令民自槩役法初行李公琮知陽武縣處事盡理旁近民相率擾登聞鼓願視以爲則法雖病民而以利民之術行之俾民不至大病程明道所謂青苗且可放過邵康節所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皆是術也善事上者當以此爲法然恐非俗吏之所能爲也

隋書魏德深爲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肅煬帝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

惟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此亦於病民之事而求利民之術者也

何士祁學治補說云事有斷不可行上司或行之有必當行而上司或難之苟確有所見必須切實稟陳卽遭呵斥亦所勿計待其怒息再申前說上司斷無始終固執者如此經理一二事庶幾足以見信倘依阿逢迎雖見好目前終必爲所鄙薄甚勿蹈之陳慶門曰忠厚以盡事上之禮直躬而行本職之事萬一見解不符事機乖錯爲下屬者忠告以盡其誠善道以盡其禮但得誠意交孚自可相助爲理若上官曰是彼亦曰是上官曰非彼亦曰非迨其後事勢乖違民怨沸騰彼則曰此上官之意非渠心所得爲也其居心之險大非事上之敬卽此一段庸懦卑鄙之態亦甚失士大夫立心制行之正矩矣

聶繼模戒子書云家丁衙役宜御之以德待之以恩二者相需偏倚則害李忠定公譬此輩猶痰乘虛火而生火降水生仍化爲精痰與精豈二物而頃刻變化如此天下無德精而讐痰者皆自吾身生在反身而已竊謂此輩最善伺主人之向背改官不改役而役之前後善惡不同者則視官之賢否以爲轉變痰精之喻最有味也袁枚有言曰今之爲政者動曰嚴胥吏夫胥吏卽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彼嚴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也非胥吏也試問己舞之文判行者誰也彼舞而我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此言尤爲透切

衙中吏役舞弊指撞需索全乘官之惰氣爲之陳文恭公馭書吏

之法謂明斷速結爲釜底抽薪之上策余謂凡事皆然不獨聽訟一事也故孔子曰敏則有功

### 用人

鄉閭之人眼界最淺各各心目中謂官署爲發財之地署中皆發財之人故凡營求跟官者皆爲發財起見用之稍一弗慎則日後必爲所累而親戚族黨尤不可攜之入官蓋用法用恩實有不能兩全之勢與其悔之於事後不若慎之於事先此等人宜分俸餘酌量親疏遠近年年補助約定不許至署彼既可如願而償而官亦不至受無干之累矣

學治臆說云諺云莫用三爺廢職亡家蓋子爲少爺婿爲姑爺妻兄弟爲舅爺也之三者未必才無可用第內有蔽聰塞明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慮威之所行權輒付焉權之所付威更熾焉事非

十分敗壞不入於耳迨入於耳已難措手以法則傷恩以恩則壞法三者相同而子爲尤甚其見利忘親者無論矣意在愛親而孳孳焉爲親計利勢必陷親於不義所以危也

### 兵差

兵差過境最爲官民擾累之事有地方之責者奉文之後凡車馬芻秣均宜先期預備以待應用遇其長帥以客禮相待具酒食除館舍私情公義兩無所缺人非木石未有不能感治之者至於所僱民間車馬夫役萬不可惜費短價專以威逼不然則呼應不靈必至臨時誤事頃聞近歲兵差過境有辱官擾民之事故以此告之爲軍長者亦宜嚴束兵丁謹守紀律則兩得之矣

宋仇愈歷鄧城武陟令屬燕山之役調兵數十萬諸將往往縱卒掠物恣於軍需率先期趨備申嚴約束故餽餽畢給而民不擾清

朝定鼎之初大兵所出道多倚勢爲民害大帥肆武力往往橫加於守令昌平徐化成爲光州知州每先期備車輛時芻菱戒館舍具牛酒以待兵至而民安堵如故此皆先期備待之效孟子謂橫逆之來自反忠而有禮未有以橫逆相加者

明王陽明先生守仁平宸濠之亂許泰張忠輩忌陽明之功故縱京兵犯之或呼名謾罵公撫之愈厚京軍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康熙中湖北兵變鎮武將軍瓦岱率兵往討安徽布政使鄭司直端以迎候失將軍意次日遽以令箭提饗思窘陷之端先夜已稽舊例封應支諸款以待將軍大駭及散饌聞滿兵驩呼鼓舞僉稱自鄭公蒞任銀米以時無毫髮缺失統兵所過州縣亦稱頌無異詞乃大悔曰吾幾失人二公者皆理學名儒而陽明所處尤難乃卒能周旋悍將驕兵之間泰然無事蓋御之得其道也

以師過檄車五千兩實需二千餘冀以金代斌密具車二千自坐關上揮士卒升車盈十兩卽出之夜漏四鼓盡出關總兵不得已亦出至洛陽留市月軍變而關城得晏然

清成懷祖權長武縣長武至西安驛道四百里時西域用兵長武爲首站責尤重懷祖初至民車數十輛聚城中候載軍俘而俘至未有期乃悉令遣歸約以一紙出則立集及俘至皆如約無後者

清崔宗泰守常州性明察嚴毅有幹略始至會征閩大軍十餘萬駐郡牧馬數旬人情恇擾宗泰先期儲備供張立辦嘗令獄囚丸泥數斛左右莫解忽將軍馳騎郊外索彈丸宗泰立取以應其纖悉豫備皆此類也有遊騎十人入村落逐婦女二人溺

河死宗泰聞之夜叩營門白將軍戮一人貫七人耳鞭隊伍長一軍肅然

清翁文端公心存爲順天府尹時粵寇北竄畿輔驛騷徵調關東索倫兵及東三盟蒙古兵駐畿甸外所需車馬芻糧無算有不給者以乏軍儲論心存皆先期辦治民不知役

### 治盜

胡衍虞居官寡過錄云南贛巡撫佟匯白先生弭盜奏議云弭盜莫如保甲第實行則事理民安虛行則事煩民擾夫盜也豈能不與人同里而居朝夕相見乎所與交遊姓名面貌里人有不識者乎縱在孤村豈無親戚鄉黨往來乎縱屬流寓其來踪去跡居停主人有不熟悉者乎若以鄉甲之法實在舉行如有一人爲盜則闔約舉發如有一人非盜而被盜誣扳則闔約保救之惟鄉甲廢



而盜賊始敢公行鄉甲廢而盜賊始有淵藪鄉甲廢而被劫無聲  
援鄉甲廢而眞盜無舉首鄉甲廢而被盜扳誣者遂不敢出而保  
救此盜風所由日熾也鄉甲之法嚴則奸宄無容身之處天下不  
憂不治矣今無鄉甲之法而除暴安良責在地方巡警辦警務者  
可不慎哉

有遠賊必有近窩必有引線故獲盜必須究窩家尋引線然其要  
則在清查戶口始明呂司寇弭盜條約謂舍鄉甲法聖人無弭盜  
之術實哉言乎

田文鏡弭盜要法云強盜卽無窩家必有賊線烏合之衆若無本  
地之人爲之牽線不但路徑不熟亦不能深知誰家殷富焉能爲  
盜而賊線之所在斷不能瞞過捕役欲杜盜源先除賊線欲除賊  
線先嚴捕役務必著落捕役協同鄉保嚴加捕緝不許徇縱賊線

遠揚一境安然無恙矣

周錫溥云以嚴吏馭精捕則捕者民之耳目也以慢吏馭劣捕則捕者又盜之耳目也耳目改易其故處於是捕不足以病盜而反足以病民

劉衡嚴禁捕役妄拏告示云本邑捕役承票緝賊往往將票內無名之人捉影捕風到處嚇詐甚則商令伊夥假報竊案追經奉緝又將伊等平日豢養之賊及曾經犯竊旋即改悔之人捉送到官教令誣扳某人接買贓物某人知情同夥遂至一案輾轉波連十數人至二三十人不等層層剝削良善破產傾家不可勝數吾民受害已深實堪憫惻本縣在江西也是百姓設身處地何能堪此今躬膺民社官稱父母若明知地方有如此大害不爲痛革是本縣縱蠹殃民亦卽民之賊也本縣之子孫豈但被捕役誣陷耶

劉衡庸吏庸言云盜竊本係齊民原知畏法而其敢於鳴張者蓋天下無不參賊之捕役以捕捕賊適以賊濟賊耳是以官馭捕以法則賊颺官假捕以權而賊熾愚以爲弭賊之道用捕不如使民自捕蓋捕與賊近賊之踪跡捕知之民亦與賊近賊之行徑民亦微窺之然捕甘賊之利故匿之惟恐不深民苦賊之害故除之惟恐不盡則與其使捕捕賊似不如聽民捕賊且許其送賊賊知民之可以捕而送之也必內自危相率裹足矣然而民之心欲除賊民之力能敵賊而往往逡巡之不敢捕而送之者無他恐爲賊累也賊何以累民曰送賊需費無費則官不爲理理則賊且妄供或牽引送者之子弟及其親鄰官輒信而理之迨事白而家破矣况有不白者乎且捕賊必禽賊禽則難免擅殺擅傷及制縛諸事官輒引法繼之是則非賊累民官累之也然則使送賊者之免累其

要有一日官爲速理勿聽丁役阻送人索送費一日勿聽賊反噬一日勿苛求捕者過失如此則民胆壯賊氣餒矣夫而後民乃敢送賊賊乃不敢敵民有不遠去者乎

命盜案最忌株連而盜案尤甚諺云賊咬一口入骨三分此就不肖官長言之也捕役倚賊爲生活捕役愈衆則盜賊愈多凡一案出捕役所獲之賊絕少真賊擇殷嫁禍到處開花柔懦良民以此傾家破產者不可勝計爲有司者凡遇盜賊誣扳窩夥勿遽簽傳必先詳察其人平日作何事業是否良民詢之公正紳耆左右鄰戚果係游手好閑素不安分之人抑係曾經犯法有案鄰里未有不知之而欲除其害者如一聞賊供卽滅裂從事未有不墮其術中者也

居官寡過錄云佟匯白先生云凡獲一盜未有不令供招夥黨初

獲之時神魂無主情實易露亦有狡黠之徒故將睚眦之讎誣扳數人以脫嚴刑問官不知卽有落筆附卷之害據彼口說信筆填寫招房輒黏連附卷以圖勾攝取錢此票一出捕役上手誰敢嚮邇此單一經黏卷凡有姓名者卽爲盜案中人辨得清時身家不可問矣全在問官細心辨其聲口察其情狀蓋真僞之情辭色自別虛捏之語辨問則窮我多方以辨之則掩護之術不及卒備我隔別以訊之則無情之語不及會同如果情節真正無疑此單方可附卷若是覆答差謬其中必有讎扳玉石不分最爲大害故審盜有司切不可參差供單草率附卷也笠翁云每獲真盜一夥必害良民數十家猶之衙蠹之中有一人被訪則親屬與讎家皆不能安枕非慮扳賊卽防貽禍同一轍也故官長於盜賊之口宜抑之使閉不當導之使開卽云盜夥未獲真賊未起難以定招結

案勢必責令自供然於此時此際亦當內存不得已之心外示無可奈何之色每聞供報一人必詳審數四而後落筆但以又害一民爲憂勿以又獲一盜爲喜蓋於初獲之首盜尙慮其冤而多方軫恤何況由幹而生枝由枝而生葉者哉近日世道澆漓人心不古良民供吐之言尙不足信何況天理蔑亡良心喪盡而爲賊盜者哉

漢龔遂爲渤海太守上召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渤海遙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耳今欲使臣勝之也將安之耶上曰固欲安之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遂乘傳之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勅屬縣悉罷逐捕盜

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間持兵者迺爲盜賊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教卽時解散棄兵弩而持鉏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漢董宣爲江夏守先是州有劇盜宣入境移文曰朝廷以太守能擒賊故辱斯任檄到幸思自安之策賊卽時解散

漢時朝歌賊數千屯聚連年虞詡爲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百餘人悉貫其罪使誘賊劫掠乃伏兵待之遂殺賊數百又潛遣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漢張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黃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寤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旣視事廉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

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裙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廣漢之跡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

蔡世遠曰趙廣漢張敞爲吏皆以善弭盜得名張敞治膠東之法三治京兆冀州之法各一夫盜之熾必有窩主以爲逋藪有酋魁以爲指縱滌其藪制其魁而盜源斯塞矣至若懸以賞格使人盡捕吏優其遷調使吏盡爭功下除罪之令使盜黨相捕無以異於吏民則盜亦安所容哉敞具才智以經術自輔弭盜



之方實足爲後世法趙廣漢燭奸鋤豪多用鉤距之術少子諒  
易直之心較之張敞王尊獨爲刻深君子所不取也

北魏張華原爲兗州刺史廣布耳目境內大賊及鄰州亡命三  
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  
寇盜寢息論者謂當東西魏時兵革日興生民之隘狹甚矣於  
是散爲盜賊豈不樂生聊以緩死焉耳君子哀矜之不暇若一  
切草薙而禽獮之傷於仁矣華原懷撫新降化盜爲民仁心所  
全不已大乎

明蔡道憲爲長沙推官地多盜察豪民通盜釋其罪而任之盜  
方約富家分財收者已至召富家還所失物皆愕不知所自惡  
少年閉戶謀爲盜啟戶捕卒已坐其門驚逸去吉王府宗人恣  
爲姦道憲先治而後啟王召責之抗聲曰今四海鼎沸盜寇日

滋王不愛民一旦鋌而走險能獨與此曹保富貴乎王悟謝遣之

清徐中丞化成爲台州知府郡有大猾某竄山海間謀倡亂化成密以計生致之諭曰若壯士豈終爲盜耶釋不罪某感泣願効死於是亡命舟山者聞之皆鳥獸散

清宣化王天鑑順治初知恩縣時濟兗賊未平毗連恩境諸賊竊發遙爲聲援天鑑偵知其渠乘夜至其鄉以箠叩戶呼賊名甲乙無一誤者賊錯愕出不意皆羅拜願效死因得其情實與嘗通賊者禽誅之盜源遂息

清施昭庭康熙五十四年知江西萬載縣萬載地險僻山嶺縣互有客民自閩粵來居之累數十年積三萬餘人曰棚民溫尙貴者臺灣逸盜也其黨亦散處山中爲拳勇師與棚民往來雍

正元年閩中移捕盜黨急尙貴度不免謀爲變始昭庭之至也  
以柵民爲慮縣人易廉野富而才昭庭厚禮之使交於柵民而  
偵其所爲於是廉野大積粟貸柵民還不取息或免償如是者  
數年柵民大悅柵民之材者嚴林生等數從廉野遊由是盡得  
山中要領尙貴將舉事召柵民林生遽告廉野聞於昭庭乃集  
勇敢三百人卽以林生統之爲要約以待而柵民多受廉野恩  
不忍往然往者猶數百人尙貴有衆二千大掠山林間時三月  
十三日也昭庭謂林生曰賊易破也然吾慮賊或擾旁近縣旁  
近縣無備必使向萬載破之必矣會得賊諜四人厚撫之使告  
尙貴曰萬載人盡逃城虛可唾手得也賊遂決意向萬載則又  
張疑兵伏諸境中時鳴鼓譟樹大旗見旂或連繫數十馬相  
踉嘶或爇草若炊烟賊欲由徑攻我後疑不敢入遂由官道來

而棚民多受林生計使趨捷者數十人分曹持刃挺伏叢棘中賊過突躍出大呼擊賊賊驚走輒追殺之伙數發賊疑駭欲卻則又懼棚民之躡其後也於是濡被爲盾以進昭庭望見笑曰彼已懾矣則使火鎗二十餘迭擊之一戰獲尙貴尙貴起二日而敗又二日而撫營兵至初棚民嘗入市欺市人人積畏之尙貴叛道路洶洶指棚民昭庭謂林生曰撫營兵至必搜山吾負棚民奈何則又曰吾以免死帖與諸降者汝及今趣棚民具不從賊結狀來其免乎兵至果搜山如昭庭計不戮一人而巡撫初到官聞警張其事入奏旣見申文不合使請於總督查弼納欲改追之昭庭曰吾不忍迫棚民使叛而殺之以爲功也不可改巡撫乃檄昭庭謂棚民匿盜已久又從亂罪皆死今雖赦之必驅歸本籍昭庭乃使徧諭棚民無恐而請於督撫曰棚民者

閩粵之貧人來居山中種麻自給惟其貧苦以席爲屋故曰棚  
民非刀手老瓜賊之比也歷年多生齒日衆與居民間有爭訐  
皆細故不足深懲今日之亂由臺灣逸盜不關棚民而探賊動  
止離賊黨羽誘賊就縛悉賴棚民力請覈戶口編保甲列齊民  
泯其主客之形寬其衣食之路長治久安爲計便查許之巡撫  
尋亦晤悉如其策棚民乃安事聞世宗臨朝諭九卿曰知縣以  
數年心力辦賊巡撫到官幾日豈得有其功耶獨下總督疏交  
部議叙以主事知州用尋引疾歸後十餘年卒於家

清新城楊迦憚知邛州邛素號難治尤多盜倚捕役爲奧援迦  
憚宥役弗治令舉盜姓名與窩穴籍上之案發輒案名捕無得  
脫者

除暴

地痞土豪最爲良民之害平日三五成羣詐索陷害之事不一而足此等實爲鄉里附骨之疽除暴安良莫急於此不但盜賊已也栗毓美云州縣爲親民之官除莠安良是其專責惟兇橫之徒愍不畏法任意恣擾被害者畏其報復不敢舉發甚至指告到官亦視爲並無重情輒以薄責了事此姑息所以養奸也况必待告發而後懲治已屬不及之勢矣夫水懦民玩火烈民畏寬猛原應相濟總在地方官以民心爲己心視民事如己事隨事隨時隨人隨地留心察訪凡不安本分之徒不待民間指告卽設法嚴拏查辦懲一警百則造福於民者不淺也

學治臆說云剽悍之徒生事害人此莠民也不治則已治則必宜使之畏法可以破其膽可以鍛其翼若不能嚴治不如且不治蓋不遽治若輩猶懼有治之者治與不治等將謂法可玩而氣愈橫

不至殃民羅辟不止此荏苒多盜先聖思子產爲遺愛也

宋程顥知扶溝縣瀕河惡子無生理專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繹爲業且察爲姦者自是境無剽焚患

宋曾鞏知明州問疾苦鋤強暴每日爲人害者不去民安得甯元楊景行爲宜黃令理獄寃之久滯者數十事擢撫州推官金溪民陶甲家厚積而性凶險嘗持縣長短陷其長吏由是官吏畏之莫敢舉法陶益橫於一郡景行至痛繩以法徙之五百里有豪僧發塚取財爲奸事覺景行急按之動以賄不聽賂當道撼以危語不顧卒治如法由是豪猾屏逐良民獲安

元林興祖知鉛山州鉛山多造僞鈔者而吳友文爲之魁友文奸黠悍鷙旣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輩爲吏於有司伺有欲

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民罹其害莫敢訴與祖至則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卽榜禁僞造立格募民首告俄有獲僞造二人并贓以告者與祖鞠之急友文自至官爲營救遂并執之須臾訴友文者百有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研之獄立具捕其黨二百餘人悉置之法民害旣去政聲籍甚

清方國棟康熙十二年分守蘇松常道善權寺在義興萬山中寺僧與豪姓陳氏爭墓地久不決陳氏聚衆百餘人燔燒寺屋殺僧衆令以倡亂聞疆臣議遣兵撲滅國棟曰陳氏爲墳墓計不顧難耳非謀反也急之則亂成自請單騎往馳詣其地縛首禍數人置之法餘無所問事遂平

清葉汝蘭乾隆時爲廣東糧道熟黎有符克先者納貲得都司職家豪富內連生黎外結洋盜頗指熟黎不聽治於州縣時爲



民擾守令慮生事不敢誰何汝蘭抵任陰爲捕捉計有控之者輒佯怒責其妄符聞之喜黎以他事至府者諄諄告戒守黎某法且曰果爾吾賞如不爾則吾罪汝符益喜詣署謝汝蘭慰而遣之去其後源源來汝蘭知其黨之不疑也醉以酒榜其罪而禽之躬自解省垣時日暮風大作或勸曰海道險勿遽行汝蘭曰符黨衆耳且捷脫露聲息蜂起劫之將奈何仗國家威福風浪當不足慮也遂登舟時日落海昏浪拍面舟人皆惴恐汝蘭危坐屹不動馳數百里瞬息抵岸聞海中鼙聲起回顧則鱉舫百數燈火如列炬皆追者也見舟已抵岸乃返棹去至省卽置之法嗣後黎人皆悚懼遵約束無敢犯法者

清鹿傳先知餘干縣煤匪滋事縣令以民變報巡撫檄傳先發兵往剿傳先曰山中居民以胥吏苛斂積怨而發百餘村不皆

亂民也遽進攻必併力死拒勝之則多殺無辜不勝則激巨變不如親往諭之以散其黨則亂可平矣乃一輩一僕往至山口衆持械擁進傳先大呼曰吾前德興知縣鹿傳先速來前吾活汝衆驚伏於道因令導入山徧諭利害衆皆感泣甫三日卽用村民禽匪三十餘人治之餘悉不問

### 戒苛擾

泰西之法義務與權利二者相需未有無權利而專以義務責國民之擔負者民國成立以來凡一切財政無一不取之於民民未享一分之權利而先負十分之義務苛稅煩徭歲增月益誠未知其可也宋程迥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斂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唐人聶夷中詩云三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剜肉補瘡瘡未愈而心已死矣

曰損上益下其道大光爲官長者曷體諸

兵革不息徭役繁興雜差之費無一不出之民間派之田畝諺云衙門一點硃民間一片血今則所謂一點硃者幾於無歲無月無日不點所謂一片血者幾於無歲無月無日不出血有限而硃無窮同爲國民柰何自殘其類若此也

蔣伊臣鑒錄云國家須養和平之福不可恣意變更陸象山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朝廷若有建置更革須要十分詳慎何得率情輕議蓋政貴行所無事有了一番施行卽有一番擾害况祖宗制度詳明有司久已奉行民亦安以爲便何必妄意紛更或者不識大體輕信新進喜事之人又或者急於見才狹小制度務抑前人又其甚者始於自專漸至分黨多方爭勝此陷彼傾則擾亂更大矣又云李文節燕居錄云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莊子

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天下以無事安靜爲福呂蒙正言  
今者上封事議制置者每多惟在清靜以鎮之李沆不用浮薄新  
進喜事之人中外條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此報國眞老成之見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六字而能有濟者  
當官處事嘗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上遇事求所以便民省  
力者不使騷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醫書云去病至七八分卽須止餘俟正氣復聽其自除若去病至  
盡卽正氣受傷國家治惡人革弊政宜得此意從古以攻伐太甚  
致傷元氣本以求治而反至釀亂者往往如是士君子不得不執  
其咎也

梁張緇爲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皆化其黨亦不敢欺論者謂  
鉤距之設更道之衰也上任術以馭下下必狡而相遁是官相率

而爲僞也豈曰能賢莊子曰尅核太甚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此必然之勢也漢宋均常以爲吏貴宏厚若苛察之人身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故君子貴開誠布公與民相見不必任術以爲智也

陳宏謀云居官而有意擾民累民雖愚不至此但鄉民至愚地方甚廣奸胥猾吏情僞百出稍有舉動便可借端擾累故無論官政煩苛卽良法美意而體察未到擾累不淺無論奉行錯謬卽遵奉力行而防閑未周亦足擾累如應速而遲則有守候之苦應遲而速則又有逼迫之苦卽不耗費銀錢而廢時失業民已苦之卽不受刑坐罪而耽驚受怕民已苦之本人之拘繫此擾累也無干之株連亦擾累也

漢劉寵爲會稽太守山民愿樸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

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入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賢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宋歐陽修爲夷陵令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所見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厯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

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煩碎耳

宋謝方明爲會稽太守深達治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存綱領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異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宋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宋政和中初戶部科買牛黃以供京師藥局下提舉司督責甚急百姓競屠牛取黃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賂胥吏丐免焉宗澤時知萊州掖縣乃上狀曰牛遇歲疫則病瘠而生黃今太平已久和氣充塞境內牛皆肥腩無黃可取使者不能答一縣獲免

元耶律楚材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

清翁文端公心存爲戶部尙書值軍興國用日絀主計者輒巧爲名色以培克於民心存每持其事不下所規畫惟塞弊源窒滲漏以寬民力

### 戒殘酷

折獄濫用非刑大于例禁卽尋常刑訊亦多與律不合舊律案犯問結開釋之時始予以應得之刑所以慎重人命也新律於刑訊一事尤懸以爲厲戒近日訪聞少年知事及地方承審人員往往任情使氣無論案之輕重大小一言不當其意輒以威有細故而批頰百十笞責千百者此等干紀毒民之輩急宜查實褫革照律懲辦以爲瀆法虐民者戒



周錫溥云州縣親民謂之父母父母望子之孝官望民之良而人不得議其過者慈先之也苟父母於子坐視其疾苦而不顧反更嗾其僕婢與里之惡少加以楚毒而冀其速死則必無是父母果其有之卽亦不能強顏以責其子之孝况爲民父母者哉今以所親之民而委之於左右委之於胥役捕快甚且委之於盜賊聚不仁之人以謀所親之民則是加以毒楚而冀其速死耳如此而責民其可得耶

秦商鞅變秦法步過六尺者有罪棄灰於道者被刑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後太子虔之徒告鞅謀反發吏捕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是鞅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於是不納鞅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於此哉遂車裂以殉

漢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嘗在文深小苛黯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漢王溫舒遷河內太守上書連坐豪猾大者族小者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會立春溫舒頓足歎曰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以律春月不行刑故也其慘刻如此武帝以爲能擢爲中尉後有罪自殺戮及三族時溫舒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誅光祿勳徐自爲曰古有三族而溫舒乃至五族乎

漢河內太守嚴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號曰屠伯延年母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汝東歸掃墓地耳後歲餘延年果以罪棄市

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不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

梁統重刑疏曰元帝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自是人輕犯法輕刑之作反生大患請更定律按統是疏帝雖不聽而統之苛虐神人共憤其子松竦死皆非命而冀卒滅族

北齊張和思斷囚無論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困苦備極囚徒見者莫不破膽號生羅刹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卽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鎖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卽死後和思亦坐法杖殺

唐索元禮迎武后意因告密得幸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網羅無辜織成反狀爲訊囚酷法每得囚輒先陳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所殺數十人太后知人心怨之誅元禮以慰人望

唐賈敦頤爲洛州長史以寬惠得人心洛陽令楊德幹尙酷烈常杖殺人敦頤喻之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稍衰減

清佟國瓏康熙三十年爲文登知縣文俗故愚悍或勸國瓏尙嚴峻答曰爲政在誠心愛民興利除害化導之而已嚴峻非邑之福也

### 戒操切

宋張觀自謂守官以來惟持勤謹和緩四字又云世間何事不從

忙裏錯過高安朱軾解之曰爲其事而輒計其效則進銳者退必速卽幸而有成而急遽苟且終遺後日之悔彼惴惴無華之吏循守繩墨而程能效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况煦育涵濡以養以教事不煩而民享和平之福此王道之所以悠而久也吾謂張公之所謂謹非畏事也緩非廢事也諸君宜深味高安之言斯無操切之弊矣

明儒薛文清有言立法貴在必行法立而不行則法爲虛文適足以啟下民之玩蓋居心以慈仁爲本而法則必嚴使民有所畏而不敢玩所謂法以行其仁也

辦事不可因循然亦不可過於操切因機利導久之自著成效卽如中國之纏足西洋之細腰阿非利加之平頂皆數千年國俗習慣行之既久萬非旦夕所能更易婦女纏足始於漢盛於唐弊於

明清之際二千餘年相沿成俗愈趨愈甚幾成廢人爲之上者宜  
剴切曉諭未成人者使之解放年歲已長者使之設法改變紳衿  
仕宦之家倡導於先委巷窮民效法於後自有久道化成之勢若  
不問老幼不顧難易概以嚴刑苛罰責之俄頃之間徒滋擾耳甚  
有將婦女拘至堂前解釋纏布令其赤腳回家以辱之者此最關  
婦人廉恥之事如此操切亦太不成政體矣

### 戒怠玩

大興朱之弼嘗言視國事如家事猶恐廢弛今則盡若事外之人  
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勞任怨之意少彼此相安以苟歲月如此國  
家之事安得不廢百姓安得不困而欲望致太平必無之事也  
汪輝祖學治臆說云州縣一官作孽易造福亦易造福云者非曲  
法求寬之謂福孽之因其在於勤惰之分乎怠之禍人甚於貪酷

酷有跡著在人口闡冗之害萬難指數受者痛切肌膚見者不關  
痾癢人有代爲解者曰官事殷忙勢不暇及豈知民以力資生荒  
其一日之力卽窘其一日之生其造孽已無窮乎

又云事無鉅細權操在手則人爲我用若胸無成見聽人主張將  
用親而親官用友而友官用長隨吏役而長隨吏役無一非官人  
人有權卽人人做官勢必尾大不掉官如傀儡稍加約束有挾其  
短長者矣國人知有穰侯華陽而不知有王速敗之道也故曰官  
須自做吾謂此弊皆由怠之一字中之若勤則諸弊無自而生矣  
王植嘗試語云凡當官有宜知者四告諭紛紛徒以炫目所行示  
條久而自忘籤不過宿久漸不行是曰虛冗章程不立鮮所遵守  
因循舊事無所振作政事叢脞憚於更易是曰茸惰上下號件宜  
刻戳記或爲要件依限覆結或爲最要尅日申覆接到之始分別

戳印覆訖結訖又戳印記如有遲違立即催辦餘所行知多不用覆另有戳記不時親閱否則遺忘是日昏蒙更有綱要置一手摺前所未結本日應行上件宜覆差催未到人犯應釋隨手登摺逐日檢點此我自爲非人所代於此不能是日玩忽

蔣伊臣鑒錄云李景讓之母鄭氏曰士不勤而得祿則災及其身此言可爲居官怠職之戒

陳宏謀寄周力堂學健書云居官者平素與民生無一點休戚相關之意語及化導轉移則以爲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籌及有備無患之道則又以爲難而有累於己遂覺民生疾苦毫無可以置力惟待其迫切有犯則從而峻法及之所謂驅而納之陷阱也

### 戒貪

吏有酷而不貪者矣未有貪而不酷者也小民之所重者命與財



而已諺云舍命不舍財此甚言之辭耳威逼勢迫之下未有不舍財而顧其命者故世謂之買命錢盜賊之劫取人財必持槍械以逼之甚則圖財而害其命卽此類也故酷吏之作事時尚可原而貪官之居心萬不可恕

今人謂前朝之亡亡於貪官污吏若以近日之官場較之前朝官吏之貪污尙未有敢明目張膽而爲之者洪亮吉守令篇云吾嘗驗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罷任而返其贏餘雖不多恒足以溫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舸盈百車所得未嘗不十倍於前也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無待其子孫矣則豈前之拙者誠拙而今之巧者誠巧乎亦心微有不同者乎

康熙初都御史郝浴疏言貪官逢赦止免應得之罪仍革職追贓此定例也近有藐法肆貪罪至應死者因赦免死並免交部議處

此輩身爲職官饕餮狼藉未可令其復玷名器貽害地方請敕部定議凡犯贓審實者雖在赦前止免應議之罪仍行革職庶官箴可肅民害可除吾以爲犯贓僅予革職所謂衛人之嫁女者也古人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君子無所用其姑息焉官吏犯贓治罪法贓至五百元以上處死刑蓋誠有鑒於今日士大夫之貪風非嚴法不足以懲創之也惜乎行之不久而卽廢也

宋呂本中云當官之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後生年少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蓋官貪賄賂人人知其貪污卽人人可以挾制以治人之人而受制於人大衆分肥一人作惡亦可謂至愚而不靈者矣袁守定曰宋子罕以不貪爲寶不貪何以爲寶蓋貪則狼藉之聲甚於糞

穢禍害之加甚於戈戟防慮之切甚於盜賊其既露也平日之所親信以介事媒錢之人皆吾讐對矣身敗名裂君子悲之不貪則反是其爲寶也不既多乎柳子厚嘗哀蝮蠖謂其以土自負致殃其生而不悟以喻夫世之以貪敗者然則嗜利以殃其身者皆蝮蠖之類也

祖宗累世積德子孫幸博一官乃因貪賊而辱及先人先人有知能勿痛乎舊律命官貪賊追奪誥勅不但本身且上累無罪之祖父矣宋包孝肅公拯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聞斯言者能勿愧死

清頌州縣事宜云操守者出仕之根底若操守不嚴則行止卑污上司必刻刻體訪處處防範雖云屬吏是直以鼠竊目之狗偷待

之矣夫爲父母至令上官視若穿窬中夜捫心能無面熱汗下今戲指途人而呼之曰盜則其人必怒身爲牧令而不翻然自痛者則亦有靦面目之人耳初任州縣其於操守一端所謂人鬼關也必先於此處首先勘破

于成龍六戒云昔人云士大夫受錢一文不值一文又曰從來有名士不受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犬馬報人受人財者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

陳宏謀申飭官箴檄云功令森嚴耳目昭著稍知自愛亦有所畏而不敢爲然義利關頭未能看破苟得念慮難遽掃除或踪跡詭祕而冀人之不覺或借端巧取而以爲有說之辭不思養廉常俸之外絕少無得之錢糧昏夜暗室之中焉有不知之財物卽或一

時瞞過而心中有懸剖斷必不公平措置必多乖戾言動必不光  
明暗地必多怨咨事後難逃指摘究竟所得無多而同官掣肘書  
吏穿鼻衿棍挾制家人招搖聲名一玷後悔無窮矣故必掃除怨  
念堅固操持然後可以正己可以正人可以興利可以除弊也

程中丞含章云董子曰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意也皇  
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今居君子之位而爲細  
人之行其母乃非國家設官之意乎嘗見廉能之吏上司賢之百  
姓愛之身名俱泰用度常覺寬然而貪污之吏腴民之膏吮民之  
血卒之身敗名滅妻子流離天道昭昭報應不爽吏亦何樂乎貪  
而不廉哉

田文鏡條約示云不做貪官本身卽無飯吃子孫卽作餓莩乎如  
做貪官便可常享田園之樂世世子孫昌吉乎或者不過以爲好

官多得錢耳取之於民無過錙銖聚之於我便成塊壘故凡有可  
以假公濟私損人利己者莫不刻意講求留心剝削前官裁去一  
件以爲不與後人留餘地上司革去一條以爲偏與屬吏做冤家  
竟視爲己所當得分所當有者清夜自思亦當愧死

蔣伊臣鑒錄云凡居官嗜酒嗜淫嗜殺皆起於嗜財嗜財之病皆  
起於縱意成習習已成時肝腸爲換捨死以殉矣有初筮仕時猶  
能矜持至老境卻低回就之者只緣漸漸以官爲家以財爲性命  
耳然猶勝於一入榮膺便帶鋤頭畚鍤來也

又云凡受賂則必酷彼以爲不用嚴刑則羣情不驚貨賄不來也  
受賂則必橫彼以爲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有所恃以無恐  
也受賂則必護近習通意旨彼以爲不虎噬成羣則威令不重不  
曲庇私人則過付無托且短長旣爲所挾肝腸陰有所屈也一貪

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民命幾何而不窮且盜哉又其甚者官爵愈大統轄愈衆一人受賂則千人斃法千人弄法則萬人助虐如元載之胡椒八百石賈似道之糖霜八十甕夫固已亂天下矣然其積蓄亦安在哉